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

EHANKOUYU YUYONGDUIBIYANJIU

EHANKOUYU YUYONG DUIBIYANJIU

王冬竹 ◎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

EHANKOUYU YUYONGDUIBIYANJIU

◎责任编辑 / 张晔明　◎装帧设计 / 鲍春晓


ISBN 978-7-207-08863-5

9 787207 088635 >

定价：22.00元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

王冬竹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王冬竹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11
ISBN 978-7-207-08863-5

Ⅰ.①俄... Ⅱ.①王... Ⅲ.①俄语—口语—语用学—对比研究—汉语 Ⅳ.①H19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231996号

责任编辑：张晔明
装帧设计：鲍春晓

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

Ehan Kouyu Yuyong Duibi Yanjiu

王冬竹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哈尔滨金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8.12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8863-5
定　　价	22.00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前 言

《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围绕“任何类型口语都是语言/言语现象”来探讨“不同的口语依托语言环境中相同部分，相同语境在不同口语的使用中发挥普遍功能”并最终论证“俄汉不同类型口语在使用中产生普遍的结构/语义语用规律”。

《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试图通过“普遍语境”建立俄汉口语语用动态研究框架。“动态研究”指对言语过程的描写和分析，即综合考虑可能影响话语使用的各种语言和非语言因素，从语言使用的不同视角来探索语言环境与语言符号的依存关系并研究口语使用的普遍规律。如果说传统的静态研究仅仅把语言看作一种输出，看作一种可以被记录下来供人们研究的固定模式，那么动态研究则把语言看作在交际网络中不断进行选择和变动的过程，注重研究交际过程中可能影响语言使用的每个因素及其对口语使用的影响和制约。

《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注重研究不同类型的俄汉口语在使用中产生的稳定/变化的结构/语义的普遍规律。

全书共分七章。

第一章《语境研究是功能语言学诸学科的元理论范畴》围绕功能语言学诸学科，如口语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和认知语

言学等不同学科对语境研究的不同认识来探讨语境研究在功能语言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语境研究是语言学及其相关学科所面临的最复杂的理论问题之一,语境研究成果可以为功能语言学研究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借鉴。由于功能语言学诸学科都强调本学科和语境的联系致使学科之间界线模糊。同时,又由于不同学科研究视野的差异而导致对"语境研究"存在不同的阐释,功能语言学迫切需要加强语境基础理论研究。

第二章《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视角·途径·范畴》根据口语研究成果来突出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的新视角、新途径和新范畴:侧重"普遍语境与俄汉口语"的研究视角、强调"口语使用是稳定和变化的辨证统一"的研究途径,把握"不同类型的俄汉口语结构/语义语用共性对比"的研究范畴。试图通过普遍语境视角、稳定/变化的研究途径和结构/语义共性范畴的语用对比研究来探讨不同类型俄汉口语的普遍语用规律。

第三章《普遍语境研究:普遍语境与"说话过程/理解过程"》依据俄罗斯"言语活动"和"涵义结构"的研究成果,将"普遍语境"置于"说话过程和理解过程"之中,重在论证"普遍语境"的存在基础、"普遍语境"的基本内涵和"普遍语境"的普遍功能:"普遍语境"存在于任何"言语活动"的"说话过程"和"理解过程"中;"普遍语境"涵盖影响和制约不同类型口语使用的所有稳定/变化语境要素;"普遍语境"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口语使用中存在普遍的建构功能和语义功能。

第四章《俄汉口语结构层面的语用现象——稳定的语用结构》主要论证"语用简化结构"、"重要因素前置结构"和"联想接续结构"。"稳定语用结构"是说话者依托语境对话语做出的经常性变动,这是不同类型俄汉口语中普遍存在的稳定语用

现象。

第五章《俄汉口语结构层面的语用现象——变化的语境结构》主要论证不同类型俄汉口语中的语境组合联系(如词、短语结构、句子结构等)和语用聚合原则(如自由句位填补等)。“变化语境结构”充分显示“变化语境”和“话语单位”之间潜在的线性结合能力和隐藏的互相替换的可能性。“变化语境结构”是说话者依托语境对话语做出的临时性变动,这是任何类型口语使用中普遍存在的变化语境现象。

第六章《俄汉口语语义层面的语用现象——稳定的语用意义》主要论证俄汉口语中部分语言单位(词、名称)在使用中出现“语义偏离现象”,即存在“语义多义性”和“语义辑合性”。两种完全不同的语义改变表明了口语语用意义变化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势。无论是“语用多义”还是“语用凝缩”都是不同类型俄汉口语中普遍存在的稳定语用现象,“稳定语用意义”与原语言单位的字面意义之间存在相似性联系。

第七章《俄汉口语语义层面的语用现象——变化的语境含义》主要分析“会话含义”和“变化语境含义”并论证“前言后语”、“具体情景”和“说话者的共知信息和共同生活经验”是促使俄汉口语语句产生“变化语境含义”的主要依据。“变化语境含义”是不同类型俄汉口语在语义层面普遍存在的变化语境现象,“变化语境含义”可以脱离原语言单位的字面意义而独立存在,即:随着变化语境而产生、随着变化语境而变化、随着变化语境而消失。

《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重在强调“普遍语境与俄汉口语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普遍语境与俄汉口语之间是相互关联的整体关系”。而“普遍语境”在这个整体中的作用可以称作“普遍

语境规律”,即:①普遍语境是任何类型言语交际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参与因素;②普遍语境参与俄汉口语的语用结构/语境结构的生成;③普遍语境制约俄汉口语的语用意义/语境含义的变化。

目 录

第一章　语境研究是功能语言学诸学科的元理论范畴

语言学的实质问题就是语境问题。

——西槙光正

1.1　功能语言学研究的兴起

综观当今语言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派别林立、争奇斗艳，逐渐形成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两派对峙的格局。在功能主义的旗帜下，语用学、语义学、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话语分析、篇章语言学、数理语言学等不同学科蜂拥迭出、各具特色。不同的语言学派力求从不同角度来揭示语言及语言的真谛。各个派别的语言研究理论相互补充、相得益彰，营造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

形式主义，又称结构主义，是语言学界的一种学术思潮。形式主义坚持语言学的中心任务是研究语法成分之间的形式关系，注重观察语言现象，致力于搜集和处理各种语言素材，但不重视语言

成分的语义特征和语用性质,强调语言系统的微观研究。形式主义历史悠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学家 Avram Noam Chomsky (1928—)是结构主义的杰出代表,他于 1957 年出版的《句法结构》标志着转换生成语法(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grammar)的诞生,同时也将形式主义语言研究推向辉煌的顶点。

形式主义认为语言是一种不受外界干扰的封闭系统,语言研究不需要重视与语言系统无关的因素,正如哲学家 B. Russell 所说:"一直有一种倾向,特别是在逻辑实证主义当中,把语言当成独立王国,可以不管语言之外的事实来研究它。"①这种将语言束之高阁的理论很难解释语言使用中的诸多现象。随着语言研究的发展和深入,语言研究工作者突破语言符号的局限和束缚,开始关注语言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人们怎样使用语言及语言的使用规律。新的语言研究思路标志着功能主义的诞生。

兴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功能主义指当代语言学界与形式主义相对峙的一种学术思潮。

功能主义起源于布拉格学派,组织者和领导人是捷克语言学家 Vilm Mathesius(1882—1946)。这一学派主张从结构和功能两个方面研究语言及语言的不同层面,特别强调研究语言在社会中的作用。

布拉格学派的结构和功能观来源于波兰 - 俄国语言学家 J. N. Baudouin de Courtenay(1845—1929)和瑞士语言学家 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Mathesius 在《我们的语言学走向何方》一文中明确指出:"索绪尔的两个主要思想:要求对语言进行共时分析和关于语言系统、语言结构的思想,以及博杜恩在索绪尔之前就已提出的关于语言功能的思想,毫无疑问,是建立新的语言学的

① 徐友渔等著:《语言与哲学——当代英美与德法传统比较研究》,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第 51 页。

基本支柱。”[①]

布拉格学派首开语言功能研究的先河。布拉格学派坚持:语言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语言和人类活动一样具有目的性。从这个角度看,语言是为某种特定目的服务的表达手段系统。因此,语言具有两个基本功能——体现智能言语活动的功能是社会功能,旨在沟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感情言语活动的功能是表现功能,旨在抒发说话人自己的感情和引发听话人的感情。

在布拉格学派之后,语言学家 John Rupert Firth(1896—1960)创立的伦敦语言学派在功能语言学研究中独树一帜,自成格局。这一学派的后继者有 R. H. Robins, M. A. K. Hallidy, F. R. Palmer, J. Lyons 等人,特别是 Halliday 继承并发展了 Firth 的语言理论,他创立的系统功能语法被后人称为“新弗斯学派”(Neo-Firthian linguistics)。

伦敦语言学派把语言看做一种社会现象和人们社会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强调语言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方式而非仅仅是一套约定俗成的符号,语言学家应该密切关注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跨越语言符号本身来进行语言研究。

总之,功能主义作为语言研究的一种学术思潮,强调说话的目的是表达思想并进行交际,语言是表达思想并进行交际的工具;强调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和人类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强调语言研究的目的是分析语言单位中的意义成分,功能语言学理解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更多的是语言环境中的意义改变。功能主义肯定语言是非纯一的、多层次系统的思想,冲破了语言封闭系统的羁绊,功能主义对语言使用研究的重视直接导致语言学诸多新兴交叉学科的建立和发展。

---

① 戚雨村编著:《现代语言学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0 页。

综上所述,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作为当代语言学研究的两大主流派别,对推动语言学研究的发展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形式主义注重研究语言单位的线性联系和语言符号的区别性特征,功能主义则注重情景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自然语言研究,特别是对人们在交际活动中实际使用语言的研究。两大学术流派的研究成果不仅开拓了语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促使20世纪语言学研究呈现空前的繁荣。

1.2 语境研究是功能语言学诸学科的元理论范畴

语境研究具有跨学科性质。当前,随着语言功能研究逐渐受到语言学界的重视,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开始意识到语言功能研究跟语境研究息息相关。功能语言学诸学科,无论是口语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都把语境研究作为重要研究内容纳入本学科的研究领域。尽管不同的学科以及不同的学派对语境研究的角度有所不同,分析方法也具有多样性,但都十分重视语境与本学科的关系。这就使得与语境相关的语言学不同分支之间的界线也变得模糊起来,不同学科都顺应了功能语言研究的共同目标:从社会和心理的角度,多层面、全方位地分析社会环境中的语言使用,揭示功能语言学科在语言使用过程中的共同特点和使用规律。

1.2.1 语境研究与口语学

口语学与语境的联系比任何语言学科更为密切。语境是口语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口语对语境的依赖性很大,任何篇章或话语都是一定语境中的产物。这是因为“在口语中,语境是交际行为的享有充分权利的组成部分”。(В РР ситуация является по-

лноправной составной частью акта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①]口语的使用和理解一刻也不能离开语境。口语在语境要素的积极作用下,形成了自己的使用规律,并具有一系列与书面语相对立的语言手段。比如口语里存在"语境词"(如:Выкинь свою дымилку.[②])(把你的烟扔掉);跟语境紧密联系着的"语境凝缩名称"(如:У тебя зуб,да?)(你的牙(疼),是吗?)和"语境分解名称"(如:Есть у кого чем бутылку открывать?)(谁有开瓶子的(东西)?)以及受语境制约的"语境句"(如:А. Когда? Б. В 12 часов. Выступите? А. Постараюсь.)(А.几点了? Б.十二点。还走吗? А.尽量吧。)因此,离开语境来孤立地分析口语现象,就很难判断话语的结构是否正确,也同样难以理解话语所要表达的准确含意。比如,离开语境的支撑,很难将"Убери ты этого Митьку отсюда."(你把这些"米奇卡"拿走。)解释为"Убери ты те игрушки и книжки, которые разбросал Митька."(你把这些米奇卡乱扔的玩具和画书拿走。)再比如,只有联系语境要素,才能明白"Какая ужасная жара! На дороге ни души."(天真热呀! 街上一个人也没有。)(В. Катаев,«Белеет парус одинокий»)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暗示藏在自己马车内的水兵趁街上无人之际赶快逃跑。因此说,语境对口语各单位、各层面的构成和理解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徐翁宇教授在《现代俄语口语概论》中指出:"口语研究的成果表明,上下文、情景和交际双方的共知前提这三个语境要素经常性地作用于词(名称)、语句和话语单位,对其生成和理解产生巨大影响。口语里相当数量的词的生成、使用跟语境有着密切联系,如:Кофе не забудьте.(别忘了关咖啡(壶))。口语里语句的生

---

① Е. А. Земская(ред.),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М.,1981:191.

② 本书中凡未注明出处的俄语例证主要选自前苏科院的四部俄语口语专著及相关的口语研究论文。

成、使用和意义理解也跟语境的关系十分紧密，如：Один на два.（一张两点的）；Следующая сойдете?（下站下吗?）这些语句都是在特定的语境里生成的，而且只有在特定的语境里才能理解。"①

我们认为，口语话语实际上包含两大部分：词语和语境。说话人借助语境来表达思想，而听话人则依据语境来理解对方的话语。词语和语境的完整组合才形成口语特有的结构句式和内在规律。由此看出，语境在口语学中所占据的位置，可以和词语相提并论，或者说，整个口语学就跟语境难分难解。这样一来，语境与口语学的关系超过一般语言学科：没有语境，口语话语就失去了整体的依托和存在的前提；不充分考虑语境对口语话语的影响和作用，就很难完整地再现口语应有的真实面貌。可以断言，离开语境的参与，就谈不上口语学的研究；离开语境的衬托，就谈不上研究口语的使用规律和规则。可见，口语学对于语境研究以及语境之于口语学的重要，远远超过其他学科。

1.2.2 语境研究与语用学

"语用学就是研究语言运用及其规律的学科。"②语用学反对脱离现实生活和不考虑语义去孤立地研究抽象的语言系统，认为语言研究不能脱离语言的使用者，更不能脱离具体的语言环境。

语用学的核心理论是 J. Austin 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这一理论的源起可以说是对哲学家那种传统的对语言内在、孤立的意义进行研究的一种反动。按照言语行为的新模式，人类交际的基本单位不是句子或其他表达手段，而是完成一定的行为，例如"陈述"、"请求"、"感谢"、"道歉"、"命令"等等。那么，要真正理解作

---

① 徐翁宇著：《现代俄语口语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8 页。

② 戚雨村编著：《现代语言学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49 页。

为一种行为的话语，单纯依靠逻辑－语义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扩展到语言符号之外，必须充分考虑各种社会规约对言语行为的支配，力图说明语境可能影响话语解释的方方面面，并从中发现语用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语用学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独立的体系，而应该属于宏观语言学的范畴。

语用学归根到底是一种对意义的研究，它的崛起实质上是传统语义研究的发展和延伸。语用学对意义的研究离不开对语境诸要素的考虑。语用学所研究的“不是那种存在于词语、句子本身的、处于静态的意义，而是在一定语境中体现为行为的那一类意义”[①]。根据这个解释，语境（语用学中又称“语用环境”）成为语用学中的第一要素，它的位置摆在语言之前，也就是说，即使语法和语义都合格的句子，如果与语境不相协调，无论其本身如何正确也是不可接受的。

“语用学实际上是一门语境学，用来研究语言的显性内容（语言信息）和语言的隐性内容（语言含义）是如何通过语境发生关系的。”[②]语用学要解释的是交际的参与者怎样相互理解对方的话语。为达到这个目的，语用语境所包括的内容更为广泛。除了语言知识之外，“构成语境的语言外知识可分成三大类：一是背景知识，二是情景知识，三是交际双方的相互了解”[③]。背景知识指的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一般了解，即百科全书的知识；情景知识指与特定的交际情景有关的知识；交际双方的相互了解指交际双方所共有的知识，这是交际双方进行语用推理的基础。

语用学研究的课题无法与语境相脱离。语用学研究较多的课题有：指示词语（deixis），前提（presupposition），言语行为理论（spe-

---

① 何兆熊编著：《新编语用学概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② 熊学亮：《语用学和认知语境》，《外语学刊》，1996年第3期。

③ 何兆熊编著：《新编语用学概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ech act theory),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礼貌原则(politeness principle)等,这些研究课题都和语境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所谓指示词语,包括指示代词、人称代词、物主代词、时态和表示运动的动词、时间和地点副词等,这些词项和语法范畴如果离开了语境它们的意义便无法确定。在我们所熟悉的各种语言中,话语和语境之间的关系都是通过指示词语而得以在语言结构中反映出来的。所谓前提是一种以实际的语言结构意义为根据,依靠逻辑、语境等要素推断出话语意义的语用推论。语用前提对语境因素十分敏感,它与说话的时间、地点、场合等语境条件有关,“一句句子的话语的语用前提是该句子的语境合适性”①。因此,语用前提实际上存在于语境之中,成为语境的一个组成部分。言语行为与指示语、前提一样是语用学中重要的研究课题。传统语法学从句法结构或逻辑-语义的角度看待语言,只能解决“言有所述”的内容,并不能解释“言有所为”的含意。根据言语行为的理论,陈述句并非都表示“陈述”,疑问句并非都表示“询问”,祈使句也并非都表示“命令”。说话人可以越过字面意义,表达间接的言语行为,而语境在间接言语行为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西方学者 D. Sperber 和 D. Wilson“关联理论”将人类认知的相关机制引入语言理解,形成新的“认知语用学”。按照“关联理论”交际活动实质上是交际者认识世界的过程,交际者在共有认知环境(cogntive environments)的基础上交流已取得的语境效果从而改变旧的认知环境。“关联理论”认为,语用推理实质上是一种填补语义表征和语境之间信息空白的搭桥(bridging the gap)的过程。D. Sperber 和 D. Wilson 的关联原则(the principle of relevance)本身就是“解释语言意义(linguistic meaning)和语境要素(contextual

① 何兆熊编著:《语用学概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87页。

factors)的相互作用"①。因而,"语境可能是这一理论体系内诸多变元的终极参照和整个理论构建的基本支撑点"②。语境研究在认知语用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1.2.3　语境研究与社会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从不同的社会科学(诸如,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心理学、地理学、历史学等)的角度去考察语言。"③社会语言学把语言看成一种社会现象,主张把语言放到人类社会的大背景中去研究和考察。"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使用中的变异现象(variation)与社会环境(social context)之间的相互关系。"④

社会语言学非常重视语境的作用。社会语言学强调社会与语言的相互制约关系,强调联系社会因素考察语言问题。他们对语境的兴趣主要是出于解释语言外的各种社会因素对语言表达式选择的影响,以及如何确立在特定的交际情景中语言的社会合适性。社会语言学把语境看作社会环境,包括社会、民族、文化、地域、交际情景等因素。"社会语言学着重研究语言在其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中的构造和使用。"⑤社会语言学强调,社会环境的不同会对人们使用语言,也就是选择什么样的语言变体,产生影响。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包括语言的地域变体、社会变体、双语和多语现象、不同言语环境中的语言变体等问题"⑥。社会语言学重在揭示语法结构与社会结构中一般抽象范畴(阶级、族群、性别、地位、身份等)以及不同的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依赖及对应关系。社会语

---

① 赵艳芳著:《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78 页。

② 吕公礼:《从语境的终极参照性看含义理论的演化和重构》,《外国语》1996 年第 3 期。

③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36 页。

④ 祝畹瑾编著:《社会语言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 页。

⑤ 陈原著:《社会语言学》,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7 页。

⑥ 《语言学百科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70 页。

言学的研究从语言外部关系着眼，比较和分析各种言语活动，它们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及发生在各种特定语境里言语所完成的各种不同的功能。“社会语言学优先考虑的是言语而不是语言，是功能而不是结构，是语境而不是信息本身，是语言得体而不是语言的任意性。”①因此，社会环境（语境）与社会语言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到了当代，“社会语言学更加关注社会语境中人类行为的研究”②。社会语言学家主要关注“社会语境”对语言使用的制约作用，关注语言外“各种社会因素”对语言表达方式选择的影响，以及在特定交际情景中语言使用的“社会合适性”。社会语言学强调语境功能在于制约语言社会功能的发挥。“语境研究”在社会语言学各流派中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社会方言学对语境的理解偏重于社会因素；语言社会学认为语境指语言社团或个人使用语言的状况；交际民族志学将语境等同于文化人类学；互动社会语言学则把非语言知识当成语境主要内涵。尽管社会语言学中不同的学派对语境的理解各有侧重，对语境的阐释各有不同，但语境研究之于社会语言学的重要性以及社会语言学对语境研究的重视程度还是非常清楚的。

1.2.4 语境研究与认知语言学

“认知科学先驱之一 H. Simon 认为，人的智能系统是物理符号系统，人的大脑思维活动可类比信息加工过程，而认知科学就是要研究这样的智能系统的工作原理。”③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的基本功能不是交际功能，语言是存储信息和处理信息的必需工具。按照认知语言学的观点，语言知识

---

① 郭熙著：《中国社会语言学》，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3 页。

② 杨永林著：《社会语言学研究：功能 · 称谓 · 性别篇》，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3 页。

③ 徐盛桓：《关联原则与优化思维》，《外国语》2002 年第 1 期。

和非语言知识是难以区分的,语言的产生是对世界认知的经过,是以认知为基础的;语言的运用和理解的过程也是认知处理的过程。所谓语言知识只不过是关于世界的知识固化于语言符号而已。认知语言学要研究同语言运用有关的认知系统、认知结构、认知过程以及语言信息的合成、转换和重建。总之,“认知语言学把语言看做一种认知活动,以认知为出发点,研究语言形式和意义及其规律的科学”①。

认知语言学对交际过程的认识有其独到之处。符号理论认为,语言是一种语码(code)系统,其基本功能就是交际功能,因此交际过程就是语码的转换过程,即语码将信息和信号配对,通过两个信息处理机制(编码和解码)完成交际。H. Grice 认为言语交际是推理的过程,这一过程(即话语理解的过程)就是一种依赖于语境的推理。D. Sperber 和 D. Wilson 结合两种模式,提出了明示-推理交际(Osternsive-Inferential Communication)的概念。D. Sperber 和 D. Wilson 认为,要理解多种意义的话语,自然要借助于语境,他们称之为假设集(a set of assumptions)。在语言交际中,听话人对世界的假设以概念表征(conceptual representtation)的形式贮存在大脑中,构成一个人的“认知环境”。一个人的认知环境由一系列可以显现的事实或假设构成的集合,认知环境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信息,这些信息构成一个人了解话语的潜在的认知语境。②

认知语境更多的偏向社会心理因素,因为在具体语言使用过程中涉及到的情景知识、语言上下文知识和背景知识——这三个语用范畴所构成的认知语境是社会中人所共享的东西。这种共有的具体意识在个人的认知结构里以“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

① 赵艳芳著:《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0 页。

② 何兆雄编著:《新编语用学概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80 ~ 189 页。

ion)的方式储存下来,以协调人际间的行为和语言使用,使之适合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①] 社会心理表征(或意识形态结构)所构成的认知语境能够在操作上可以抽象或系统化为"认知草案"(knowledge script),"心理图示"(psychological schema)和"社会心理表征"(socio-psychological representation)三种语言隐性内容的推导机制。认知语言学强调,交际行为中话语推理的过程,就是认知环境中旧信息和交际过程中的新信息相互作用的过程。当交际双方显映的事实或假设相同时,就产生认知语境的重叠,这种重叠的部分组成共同认知语境并再次催生新的互相显映。而交际成功的关键,就取决于认知语境中的显映能否转变为互相显映,这就意味着互相显映是成功交际的基础。由此看来,认知语境在认知语言学的研究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通过分析不难看出,功能语言学诸学科,如口语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都十分重视"语境研究"。这是因为"功能语言学"和"语境研究"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离开"语境研究"的支撑也就无法显示"功能语言学"的典型特征。目前存在的争议只是由于功能语言学的不同学科都从各自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和研究语境,研究视角的差异导致功能语言学对"语境研究"难以形成统一的理解和阐释。

语境研究是功能语言学及其相关学科所面临的最复杂的理论问题之一,语境研究成果可以为功能语言学研究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借鉴。《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正是基于"语境研究是功能语言学诸学科的元理论范畴"和"普遍语境与俄汉口语存在紧密联系"的基本思路来探讨"普遍语境与俄汉口语"并论证"普遍语境"对"俄汉口语"的共同影响和作用。详细内容见第二章《俄汉口语

---

① 熊学亮著:《认知语用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页。

语用对比研究:视角·途径·范畴》和第三章《普遍语境研究:普遍语境与“说话过程/理解过程”》。

几点结论:

1. 语境研究是功能语言学诸学科的元理论范畴。语境研究成果可以为功能语言学研究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而语言功能研究由于注重联系“语言外部因素”也更易发现语言的本质特征和语言的使用规律。

2. 语境研究是语言学及其相关学科所面临的最复杂的理论问题之一。功能语言学诸学科,如口语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由于都强调和语境研究的密切联系而导致学科之间的界线模糊。

3.《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正是基于“语境研究是功能语言学诸学科的元理论范畴”和“普遍语境与俄汉口语存在紧密联系”的基本思路来探讨“普遍语境与俄汉口语”并论证“普遍语境”对“俄汉口语”结构/语义层面的共同影响和作用。

参考文献

[1] 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их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учений. М., 2005.

[2] В. В. Красных, Основы психолингвистики и теории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М., 2001.

[3] В. А. Эвегинцев, Мысли о лингвистике. Москва, 1996.

[4] 华劭著:《语言经纬》,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

[5] 朱永生:《话语分析五十年:回顾与展望》,《外国语》2003 年第 3 期。

[6] 江怡:《当代语言哲学研究:从语形到语义再到语用》,《外

语学刊》2007 年第 3 期。

[7]胡壮麟著:《功能主义纵横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年版。

[8]任绍曾:《语篇的多维分析》,《外国语》2003 年第 3 期。

[9]李悦娥、范宏雅编著:《话语分析》,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9]杨永林著:《社会语言学功能研究:功能 · 称谓 · 性别篇》,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10]徐翁宇、王冬竹:《口语话语与语境》,《外国语》1997 年第 2 期。

[11][荷]冯 · 戴伊克著:《社会 心理 话语》,中华书局 1993 年版。

[12]钱冠连、霍永寿译:《语用学诠释》,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13]熊学亮著:《认知语用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14]熊学亮编著:《语言学新解》,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15]戴庆厦主编:《语言学基础知识》,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

[16]王冬竹著:《语境与口语——俄语口语动态研究》,海风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二章 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视角·途径·范畴

要全面描写话语,就不能把它看成独立的、抽象的言语实体,而应该将话语和语境联系起来分析。

——van Dijk

当今语言学研究注重分析自然语言,尤其注重分析口语的使用。语言学家将口语视为社会环境中语言使用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方面,因为口头谈话是人类日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人类日常活动是维系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俄罗斯语言学家致力于俄语口语研究,涉及口语构词、称名、词法、句法等不同层面,就其规模而言,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口语是一种语言现象,口语在结构和语义层面始终存在保证口语正常使用的"稳定语言"现象。尽管受到口语使用条件制约,致使口语在使用中的言语表达或语义内涵并不完全等同于标准语,但形式或语义的语用差异并不意味口语缺少稳定性,因为缺少稳定性的口语是无法完成语言交际功能的。

口语是一种言语现象,口语在使用中会依据言语环境而产生

"变化言语"现象。"口语研究的成果表明:上下文、情景和交际双方的共知前提这三个语境要素经常性地作用于词(名称)、语句和话语单位,对其生成和理解产生巨大影响。"[①]口语中存在"变化言语"现象说明口语和语言环境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只有联系语境来分析口语,才能正确把握口语在使用中显现的结构/语义动态特征。

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并不构成口语研究的新增部分,只是研究视角、研究途径和研究范畴不同于传统的俄汉口语对比研究。俄汉口语语用研究将依据俄语口语和汉语口语的研究成果,基于"普遍语境的研究视角"、"稳定/变化的研究途径"和"结构/语义的语用共性对比"来完成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并最终揭示俄汉两种不同类型口语在使用中产生的共同结构特征和普遍语义规律。

2.1 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的研究视角:普遍语境/俄汉口语

2.1.1 语言学视角的口语对比研究:分析口语/书面语的联系与差异

语言学视角的口语研究仿照书面语研究模式和研究框架来研究口语,注重分析口语与书面语的区别,通过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异对比研究来分析口语体系的典型特征,俄汉口语研究均是如此。

第一个尝试对口语进行研究的俄罗斯语言学家,当推 Л. П. Якубинский。早在上世纪 20 年代,他就尝试分析会话规律,发表了论文《论对话言语》(О диалогической речи. 1923),这是俄语口语专题研究的经典之作。Л. Якубинский 在文章中揭示了"对

① 徐翁宇著:《现代俄语口语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 页。

话”有别于其他语言形式的基本特征,如交际的直接性,话轮的快速交替性,句子的不完整性和简短性,等等。

俄罗斯语言学家 A. Шапиро 首次将书面语和口语的句法结构加以对照,描绘出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按照他的观点,书面语表现出“最大限度的逻辑清晰度”,而言语交际中的表述“不需要特别考虑逻辑、句法、甚至词义”①。Шапиро 一语道破了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时至今日重温作者的概述,仍觉得十分合理和贴切。

俄罗斯著名语言学家 Н. Ю. Шведова 高度重视口语研究,她的突出成就在于摆正了口语在传统语言研究中的地位。在 Н. Шведова 看来,口语和书面语是存在于标准语内部的两个相互作用的功能分体(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ая разновидность),应该在统一的语言体系内对口语现象进行分析和描述。这个主张在由她主编的前苏科院《俄语语法》(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1980)中得到了反映,以往语法著作注重书面语的倾向得到了纠正,口语第一次在规范性语法著作中获得了跟书面语同等的地位。而口语研究地位的确立对全面描写语言体系、揭示语言学的一般原理、促进各语言学科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60 年代以后,俄语口语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前苏科院俄语研究所、普希金俄语学院和萨拉托夫大学——三个口语研究集体的崛起是这一阶段的显著标志。这三个研究集体都把活的口语作为研究对象,摒弃了传统研究的束缚。他们根据自然言语的录音材料有计划地研究俄语口语在语音、词汇、称名、句法等层面不同于典范标准语的特点,各学派对这些问题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和见解。其中,以 Е. А. Земская 为代表的前苏科院研究所,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连续出版了四部口语专著,参照标准语研究体系

① А. Б. Шапиро,Очерки по синтаксису русских народных говоров. М.,1953:7.

在俄语口语各层面进行了深入研究：1973 年出版的《俄语口语》（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第一次从语音、语调、词法、句法、称名和体态语诸方面较全面系统地描述口语体系性的特点；1978 年出版的《俄语口语·篇章》（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Тексты.）用自然口语原始记录向语言学界展示当代俄语标准口语的真实面貌；之后，又分别出版了两本口语专著：《俄语口语·一般性问题·构词·句法》（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Общие вопросы.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Синтаксис. 1981）和《俄语口语、语音、词法、词汇、手势》（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Фонетика. Морфология. Лексика. Жест. 1983）这两部专著的内容是《俄语口语》（1973）的延续，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以 О. А. Лаптева 和 Б. М. Гаспаров 为代表的普希金俄语学院研究集体在口语句法研究领域颇有建树。О. Лаптева 很重视具体口语现象的分析，在《俄语口语句法》（Русский разговорный синтаксис，1976）一书中详细论述和描写了俄语口语特有的句法结构，所使用的语言材料基本上是平时记录的操俄语标准语的人的言语。以 О. Б. Сиротинина 为代表的萨拉托夫大学的口语研究者同样采用录音手段来研究日常谈话语料。1974 年，О. Сиротинина 撰写的《现代口语及其特点》（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и е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М.，1974）同样依据标准语的研究成果来揭示口语在语音、词汇、词法、句法和修辞等层面的特点。

现代汉语口语研究的时间并不久远，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口语作品进行调查研究的阶段，也就是以加工过的文学语言为研究对象的阶段；第二阶段是提着录音机到社会上进行口头语言调查，以初始语言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阶段，也是深入挖掘汉语口语（尤其是原始状态的口语）并对汉语口语进行多层次和

多角度研究的阶段。[①]

早期的汉语语言研究一直以书面语为研究对象,并不注重汉语口语研究。1898 年,马建忠先生的语言研究专著《马氏文通》就是采用西方语言研究的方法来研究古代汉语。“五四运动”以后,以语言学家黎锦熙的《国语文法》为代表,虽然出现白话文为语法研究的对象,但主要还是以书面语为依据。20 世纪 40 年代,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出版学术专著《中国现代语法》,他引用古典小说《红楼梦》做例句来阐释现代汉语中的各类语法现象,但文学作品《红楼梦》中的语言和当代北京口语毕竟存在不少区别。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语言学家丁声树等的学术专著《现代汉语语法讲话》问世。这部语法尝试引进西方语言学的层次分析法,从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里寻找研究例句,《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就研究对象而言较之以往的汉语语法前进了一大步。

1979 年,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的专著《汉语口语语法》的中译本正式出版(吕叔湘译,商务印书馆),这是第一部汉语口语研究专著。全书内容涉及“句子、词和语素、词类、复合词以及句法类型”,基本上按照书面语的研究体系来开展汉语口语研究。1984 年,口语学家陈建民先生的学术专著《汉语口语》问世(北京出版社)。这部学术专著比照书面语研究“汉语口语的句法特征”[②],从而发现“口语句子比较简略”[③],“口语句子在结构上比较松散”[④]等。《汉语口语》所选用的语料全部来自录音材料,因而研究成果富有说服力。1986 年,陈建民先生再次出版学术专著《现代汉语句型论》(语文出版社)。这部学术专著仍然围绕汉语口语“一主

---

① 雷雨:《建国以来汉语口语研究综述》,选自朱一之、王正刚选编:《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现状和回顾》,语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33 ~ 234 页。

②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78 页。

③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11 页。

④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84 页。

一谓句，非主谓句，是字句，一主多谓句和多主谓句"来研究汉语口语句法的典型性特征。

综上所述，语言学视角的俄汉口语对比研究存在诸多相似之处：

首先，俄汉口语学家都强调口语与书面语的联系。俄汉口语研究成果表明：口语是无拘束的谈话语，而书面语是经过提炼的严格规范化的语言。口语和书面语具有语音、词汇和语法的共性特征，这些共性特征是连接口语和书面语的纽带。否则，就不是研究口语，而是研究不同的语言。口语和书面语"各自按照不同的规律发展下去，成为既相同又不相同，既接近又不接近的两种言语的功能体系"①。

其次，俄汉口语研究都依据书面语的研究框架来研究俄汉口语的典型特征。

俄罗斯语言学家依据俄语书面语的研究框架来研究俄语口语的特殊性。

语言学家 Н. Шведова 在《俄语口语句法概论》(1960)中指出："作为统一语言的两个功能分体，言语的两个形式(口语和书面语)，其结构特点多半是相同的，但它们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②之后，她在《俄语语法》(1980)中更为明确指出，"现代俄语存在于两个基本分体——书面语和口语之中。作为标准语的两个具有同等价值的形式，书面语和口语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差别的：一是语言手段本身有别；二是规范的性质以及对待规范的态度有别。但是，重要的是这些差别发生在作为统一完整的系统的标准语的

---

①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 页。

② Н. Ю. Шведова, Очерки по синтаксису русской разговорной речи. М., 1960: 5.

内部,因此标准语的两个上述分体中共同点比不同点要多得多。"①

口语学家 E. Земская 试图通过俄语口语和书面语的对比研究来突出口语系统的特殊性。口语学家 E. Земская 根据俄语口语的结构特征,将口语和典范标准语区分开来,把它看成与其对立的独立现象(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ый феномен),她提出:"口语是一个特殊的语言系统,它具有独特的语言单位的聚合关系和独特的语言单位的功能实现规律。"②同时,"口语和典范标准语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这些区别非常之大,以至于没有理由把两者共同归入一个体系"③。她认为:"现代俄语标准语由两个体系组成,两者极为特殊,在许多方面不相同。每个体系是统一的、完整的、独立的,各有自己的规律。这两个体系就是典范标准语和口语。"④因此,"口语特点的总和足以把它看成在标准语内部与典范标准语相对立的特殊的语言体系"⑤。尽管 E. Земская 的上述观点并没有得到语言学界的公认,但她对口语研究所作出的贡献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

中国语言学家同样依据汉语书面语研究框架来研究汉语口语。口语学家陈建民先生主要依据书面语来研究汉语口语的特殊性,他指出:"如果某种句式,口语和书面语都一样普通,那就不叫特殊,而是共通的了。这种共通的句式是大量的,约占全部现代汉语句式的百分之八十五左右。剩下的百分之十五的句式是'你无我有'、'你有我无',或'同中有异'。这是不太精确的说法,实际

① Н. Ю. Шведова(ред.),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1980(Ⅰ):11.

② Е. А. Земская(ред.),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М.,1973:25.

③ Е. А. Земская.(ред.),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М.,1973:17~18.

④ В. А. Белошапкова,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М.,1981:27.

⑤ Е. А. Земская.(ред),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М.,1981:20.

情况要比这种估计复杂得多。"[1]那么,口语中剩余的"百分之十五"与标准语句式具有哪些不同呢?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在《语文常谈》中谈到口语的特殊句式:"说话总是……句子比较短,结构比较简单甚至不完整,有重复,有脱节,有补充,有插说,有填空的'呃、呃','这个、这个'。"[2]显然,吕先生提到的"特殊句式"也是相对于书面语而言。

总之,语言学视角的俄汉口语对比研究共同关注"口语和书面语的紧密联系",同时兼顾"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异"。研究成果表明:有的学者认为口语和书面语只是语体不同,如俄罗斯学者 Н. Шведова 坚持"口语和书面语是标准语的两个功能分体",认为口语和书面语的共同点多于不同点,口语与书面语的区别只是功能语体的差异;有的学者则认为口语和书面语存在本质区别,如俄罗斯语言学家 Е. Земская 将口语视为"特殊的语言体系",坚持口语本身的特殊性是第一位的,口语和书面语的共性是第二位的。

2.1.2 语用学视角的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普遍语境/俄汉口语

口语是一种语言现象,口语更是一种言语现象。尽管语言学家在对比研究中发现口语较之书面语存在着"特殊性",但如果不引入语境(普遍语境)因素,仅仅依靠停留在语法框架内的书面语与口语对比分析、仅仅依靠揭示口语使用中的"特殊性"显然无法揭示深层次的口语语用规律,也无法解释不同类型的俄汉口语为什么会产生共同的语用特征,因为依靠语法规范的衡量尺度是无法解释口语在使用中产生的语用普遍性和语境特殊性。

口语研究成果表明,口语是符号运作和推理机制协同作用的

---

①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79~80 页。

② 吕叔湘著:《语文常谈》,三联书店 1980 年版,第 7 页。

使用过程,是一系列语言外因素和语言内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口语是一种言语行为,口语是客观现实、社会文化、生理基础、认知能力等各种超语言因素与语言符号的融合,口语是传递重要和复杂知识网络的交际工具。口语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其研究不能简单地使用传统的、静态的研究方式,必须将符号与使用联系在一起进行动态研究。

语言研究成果表明,语言的使用离不开语境,任何话语都是在一定的语境里生成的。荷兰语言学家 van Dijk 说得好:"要全面描写话语,就不能把它看成孤立的、抽象的语言实体,而应该将话语和语境联系起来进行分析。"[①]语境研究之所以受到语言学界的高度重视就是因为"语境研究"是开展口语语用研究的必要前提。而不同类型的口语语用对比研究更加关注"普遍语境"研究,因为"普遍语境"是开展不同类型口语语用对比研究的理论基础。

应该指出,口语语用研究只是提供口语研究的新视角,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并不构成口语研究中的新增加部分。语用学视角的俄汉口语对比研究将"普遍语境"引入俄汉口语语用研究,试图剖析普遍语境框架下俄汉口语中普遍存在的语用机制,通过普遍语境对俄汉口语的共同影响和相同制约来研究俄汉口语在语言使用中产生的结构/语义语用规律并试图论证:不同的口语依托语言环境中相同部分,相同语境在不同口语的使用中发挥普遍功能。

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关注"不同类型口语在使用中产生的普遍语用规律",语用对比研究的视角由"俄汉口语和俄汉书面语"转向"普遍语境中俄汉口语相同的语用/语境结构和俄汉口语相同的语用/语境含义"。可以说,"相同的普遍语境"和"普遍的语用/语境结构和普遍的语用/语境含义"是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

---

① [荷]冯·戴伊克著:《社会·心理·话语》,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1页。

究关注的焦点。

那么,“不同类型口语在使用中是否存在普遍的语境基础?”“普遍语境中是否包含普遍的语境范畴?”和“普遍语境在不同类型口语使用中是否存在普遍的语境功能?”

详细内容见第三章《普遍语境研究:普遍语境与“说话过程/理解过程”》。

2.2 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的研究途径:俄汉口语是稳定/变化的语言/言语现象

2.2.1 俄汉口语对比研究的途径:强调口语是变化的言语现象

以 E. Земская 为代表的口语学家强调俄语口语是不同于俄语标准语的特殊体系。E. Земская 强调“口语特殊性”的实质在于强调俄语口语系统的“变异性”。

E. Земская 提出:“口语规范的特点是高度的变异性。”①E. Земская 认为,俄语口语规范具有变异性的特点,与标准语相比,口语具有更大的“变异性”(вариантность)。口语的“变异性”表现在口语系统的各个层次:语音、词汇、构词、词法、句法,其中尤以句法最为明显。正是基于这种认识,E. Земская 在先后出版的四部口语专著(《俄语口语》(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1973),《俄语口语 · 篇章》(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Тексты. 1978),《俄语口语 · 一般性问题 · 构词 · 句法》(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Общие вопросы.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Синтаксис. 1981)和《俄语口

① E. A. Земская. (ред),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М.,1981:20.

语、语音、词法、词汇、手势》(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Фонетика. Морфология. Лексика. Жест. 1983)中从语音、词法,句法,称名和体态语诸方面全面系统地描述口语体系的特殊性。可以说,E. Земская 所从事的俄语口语研究就是为了证明"俄语口语是特殊的、变异的言语体系"。

汉语口语研究同样关注汉语口语不同于标准语的变异性特征。

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在上世纪撰写的学术专著《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2001),集中体现了汉语口语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赵元任先生围绕汉语标准语来阐释汉语口语的变异性特征。赵元任先生通过日常口语大量录音和笔录来从中引用典型例句,并找出其中有代表性的口语特殊现象并总结汉语口语的变化规律。《汉语口语语法》在口语语料的选取和研究方法上的不同决定了赵元任先生的口语研究与以往的口语研究存在着区别。

赵元任先生在研究中特别注重"说的语言与写的语言的比较"。显然,他试图通过比较研究来发掘"汉语口语"的特殊方面,这使得他"在北京口语与汉语口语的关系上,在对汉语口语的认识上,在口语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上,都很有见地"[①]。赵元任先生在《汉语口语语法》中对比列举了大量汉语口语与汉语标准语不一致的现象。其中,在《量词》一章列举了汉语口语中名词和量词的配合与汉语标准语不相一致的情况;在《句子》一章通过对汉语口语主语和谓语的认定,对汉语口语提出与标准语相左的见解:"在汉语里,把主语、谓语当作话题和说明来看待,比较合适。主语不一定是动作的行为者;在'是'字句里不一定等于'是'字后边的

---

① 雷雨:《建国以来汉语口语研究综述》,选自朱一之、王正刚选编:《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现状和回顾》,语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30 页。

东西;在形容词谓语前头不一定具有那个形容词所表示的性质。"[①]赵元任先生对汉语口语句法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有时候,词语的省略使主语和谓语关系松散到了如果放在别的语言里将成为不合语法的程度。"[②]

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是一部有影响的汉语研究专著。《现代汉语八百词》无论是选例还是释词都很重视口语,"说明用法时往往点出哪种格式常用于口语,哪种格式多用于书面,北京口语里用哪个词,方言口语又用哪个词"[③]。可见,吕叔湘先生也非常重视研究汉语口语不同于标准语的变化特征。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当代汉语口语进行全面研究的要算最近出版的《汉语口语》。"[④]《汉语口语》(陈建民著,北京出版社1984)全书共分六章,分别界定了汉语口语的定义,回顾了汉语口语的演变和发展,分析了汉语的语气和节奏,并对汉语口语的词语特点、汉语口语的句法特征以及汉语口语修辞等现象做了比较全面的描述。陈建民先生认为汉语口语的句法特征体现在"口语句子比较短小"[⑤],"口语句子比较简略"[⑥],"口语句子在结构上比较松散"[⑦]和"口语里的重复啰嗦现象比较普遍"[⑧]。陈建民先生认为:"省略、隐含、脱落、简缩,都是口语句子简略的各种表现形式。

---

① 赵元任著:《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5页。

② 赵元任著:《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5页。

③ 雷雨:《建国以来汉语口语研究综述》,选自朱一之、王正刚选编:《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现状和回顾》,语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30页。

④ 雷雨:《建国以来汉语口语研究综述》,选自朱一之、王正刚选编:《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现状和回顾》,语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31页。

⑤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80页。

⑥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页。

⑦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184页。

⑧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170页。

特别是省略，在口语里显得相当重要。"[①]汉语口语中之所以大量存在省略现象，这是因为"说话的这些有利和不利的条件，决定汉语口语里具有比较特殊的句式。所谓'特殊'，是指口语里有，书面语基本上没有"[②]。陈建民先生在《汉语口语》中还重点讨论了一些有趣的口语现象，如重复、追加、插话、说半截子话、答非所问等。凡此种种，说明陈先生对"口语不同于书面语的特殊现象"的研究非常重视，而口语不同于标准语的"特殊性"实际上体现了口语在使用中会产生不同于标准语的语用"变异性"。

陈建民先生还注意到产生汉语口语"变异性"的根源。他在《汉语口语》中把口语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强调联系思维与心理来研究口语，并多次提到口头语言中所反映出来的心理现象、思维现象以及社会生活现象。他深入探讨心理因素与口语使用的关系，通过"从某些句式的运用看造句心理"[③]和"从某些口语词的含义看造词心理"[④]的研究，分别从结构和语义层面论证了汉语口语中产生新结构和新词义的心理原因。

2.2.2　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的途径：俄汉口语是稳定/变化的语言/言语现象

我们认为，口语是语言/言语现象的综合，口语是稳定/变化语用现象的统一。口语语用研究重视口语的变异性特征，承认语言环境与口语结构/语义的紧密联系，这是由语用研究关注语言使用的研究性质所决定的。但，强调口语是变异现象绝不意味着否认口语在使用中并不存在的相对稳定部分。事实上，口语系统的变

---

①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页。
②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80页。
③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259页。
④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269页。

异性特征只能说明口语在使用中存在不同于语法规则的变化方面，而仅仅依靠使用中的某个方面无法完整反映口语在语言使用中的全部面貌。

我们相信，任何口语都是稳定/变化语用现象的综合，俄汉口语也不例外。口语的稳定性特征受制于口语稳定的使用条件及说话者希望说话简洁的稳定心理预期，而口语稳定的使用条件（如，口语的无准备性、直接性和说话人直接参与言语交际）和说话者稳定的心理预期（如，语言经济原则）存在于任何类型的口语使用中并伴随口语使用的全过程；同样，口语的变化性特征完全受制于变化的语境因素，而变化的语境因素（如前言后语因素、具体情景因素和说话人的共知信息和共同生活经验因素等）同样存在于俄汉口语的使用中并伴随俄汉口语使用的全过程。

所谓口语"稳定语言现象"指口语在使用中依然存在稳定的语用结构/稳定的语用意义。口语研究表明，一旦进入口语交际环境，口语稳定的使用条件和说话者普遍追求语言经济原则的稳定心理趋势影响并制约口语使用。如，说话人可以依托口语稳定的使用环境而使口语结构更趋简洁，"在句子的正规体现方面，口语表现出高度的省略性、松散性、表情性以及句位填补的灵活性——用非一般的形式、词的组合、熟语以及句子填补句位"[①]。这里，影响口语使用的首要因素已经不是语法规范，而是口语的使用条件和使用者力求简单的经济心理预期。只要存在口语固定的交际环境，只要存在说话者，口语就会按照自己的运行轨迹发展与变化。因此，衡量口语语用正确与否的尺度是口语与语言环境的顺应程度，而不是语言规范，即：符合语言规范的话语如果与使用环境不相匹配，即使语法再正确也是不合适的。由于口语的使用条件和

① 徐翁宇著：《俄语口语语法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

说话者的语言心理趋势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语用范畴,口语使用条件和口语使用者心理预期的稳定性决定在任何类型的口语使用中均存在相对稳定的语用结构/稳定的语用意义。如果否认口语使用中存在语用稳定特征,片面强调口语使用中的语用变异特征,就等于否定口语存在交际功能,因为缺乏稳定结构和稳定语义的口语是不可能正常发挥语言交际功能的,任何类型的口语使用都不可能违背这一规律。

所谓口语“变化言语现象”指口语在使用中会产生变化的语境结构/变化的语境含义。变化结构/变化含义反映了变化语境和口语使用的关系:变化语境参与口语使用的全过程,变化语境是语境结构/语境含义的变化基础。由于变化语境是个动态范畴,变化语境的参与程度始终处于动态格局,语境范畴的动态性决定口语在使用中存在诸多结构/语义的变化现象。由此看来,变化语境范畴决定了口语结构/语义的动态语境特征,同时,变化语境特征也充分展示了口语使用中语言环境的功能和作用。

总之,俄汉口语是稳定/变化语用现象的统一:口语稳定的使用条件和说话者稳定的追求经济的心理预期决定了口语在使用中存在稳定的语用结构和稳定的语用意义;口语变化的语境因素决定口语在使用中存在变化的语境结构和变化的语境含义,而无论“稳定”还是“变化”都与口语使用和使用中的语境因素密切相关。因此,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应该兼顾“稳定”和“变化”两方面,不能因为过分强调俄汉口语的“动态特征”,而忽略了俄汉口语中的“稳定现象”;反之,也不能因为过分强调俄汉口语的稳定现象,而否认俄汉口语在使用中存在“动态变异”。应该说,“稳定”和“变化”是维系任何类型口语正常使用而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离开“稳定”就难以想象俄汉口语怎样正常使用;离开“变化”又无法展示俄汉口语的变异特征,何况唯有口语“变异性”才能充分显示

口语强大的生命力。

2.3 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的研究范畴:俄汉口语结构/语义语用共性对比研究

众所周知,俄语和汉语分属不同类型的语言:俄语是综合语,即词与词之间的语法关系依靠词本身形态变化来表示,如俄语、德语、阿拉伯语等;汉语是分析语,即词与词之间的语法关系不是通过词本身形态变化,而主要依靠词序和辅助词手段,如汉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等。对于不同类型的俄语和汉语来说,语用共性对比研究显得更为重要,因为不同类型本身就说明俄语和汉语的各个层面存在着诸多差异。一般说,语言对比研究主要关注语言的共性特征,而不同类型的口语语用对比研究则更加关注普遍的语用共性特征。

俄汉口语对比研究包括:俄汉口语/书面语的共性对比研究和俄汉口语结构/语义语用共性对比研究。前者从语音/词汇/语法范畴归纳和总结俄汉口语和书面语的共性特征,后者阐释不同类型的俄汉口语在语言使用中产生的结构/语义层面的普遍语用规律。

2.3.1 俄汉口语对比研究范畴:突出口语/书面语的共性对比

口语/书面语的共性对比研究成果表明:"口语和书面语拥有共同的音位系统,共同的基本词汇——通用中态词,共同的词类系统以及基本相同的简单句和复合句系统。"①但俄汉口语在语音、

① 徐翁宇著:《现代俄语口语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词汇和语言规则的实际运用中具有自己的特色。

1)俄汉口语和书面语拥有共同的语音表达。

无论是俄语还是汉语,说话参与者的生长地及其所受的教育程度是区别标准口语和非标准口语的依据,俄罗斯语言学家 E. Земская 认为,说标准口语的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俄语是说话人的母语;二、说话人生长在城市;三、说话人具有大学或中学文化水平(以大学为主)。[①] 语言学家赵元任则把汉语口语界定为 20 世纪中叶的北京方言,用非正式发言的那种风格说出来的。[②] “所谓汉语的标准口语,应指受过中等教育以上操地道北京话的人日常所说的话。”[③]由此可见,中俄语言学家都重视口语的区域性并以此来区分口语的标准化程度。凡不具备上述条件,说话者说的就是非标准口语,即俗语或方言。因此,从发音角度考虑,“标准口语”和“标准语”的“标准发音”是相同的,尽管口语在发音时具有自己的变化特点。

2)俄汉口语和书面语拥有共同的基础词汇。

口语和书面语拥有共同的基础词汇。跟书面语相比,口语词汇相对要贫乏一些,常用词为数不多,同义词用得很少。

口语里常使用哪些词?俄罗斯语言学家对“口语常用词”进行过调查,最终结论是:“口语常用词中绝大多数是通用中态词,也就是口语和书面语里共同使用的那些无表情色彩的词,名词如 год, человек, раз, день, мама, дело, время, вода, папа, работа, час, ребенок, дом, 动词如 быть, говорить, знать, мочь, сказать, идти, хотеть, пойти, понимать, делать, видеть, читать, жить 等等。其次,才是常用口语词,如 парень, видно, немножечки, дев-

---

① Земская. Е. А(ред), 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М., 1973:9.

② 赵元任著:《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 12 页。

③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4 页。

чонка, дочка, мальчишка, бумажка, пятерка, неделька, вовсе 等。"[①]而汉语口语研究也证实:"口语词和书面语词的界限不易分清。一般说,口语词指日常会话用得多的词,书面语词指书面上用得多的词。"[②]

俄罗斯语言学家的统计结果表明,口语特有的词汇在口语词汇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不足10%,而且这部分单词并不稳固,还存在与书面语相并列的同义词。俄罗斯语言学家的结论是:"口语在词汇层面并没有形成特殊的体系,只不过是俄语词汇体系的一个分体",或者说"是它的简化了的变体"。[③] 这个结论和 Ю. Г. Овсиенко 编撰的词典《2380 俄语口语常用词汇》(2380 наиболее употребительных слов русской разговорной речи. М. ,1968)以及 Д. Н. Шмелев 在《俄语的功能分体》(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его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ых разновидностях. М. ,1977)一书中的观察完全一致。可见,口语和书面语拥有共同的基础词汇,尽管口语中也使用少量富有表情色彩的口语专用词汇。我们不能因为口语在使用中创造和运用一些特殊词汇而否定口语和书面语共同使用通用中态词,因为个别词汇无法改变口语词汇的主流。

3)俄汉口语和书面语拥有共同的语法规则。

书面语语法规则,包括语法联系、句子成分和句子结构。俄汉口语和书面语拥有共同的语法规则,现以俄语语法规则为例说明这一问题。

"在俄语语法研究史上,一般都把展词主从联系分为一致联系(согласование),如 близкий друг, близкого друга;支配联系(управление),如 решить задачу, готовый к отъезду;依附联系(при-

---

① 徐翁宇:《现代俄语口语讲座》,《外语研究》1996 年第 1 期。

②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07 页。

③ О. Б. Сиротинина, 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М. ,1983:227.

мыкание),如 сидеть согнувшись,довольно поздно."[①]俄语口语中同样存在这三种语法联系,只不过"依附联系"在口语使用中占优势,"由于口语的无准备性,说话人常常不通过词形变化,而直接用原形(一格、不定式)依附于其他的词。如:Трое суток с вас хватит?;В доме на Большой Полянке,на третьем этаже,квартира девять,жил доцент Соломин."[②]

俄语书面语使用主语部和谓语部来表示双部句的主要成分:主语通常用静词一格表示,但也可能用动词不定式、词的组合、不变化词类、静词性固定词组以及句子形式等表达;谓语部通常用动词人称形式表达,也可用动词不定式,各种静词、不变化词类以及词组、句子形式表达。上述表示方法同样适用于俄语口语。所不同的是,"口语句子成分的表达具有更大的自由性,除一般的形式外,还可以使用非一般的、特殊的表达形式:非一般的词形、前置词短语、《关系代词+不定式》,成语、分句乃至整个句子"[③]。俄语书面语将句子结构分为简单句(прост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和复合句(сложн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简单句和复合句的区别在于:单句只有一个述谓核心,复合句里至少有两个述谓核心。由于"一个述谓核心"具有简洁性,符合口语的使用特点,因此,"口语中主要使用简单句,复合句用得极少,而简单句又以不完全句、紧缩句为主,复合句则以无连接词复合句为主"[④]。

---

① 王德孝等编:《现代俄语理论教程》(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0 页。

② 徐翁宇著:《俄语口语研究》,译林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5 页。

③ 徐翁宇著:《现代俄语口语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73 ~ 174 页。

④ 徐翁宇著:《俄语口语研究》,译林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80 页。

2.3.2 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范畴：俄汉口语结构/语义语用共性对比研究

长期以来，不同类型语言的共性对比研究大多围绕语言系统各层面，如语音、词汇、语法、语义等层面展开，俄汉语和英汉语的语言对比研究均是如此。如，由黑龙江大学张会森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俄汉语对比研究》（出版专著《俄汉语对比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涉及“俄汉语法、俄汉词汇、俄汉成语和俄汉修辞对比研究”；由湖南师范大学何善芬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汉语言对比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涉及“英汉语音、英汉词汇、英汉语法、英汉修辞和英汉语篇对比研究”。这表明，不同类型语言的共性对比研究基本在语言理论研究的框架内展开。

目前，“以语言层面的对比研究为视角，对照理论对比研究与应用对比研究，发现理论对比研究的数量多于应用对比研究”①。黑龙江大学张会森教授也指出，他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俄汉语对比研究》“对非语言系统本身制约的语言运用规则涉猎还不够充分。我们计划将来搞一部《俄汉语文化语用对比》”②，这意味着，口语语用对比研究是一个有待开发的新领域，而不同类型口语的语用共性对比研究更是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俄汉口语语用共性对比研究关注不同类型的俄汉口语使用中产生的普遍语用规律。

普遍语用规律指俄汉口语在使用中结构/语义层面的普遍语

① 葛林：《我国语言对比研究的新发展：十年回眸》，《外语学刊》2005年第3期。

② 张会森主编：《俄汉语对比研究》（上下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上卷：序。

用特征。俄语口语研究的成果表明,俄语口语在语言外共同因素的积极作用下逐渐形成普遍语用规律,如:“在日常生活交际中,说话人可依靠语境或借助手势和面部表情使自己的话语省略到最大的限度。如在电影院售票口你想买两张五排的电影票,只要说:Два пятый 即可。”[①]可以这样说,俄语口语里使用的大都是不完整的语句,完整的语句反而不自然,不符合俄语口语的使用规律。汉语口语研究同样证实,“口头谈话,由于谈话双方的共同理解,以及各种辅助手段的帮助,简略的范围较广,较为随便。”[②]这里提到的“简略”也就是俄语口语中提到的“话语省略”。不同类型的俄汉口语在使用中同时出现“省略”或“简略”的语用结构,这说明“结构省略现象”具有语用普遍性。

俄汉口语语用共性对比研究关注不同类型的俄汉口语在使用中产生普遍的“语用结构/语境结构”和普遍的“语用意义/语境含义”。

俄汉口语结构层面对比研究将选择俄汉口语中共同存在的“稳定/变化的语用/语境结构”来进行双向平行的语用共性对比;俄汉口语语义层面的对比研究将选择俄汉口语中共同存在的“稳定/变化的语用/语境含义”来进行连续系统的语用共性对比。俄汉口语“稳定/变化结构”和“稳定/变化语义”语用共性对比研究的目的在于寻找不同类型的俄汉口语在使用中存在哪些普遍的结构/语义共性特征,并最终揭示:俄汉口语结构/语义的语用共性特征与俄汉口语使用中的普遍语境因素密切相关,俄汉口语中稳定/变化结构和稳定/变化语义具有语用普遍性。(详细内容见《第四章 俄汉口语结构层面的语用现象——稳定的语用结构》、《第五章 俄汉口语结构层面的语用现象——变化的语境结构》、《第六章 俄

① 徐翁宇:《现代俄语口语讲座》(口语及其特点),《外语研究》1996年第1期。
②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79页。

汉口语语义层面的语用现象——稳定的语用意义》和《第七章 俄汉口语语义层面的语用现象——变化的语境含义》)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在研究视角(普遍语境/俄汉口语)、研究途径(稳定/变化的语言/言语现象)和研究范畴(结构/语义的语用共性对比)方面不同于传统口语对比研究视角(书面语/口语),口语对比研究途径(变化的言语现象)和口语对比研究范畴(口语和书面语共性研究)。研究视角、研究途径和研究范畴的改变,将口语、特别是不同类型的俄汉口语置于新的语用研究平台,从全新的角度和不同的范畴来重新审视俄汉口语,并希望由此得出不同以往的研究结论。

几点结论:

1. 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并不构成口语研究的新增部分,只是研究视角(普遍语境/俄汉口语)、研究途径(稳定/变化的语言/言语现象)和研究范畴(结构/语义的语用共性对比)不同于传统的俄汉口语对比研究。

2. 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从“普遍语境”视角来研究“俄汉口语”,试图剖析普遍语境框架下俄汉口语中普遍存在的语用机制,通过普遍语境对俄汉口语的共同影响和相同制约来研究俄汉口语在语言使用中产生的结构/语义语用规律并试图论证:不同的口语依托语言环境中相同部分,相同语境在不同口语的使用中发挥普遍功能。

3. 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强调“口语是语言/言语现象的综合,口语的使用是稳定/变化的统一”。无论是“稳定”还是“变化”都与口语使用和使用中的语境因素紧密联系。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兼顾“稳定”和“变化”不同特征:不能因为过分强调口语的“动态特征”而忽略了口语的“稳定现象”;反之,也不能因为强调

口语的“稳定现象”而否认口语在使用中存在“动态变异”。应该说,离开“稳定语用特征”就难以保证口语正常使用;同样,离开“变化语境现象”也无法展示口语的语用典型特征。

4. 俄汉口语结构对比研究将选择俄汉口语中共同存在的“稳定/变化的语用/语境结构”来进行双向平行的语用共性对比;俄汉口语语义对比研究将选择俄汉口语中共同存在的“稳定/变化的语用/语境含义”来进行连续系统的语用共性对比。俄汉口语“稳定/变化结构”和“稳定/变化语义”语用共性对比研究的目的在于证实俄汉口语结构/语义的语用共性特征与俄汉口语使用中的普遍语境因素密切相关,俄汉口语中稳定/变化结构和稳定/变化语义具有语用普遍性。

参考文献

[1] Т. В. Булыгина, А. Д. Шмелев, Оценочные речевые акты извне и изнутри. 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языка. Язык реч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М. ,1994.

[2] Е. С. Кубрякова, Эволюция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идей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 X века. Язык и наука конца 20 века. М. ,1995.

[3] А. А. Леонтьев, Слово в речев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М. ,2003.

[4]王德孝等主编:《现代俄语理论教程》(上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

[5]冉永平:《论关联理论的社会维度》,《外国语》2002 年第 3 期。

[6]吕公礼、关志坤:《跨学科视域中的统一语境论》,《外语学刊》2005 年第 2 期。

[7]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 1984 年版。

[8]张会森主编:《俄汉语对比研究》(上下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9]雷雨:《建国以来汉语口语研究综述》,选自朱一之、王正刚选编:《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现状和回顾》,语文出版社1987年版。

[10]〔荷〕冯·戴伊克著:《话语 心理 社会》,中华书局1993年版。

[11]崔卫著:《口语共性》,军事谊文出版社1998年版。

[12]葛林:《我国语言对比研究的新发展:十年回眸》,《外语学刊》2005年第3期。

[13]王冬竹:《论非语言手段的语言功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8期。

第三章　普遍语境研究:普遍语境与“说话过程/理解过程”

任何语言活动都是以一定的语境为其条件的,绝无例外。

——西槙光正

“普遍语境”为开展不同类型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提供理论支持:“不同类型的口语依托语言环境中相同部分,相同语境在不同类型口语的使用中发挥相同功能”。“普遍语境”研究试图证明:“普遍语境能够促使不同类型的俄汉口语在使用中产生普遍语用共性特征”。“普遍语境”的研究成果将为“语境学”研究提供支持和帮助。

“普遍语境”研究将联系“说话过程/理解过程”来证实普遍语境的存在基础、普遍语境的基本范畴和普遍语境的普遍功能:

(1)“普遍语境”存在于任何类型“言语活动”的“说话过程”和“理解过程”中。

(2)“普遍语境”涵盖影响和制约不同类型口语使用/理解的所有稳定/变化的语境要素。

(3)“普遍语境”在各种不同类型口语的使用中产生普遍的建

构功能/语义功能。

“普遍语境”研究围绕“普遍语境在口语使用中的普遍功能”和“语境普遍功能对口语结构/语义层面的影响和作用”来最终解决“语言与非语言纬度的信息如何整合为话语”。

3.1 俄罗斯学者“言语活动”和“涵义结构”研究的启示

3.1.1 俄罗斯学者 Л. В. Щерба“言语活动”研究的启示

“俄罗斯心理语言学派始终坚持研究的重点和方法是言语活动和言语交际,把言语的生成和理解看成是积极的动态过程。”① 俄罗斯语言学家立足“言语活动”来研究和分析各种语言现象,将言语活动理解为人的社会活动和心理活动,研究语言单位在言语活动中的发展和变化规律,研究社会环境与言语过程、心理因素与言语感知的相互关系。

俄罗斯著名语言学家 Л. В. Щерба 在«О трояком аспекте языковых явлений и об эксперименте в языкознании»(1931)中提出“言语活动”(речев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学说。Л. В. Щерба 将“言语生成”置于“言语活动”的交际平台,通过分析“语言系统”和“语言材料”的互动融合来剖析影响言语生成的“内在机制”。“言语活动”学说首次将“语言材料”列入言语活动的范畴,倡导言语生成研究应该关注言语交际过程与内在心理感知以及言语活动与言语交际中所有参与因素的相互关系。这意味着,Л. В. Щерба“言语活动”学说更加关注参与言语活动的非语言因素,关注非语言因素在言语生成过程中的积极作用。Л. В. Щерба 的研究理念不仅开拓了语境研究的视野,而且为开展语境功能研究指明了明

① 赵秋野:《俄罗斯心理语言学与俄语教学》,《现代外语》2003 年第 3 期。

确的研究方向。

俄罗斯语言学家 Л. В. Щерба“言语活动”学说涉及“言语活动”、“语言系统”和“语言材料”三部分。首先，言语活动（речев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包括“说话和理解的过程”（процесс говорения и понимания）[①]。Л. Щерба 认为：“语言的改变在言语活动中实现。”（Языковые изменения обнаруживаются в речев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②]这说明 Л. Щерба 构思“言语活动”主要是为实现“话语创新”搭建平台。按照 Л. Щерба 的理解，“在言语活动中说话人以创造者的身份说话”。（В речев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говорящий выступает как творец.）[③]这表明言语活动中说话者具有“言语创新能力”。而在“言语活动”中，很少有人置疑说话者的言语创新是否符合标准语规范，这是因为“一般说，只要处于言语过程中，我们创造的所有词汇和所有词组都是合理的”。（Вообще все формы слов и все сочетания слов нормально создаются нами в процессе речи.）[④]

其次，“词汇和语法的再加工形式构成语言系统”。（Такая переработка, представленная в виде словаря и грамматики, образует языковую систему.）[⑤]显然，Л. Щерба 理解的“语言系统”应该指“语言”和“言语”两部分，因为“再加工形式”被置于突出地位。至于“语言”和“言语”的关系，Л. Щерба 认为“语言提供了言

---

① В. К. Радзиховская, Психолингкистика в очерках и извлечениях. М., 2003: 197.

② В. К. Радзиховская, Психолингкистика в очерках и извлечениях. М., 2003: 202.

③ В. К. Радзиховская, Психолингкистика в очерках и извлечениях. М., 2003: 197.

④ В. К. Радзиховская, Психолингкистика в очерках и извлечениях. М., 2003: 199.

⑤ В. К. Радзиховская, Психолингкистика в очерках и извлечениях. М., 2003: 197.

语生成的可能性"。(Язык созда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появления речи.)[1]同时,"言语生成"受到说话者语言能力的制约,"说话者的语言能力受到心理生理言语组织的制约,而后者又受到该社会团体中所有成员的言语经验再加工能力的制约"。(Данная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говорящего определяется его психофизиологической речев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ей, а последняя обусловлена переработкой речевого опыта всех индивидов, принадлежащих к данн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группе.)[2]这里,Л. Щерба 强调"心理生理言语组织"和"言语经验再加工能力"对"言语生成"的双重制约,是意识到"心理生理言语组织"与"再加工能力"和"言语生成",即"词汇和语法再加工形式"存在必然联系,并希望以此为突破口来寻找产生"词汇和语法再加工形式"的内在动力。

在 Л. Щерба 看来,"言语组织是心理和生理条件的综合,它能够保证掌握、生产和再生产并产生与语言集体的成员对语言符号相等的理解。"(Речев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есть совокупность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 физиологических условий, обеспечивающих усвоени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вос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и адекватное восприятие языковых знаков членов языкового коллектива.)[3]Л. Щерба 理解"言语活动"中的"语言创造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心理生理言语组织"的制约,而且,"心理生理言语组织"作为"个性言语系统"(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ая речевая система),它与"言语经验"不存在简单的数量对等且始终处于变化之中。

而"言语经验"(речевой опыт)指"潜在的语言概念系统"

---

① В. К. Радзиховская, Психолингкистика в очерках и извлечениях. М., 2003: 198.

② В. К. Радзиховская, Психолингкистика в очерках и извлечениях. М., 2003: 197.

③ А. А. Леонтьев, Слово в речев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М., 2003: 54.

(система потенциальных языковых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й)。因为“潜在的语言概念系统”能够形成稳定的“语言意识”(языковое сознание)，故“言语经验”具有社会属性，一般包括使用该语言的社会团体的每个成员所必须了解的基本知识。“在语言系统中我们指的是某种社会价值，某种统一的、对于该社会团体所有成员在生活条件下共同遵守的客观感知物。”(В языковой системе мы имеем некую социальную ценность, нечто иное единое и общеобязательное для всех членов данн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группы, объективно данное в условиях жизни этой группы.)[1]这样看来，Л. Щерба的“言语经验”应该等同于建立在语言符号基础上的“语言概念”。

最后，语言材料(языковой материал)指“该社会团体在某个特定生活时代和具体环境中所有说话和理解知识的综合”。(совокупность всего говоримого и понимаемого в конкретной обстановке в ту или другую эпоху жизни данн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группы)[2]Л. Щерба 理解的语言材料绝不单是语言符号的简单罗列，而是包含参与言语活动的多种综合因素，其中包括：“特定的生活时代”(та или другая эпоха)、“具体的交际环境”(конкретная обстановка)和“所有影响说话和理解的知识”(совокупность всего говоримого и понимаемого)。

俄罗斯学者 Л. В. Щерба 的“言语活动”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首先，Л. В. Щерба 首次将“言语活动”划分为“说话和理解的过程”。Л. Щерба 不仅将“说话过程”和“理解过程”置于同等地

---

① В. К. Радзиховская, Психолингвистика в очерках и извлечениях. М., 2003: 201.

② В. К. Радзиховская, Психолингвистика в очерках и извлечениях. М., 2003: 197.

位,而且注意到“语言过程是由具有语言能力的语言集体在明确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下实现的过程”。(Языковой процесс есть процесс реализации языковым коллективом языковой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в определенных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 культурных условиях.)[①]这说明 Л. Щерба 已经注意到“语言过程”与“交际环境”(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存在密切联系。

其次,Л. В. Щерба 将“词汇和语法再加工形式”列入“语言系统”,强调语言提供了言语生成的可能性。这种认识不仅纠正了传统语言学研究注重“书面符号”的偏向,同时也指明了“语言”与“言语”的关系:“语言系统客观地植根于语言材料并在受语言材料影响的言语个性系统中体现。”(Языковая система объективно заложена в данном языковом материале и проявляестя в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ых речевых системах,возникающих под влиянием этого языкового материала.)[②]

最后,Л. Щерба 首次将“语言材料”,即“该社会团体在某个特定生活时代和具体环境中所有说话和理解知识的综合”纳入“言语活动”范畴。Л. Щерба 认为:“语言材料脱离理解过程是无生命的,而理解过程脱离有序的语言材料(即语言系统)也是不可能的。”(Языковой материал вне процессов понимания будет мертвым,само же понимание вне как-то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ого языкового материала(т. е. языковой системы)невозможно.)[③]Л. Щерба 注意到“语言材料的剧变不可避免地引起甚至成年人言语规范的改变”。(Резкое изменение языкового материала неминуемо влечет

---

① А. А. Леонтьев,Слово в речев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М. ,2003:55.

② В. К. Радзиховская,Психолингкистика в очерках и извлечениях. М. ,2003:201.

③ В. К. Радзиховская,Психолингкистика в очерках и извлечениях. М. ,2003:197.

изменение речевых норм даже у пожилых людей.)[①]并指出“语言材料”在“言语活动”中的作用:无论是以词汇还是语法形式出现的语言规范,都是“概念性”的,“仅仅依靠直接经验(无论是心理的、生理的)都不能产生庞大的语言体系”。(в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м опыте(ни в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ом,ни в физиологическом)нам вовсе не даны языковые величины)“庞大语言体系只能在说话和理解过程中产生,我称之为语言材料的功能。”(Языковые величины могут выводиться нами лишь из процессов говорения и понимания,которые я называю в такой их функции «языковым материалом».)[②]Л. Щерба 能够注意到“说话/理解过程”中的“语言材料”及“语言材料”在其中的积极作用,这种研究理念在今天看来也具有非常意义。

俄罗斯学者 Л. В. Щерба 提出“言语活动”学说基于他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思考。

俄罗斯学者 Л. В. Щерба 始终坚持人是社会的成员,“语言总体上应该是一种社会现象”。(Язык в целом следует считать социальным явлением.)[③]“语言的社会性存在于语言研究的所有方面。”(Социальная природа языка в целом во всех его аспектах.)[④]因此,社会因素制约并影响着语言的发展与变化。一般说,“任何团体内部的社会分化会造成言语活动的分化,紧接着是语言材料的分化,并最终导致统一语言的解体”。(Всякая социальная

---

① В. К. Радзиховская,Психолингкистика в очерках и извлечениях. М. ,2003:202.

② В. К. Радзиховская,Психолингкистика в очерках и извлечениях. М. ,2003:200.

③ В. К. Радзиховская,Психолингкистика в очерках и извлечениях. М. ,2003:198.

④ В. К. Радзиховская,Психолингкистика в очерках и извлечениях. М. ,2003:198.

дифференциация внутри группы, вызывая дифференциацию речев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а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и языкового материала, приводит к распаду единого языка.)[1]Л. В. Щерба"社会影响语言"的认识得到语言学家 Г. О. Винокур 的赞同:"语言机制并非自我运动,而是依靠语言附属的社会推动。"(Языковой механизм приводится в движение не сам собой, а тем обществом, которому данный язык принадлежит.)[2]

俄罗斯学者 Л. В. Щерба 一贯强调"语言是一种附属于心理学和生理学的心理生理现象"。(Язык считался психофизиологическим явлением, подлежащим ведению психологии и физиологии.)[3]Л. Щерба 之所以将"心理生理因素"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是因为他认为"心理生理因素"能够保证语言不断产生"再加工形式"并使谈话者对"语言再加工形式"做出相同的理解。Л. Щерба 十分重视"个性心理生理因素"的作用,注重研究言语活动中"复杂心理生理过程",并由此形成 Л. В. Щерба 的"个性心理观"。(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онцепция)[4]Л. Щерба 认为研究"个性心理观"能够帮助理解"言语是在交际中实现的复杂心理生理过程"。(Речь—это сложный психофиз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роцесс, осуществляющийся в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5]Л. Щерба 认为在"言语实现"(реализация речи)的过程中,"复杂的心理生理因

---

① В. К. Радзиховская, Психолингкистика в очерках и извлечениях. М., 2003: 202.

② А. А. Леонтьев, Слово в речев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М., 2003: 55.

③ В. К. Радзиховская, Психолингкистика в очерках и извлечениях. М., 2003: 200.

④ В. К. Радзиховская, Психолингкистика в очерках и извлечениях. М., 2003: 196.

⑤ Е. В. Лукатевич, Когнитивная семантика: эолюционно-прогност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 М., 2002: 4.

素”支持说话人更多地发挥语言创造能力,不断推出言语的创新形式。Л. Щерба 非常重视语言事实的心理分析,他认为“对当代语言的良好心理描写本身就是提供对语言近期和未来可能的理解”。(Хорошее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данного языка в данный момент времени само по себе дает понятие о ближайшем его прошлом и возможном будущем.)①Л. Щерба 强调“研究任何语言结构都要深入该语言系统使用者的个人意识和精神世界”。(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всякой языков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было связано с погружением личного сознания в духовный мир носителей данной языковой системы.)②

俄罗斯学者 Л. В. Щерба 反复重申“需要动态地研究语言”。(И изучать язык нужно в движении.)③并努力尝试研究语言符号在使用中的变化规律。他在研究中发现,语言的变化一方面表现为“旧规范的消亡”,另一方面表现为“新规范的产生”,语言的使用为创造新的言语规范提供了可能性。基于这个观点,Л. В. Щерба 坚持语言学研究的客体应该是“活的语言”(живой язык),而不是“书面篇章”(не письменные тексты),他还在自己的语言学著述中屡次提到语言学家 И. А. Бодуэна де Куртенэ 的功绩,因为这位著名学者十分重视口语研究。

综观俄罗斯学者 Л. Щерба 的“言语活动”研究,他对“说话过程”和“理解过程”的划分、对“语言系统”和“言语系统”的描述以及“语言材料”与“言语活动”的理解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因为:无

---

① В. К. Радзиховская, Психолингкистика в очерках и извлечениях. М., 2003: 196.

② В. К. Радзиховская, Психолингкистика в очерках и извлечениях. М., 2003: 196.

③ В. К. Радзиховская, Психолингкистика в очерках и извлечениях. М., 2003: 199.

论哪种类型的言语活动都包括“说话过程”和“理解过程”，无论哪种类型的口语系统中都存在“语言系统”和“言语系统”，无论哪种类型的言语交际都包括“特定生活时代”和“具体交际环境”中“所有说话和理解知识的综合”。

3.1.2 俄罗斯学者 Л. С. Выготский“涵义结构”研究的启示

俄罗斯著名语言学家 Л. С. Выготский 早在 20 世纪初期提出“涵义结构”(смысловая конструкция)学说。Л. С. Выготский“涵义结构”研究对深刻认识“普遍语境”的“语义功能”很有帮助。

著名语言学家 Л. С. Выготский 发现“言语中产生动态变化的涵义”。(В речи создаются динамичные, текучие смыслы.)[①]而“意义只是词的确定性特征”。(Значение является конституирующим признаком слова.)[②]Л. Выготский 认为，仅仅依靠“所指”和“能指”两个因素很难解释变化的动态涵义。因为，“所指”和“能指”的阐释只能说明“所有词汇从意义角度来说显现的是相同构造，而所有这些构造并不能够包含言语丰富涵义的任何特性”。(Поэтому все слова оказываются «одинаково построенными со смысловой стороны и все не содержат в себе ничего специфического для речи как таковой».)[③]“其实人们在日常交际中与其说经常依靠意义，不如说还要依靠具体事物和特殊关系，人们并不需要将意义构造中的所有成分都变成现实。”(В самом деле, чаще

---

① Е. В. Лукашевич, Основания динам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значения: когнитивный аспект. М., 2002: 14.

② Е. В. Лукашевич, Основания динам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значения: когнитивный аспект. М., 2002: 8.

③ Е. В. Лукашевич, Основания динам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значения: когнитивный аспект. М., 2002: 15.

всего в обыденной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люди оперируют не столько значениями, сколько конкретными явлениями и специфическими отношениями, не актуализируя всех компонентов структуры значения.)[①]Л. Выготский 注意到“传统语义学无法提出词汇涵义发展的问题”。(Традиционная семантика и не могла поставить вопроса о развитии смысловой стороны слова.)[②]更无法理解“言语是存在于人脑中、神经系统中、发音和听力器官中并为了达到交际最终目的而形成的特别复杂和经常变化的反应系统”。(Речь чрезвычайно сложная и постоянно изменяющаяся система приспособительных реакций в мозгу, в нервной системе, в органах артикуляции и слуха, 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на достижение конечной цели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③]

Л. С. Выготский“涵义结构”学说包括：①意义是发展的(значение слов развивается)；②意义的心理范畴是改变的(изменяется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ая природа значения)；③意义的涵义结构(смыслов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значения)。[④]

首先，意义的发展体现在涵义的动态变化。“涵义始终是动态流动的，结构是复杂的，涵义若干层次还具有不同的稳定性。”(Смысл всегда динамичен, текуч, структурно сложен, имеет несколько зон различной устойчивости.)[⑤]

---

① Е. В. Лукашевич, Основания динам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значения: когнитивный аспект. М. ,2002:5.

② Е. В. Лукашевич, Основания динам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значения: когнитивный аспект. М. ,2002:15.

③ Е. В. Лукашевич, Основания динам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значения: когнитивный аспект. М. ,2002:4.

④ Е. В. Лукашевич, Основания динам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значения: когнитивный аспект. М. ,2002:15.

⑤ Е. В. Лукашевич, Основания динам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значения: когнитивный аспект. М. ,2002:12.

其次，“词的涵义是借助于词在我们意识中产生的所有心理因素的综合”。（Смысл слова—это совокупность всех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х факторов，возникающих в нашем сознании благодаря слову.）[①]而“所有心理因素的综合”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不仅是词的物质内涵，还有词对外界的反映和概括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是最典型的。”（Не только предметное содержание слова，но и самый характер отражения и обобщени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в слове изменялся.）[②]这是因为“语言发展不仅是因为物质世界的改变，还首先得益于认识世界方法的动态性”。（Язык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не потому，что меняется предметный мир，но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потому，что динамичны способы его понятия.）[③]

最后，涵义结构（смысловая конструкция）包括：声音外壳（акустическая оболочка）、认知结构（когнитив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情绪和动机（эмоция и мотив）、语言和非语言的联想（вербальные и невербальные ассоциации）。[④] 其中，“认知结构”指“对个体经验进行语言加工的某种认知机制”。（некий когнитивный механизм языковой обработки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го опыта）[⑤]；“情绪和动机是统一的整体。动机被看做个体需求结构并决定涵义是否产生。”（мотивационно-эмоциональный，отражающий единство мотива и эмоции. Мотив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как структура потребностей

---

① Е. В. Лукашевич，Основания динам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значения：когнитивный аспект. М.，2002：12.

② Е. В. Лукашевич，Основания динам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значения：когнитивный аспект. М.，2002：9.

③ Е. В. Лукашевич，Основания динам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значения：когнитивный аспект. М.，2002：9.

④ Е. В. Лукашевич，Основания динам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значения：когнитивный аспект. М.，2002：17～18.

⑤ Е. В. Лукашевич，Основания динам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значения：когнитивный аспект. М.，2002：5.

индивида,определяющая цель смыслопорождения.)[①];而“非语言和语言的联想统一结构是解释所有其他成分的基础”。(Единство нèвербальных и вербальных ассоциаций, ассоциатив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которая является базой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содержания всех других компонентов.)[②]由于“涵义结构”中只有“声音外壳”处于最稳定状态,“认知结构”、“情绪和动机”以及“非语言和语言联想”则始终处于不断变动之中,由此决定“涵义结构”的动态性特征。

Л. С. Выготский 的贡献在于将“涵义结构”由“声音外壳”对应“语言概念”扩大到对应“认知结构”(个体经验)、“情绪和动机”(个体需求)和“非语言和语言联想”(非语言因素和语言符号)。这样,除了仍然保留传统的“意义内容”,其他如“个体经验”、“个体需求”和“非语言因素”等都进入“涵义范畴”。

Л. С. Выготский 的贡献还在于指出“涵义特征”。1)涵义具有可分解性:“涵义可以游离它所依附的词汇而改用其他词汇来表达,然而意义与词汇紧密稳固地联系。”(Смысл может быть отделен от выражающего его слова, может быть выражен другим словом,назначение связано со словом устойчиво.)[③];2)涵义具有语境顺应性:“涵义是包含该言语生成过程中现实内涵的结构。”(Смысл как структура актуального содержания в данном процессе речепорождения.)[④]“言语情境已经排除将所有意义现

---

① Е. В. Лукашевич, Основания динам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значения: когнитивный аспект. М. ,2002:18.

② Е. В. Лукашевич, Основания динам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значения: когнитивный аспект. М. ,2002:19.

③ Е. В. Лукашевич, Основания динам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значения: когнитивный аспект. М. ,2002:12.

④ Е. В. Лукашевич, Основания динам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значения: когнитивный аспект. М. ,2002:19.

实化的必要性,它只是将对于交际个体在情境中需要部分转为现实——这样就产生涵义。"(Речевая ситуация уже исключает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актуализации всего значения, она актуализирует лишь то, что ситуативно важно для индивида—смысл.)[1]

俄罗斯学者 Л. С. Выготский 的重大贡献在于提出"言语中产生动态变化的涵义"的创新研究理念并注意到"词的涵义是借助于词在我们意识中所产生的所有心理因素的综合"。Л. С. Выготский 的研究涉及到"意义之外的因素"(如"语言和非语言的联想","意义的心理范畴","语境顺应性"等),但他对"非语言因素"的认识不同于当代西方学者。西方学者主要关注"非语言因素"在言语交际中的"推理作用",而 Л. С. Выготский 则十分关注言语交际中"非语言因素与涵义生成"的密切关系,即"非语言因素"的"语义功能"。

Л. С. Выготский 的"涵义结构"研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因为:不同类型的"涵义结构"中包含共同的"语境因素",共同的"语境因素"在不同"涵义结构"中产生相同的作用,这同样说明:不同类型的口语在言语交中依托语言环境的相同部分,相同语境在不同类型口语的交际过程中产生普遍功能。Л. С. Выготский 的研究成果启发我们关注"不同类型涵义结构中的普遍语境"和"普遍语境在各类涵义结构中的普遍语义功能"。

综上所述,本章将依据俄罗斯学者 Л. Щерба(说话过程/理解过程)和 Л. Выготский(动态涵义/心理范畴)的研究成果,试图论证"在不同类型口语的说话过程/理解过程中存在普遍语境","在普遍语境范畴中包含相同的稳定/变化的普遍语境因素"和"普遍语境在不同类型口语的说话过程/理解过程中发挥普遍的建构功

---

① Е. В. Лукашевич, Основания динамическиго теории значения: когнитивный аспект. М., 2002:6.

能/语义功能”。

3.2 “普遍语境”与“说话过程”

在“话语表达”过程中,“说话者”如何“组织语言”来“传递信息”,这是说话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组织语言”的过程既是“说话过程”也是“思维过程”,两者的关系水乳交融。离开“思维”说话不可能有序,离开“说话”就谈不到用语言交流思想和协调行动,也就无所谓语言的“交际功能”。那么,“普遍语境”是否参与“组织语言”的“认知思维”过程?如何理解“说话过程”中的“普遍语境范畴”?“普遍语境”在“组织语言”的“认知思维”过程中是否发挥“普遍功能”?普遍语境在“说话过程”中的“普遍功能”对于《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3.2.1 普遍语境存在于“认知思维”的“说话过程”中

传统语言观认为语言表达与客观世界由大脑中的“语言概念”相连接,语言符号可以直接反映外部客观世界,语言符号与外部客观世界之间存在简单对应关系。由于忽视人在“语言概念”形成中的主观能动性,也就不需要考虑语境因素在“说话过程”中的作用。

但,“语言是人类认知现实的编码体系”[1]。其中,“认知现实”过程就是“认知思维”过程,“认知思维过程”离不开“语言符号”的输入,也离不开“认知思维”的主动作用,而“认知主要指人在特定环境中以特定目标为方向来处理信息的过程”[2],即人的“认知思

① 徐通锵著:《语言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② 程琪龙编著:《认知语言学概论—语言的神经认知基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

维”(处理信息)与“特定环境”(客观现实)和“特定目标”(认知现实)密切相关,在“认知思维”(人)、“特定环境”(符号输入)与“特定目标”(符号输出)过程中包含“语境因素”,用图表示例为:

语言符号+语境符号　　语言概念+语境信息　　语用结构+语境结构

客观现实(符号输入)→认知思维(处理信息)→认知现实(输出符号)

“认知思维”是一个单向逆动的过程。由于存在人脑的思维干预,“认知现实”不同于“客观现实”:反映“客观现实”的“语言符号 + 语境符号”进入大脑,通过“概念思维”和“推理认知”后形成“认知现实”的“语用结构 + 语境结构”输出大脑。这其中,由于“普遍语境”的参与和作用,使得“客观现实”和“认知现实”之间具有不可逆转性,这也充分反映了人类思维的主观能动作用和“说话过程”的特殊性。

因此,“普遍语境因素”存在于人类“认知思维”的三个环节:“客观现实”(语言和语境符号输入)、“认知思维”(语言概念和语境信息)和“认知现实”(语用结构和语境结构输出)。

1)“语言符号”和“语境符号”共同指代“客观现实”。

“语境的普遍性源于语境与人的存在环境的同生态。”①“客观现实”是语言符号的指代主体,“客观现实”同样是语境符号的反映对象。

“客观现实”指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即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人类的生存环境是自然生态和社会形态相互作用的反映。自然环境指人类赖以生存和繁衍的物质基础,包括维系人类生存发展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自然条件指人类生存的物质空间(如,空气和水)和地理环境(如,岩石和土壤)。自然资源指人类依托的生态资源(如,光能和热能),生物资源(如,动物和植物),矿产

① 吕公礼、关志坤:《跨学科视域中的统一——语境论》,《外语学刊》2005 年第 2 期。

资源(如,煤炭和石油等);社会环境指维系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社会形态(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和社会意识形态(如,法律、道德和文化等)。社会形态是一种历史现象,社会形态按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向前发展。世界上不同区域的不同民族在相同的历史时期内可能处于人类历史上的不同历史阶段,但不同的历史阶段只是反映社会发展和前进的不同速度,并不改变人类社会的总体发展趋势。而不同的社会形态必将造成社会意识形态的更替,如法律的修改和更新,社会形态对应于相同的社会意识形态,这对任何民族和任何社会都是相同的。

由于“客观现实”中包含了大千世界中的万事万物,在许多情况下,无法也无须用语言符号来表达“客观现实”中的全部内容,或者说,出于语言使用者追求“语言使用尽量简洁”的心理预期,在口语交际状态下,有时候直接使用“具体事物信息”比使用“音义结合的语言符号”更适合言语交际。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的干预,使得“语境符号”可以直接参与口语交际,使得“语境符号”可以发挥等同于“语言符号”的作用。这意味着,只要进入口语交际,“客观现实”就可以成为“语言符号”和“语境符号”共同的指代对象。

应该指出的是,语言符号是“音义结合”的产物,而语境符号并不完全具备语言符号的特征。“语境符号”虽然能够指代“客观现实”中的具体事物却并不具备相应的语音外壳或书写形式,这使得“语境的符号特征”明显区别于“语言符号”。之所以认为“语境符号”等同于“语言符号”,指的是两者在共同指代“客观现实”中发挥同等作用,而这种“作用”只能在“语言使用”中出现,离开具体的交际环境,“语境符号”无法溶入“思维过程”,俄罗斯口语学家 E. Земская 关于具体情景中“手势和面部表情”的“语言功能”

研究[1]和 Е. Ширяев 的"语境空位"研究[2]都证明了这一事实。

2)"语言概念"和"语境信息"共同参与"认知思维"。

"语言符号"是人类"认知思维"的主要工具,"认知思维"以"语言概念"为基础不断反复运作。人类在认识客观事物后会形成一些普遍概念,如"冬天冷,夏天热",这种认识以"语言概念词汇"形式存储在人脑中。一旦需要,人们借助已有的概念知识,再通过比较、分析和综合的思维过程,从而不断形成新的"语言认知概念"。

"语境符号"所传递的"语境信息"与"语言符号"共同参与"认知思维"。众所周知,"思维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中运转,与"思维时空"相关联的全部"语境符号"(如交际环境中的具体物体、说话人的手势和面部表情乃至说话时的气氛等等)都可以通过说话者的"视觉"和"听觉"信道将"语境信息"输入大脑。虽然输入的"语境信息"并不具备"语言符号"的物质外壳,却具有明确的"语义内涵"和具体的"物体形象"。这表明,一旦进入"交际状态",随着语言使用者"视觉"和"听觉"乃至"嗅觉"等器官的全面启动,说话者的"思维工具"已经不单纯是"语言概念",还应该包括与"交际环境"相关的所有"语境信息"。

3)"语用结构"和"语境结构"共同体现"认知现实"。

"认知现实"是观察"认知思维"的窗口。"认知思维"最终需要表达思想和交流感情,而思想的表达和感情的交流需要"组织语言"来体现。

传统语言观强调"思维过程"中"语言概念"和"语句判断"分别存在对应关系:"语言概念"相对应的语言基本单位是"词","语

---

① Е. А. Земская. (ред), 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М., 1973:164.

② Е. А. Земская, М. В. Китайгородская и Е. Н. Ширяев, 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Общие вопросы.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Синтаксис. М., 1981:198.

句判断”相对应的语言形式是“语句”。著名语言学家徐通锵先生指出:“这种对应的实质就是语法和逻辑的关系。”[①]因此,传统语言研究一直关注“词”和“句子”的结构研究,并由此构成了传统语法研究的主体并形成语言研究中相对稳定的部分。这种研究局限于“语言语法”和“逻辑思维”,将“语境因素”排斥于“认知思维”过程之外。

我们认为,“语境符号”和“语言概念”在“组织语言”的“思维过程”中互为融合并形成互补,共同组成“语用结构+语境结构”的话语结构链,从而造成“语言不等于说话,也不等于说出来的话”[②]。

从“认知现实”角度来观察“认知思维”,话语表达中稳定“语用结构”和变化“语境结构”反映了语言符号和语境符号在共同参与“思维过程”中互为融合的紧密关系,反映出语言符号和语境符号的编码程序发生了新的语用编排。在新的语用编排中,语言使用者可以根据“语用原则”将符号间的某种标准排列顺势扭转为一种语境中可以接受的合理语用搭配,还由于交际环境中“语境符号”的直接参与则支持话语结构冲破语言规则的束缚来重新考虑让“非语言因素”发挥语言符号的交际作用。与语言规则相比,话语的使用无论是结构层面还是语义层面都具有更大的灵活性。理论上说,话语的变化组合具有开放性特征,话语可以有无数重新编排的机会,可以出现无数新的话语编排方式。但是在具体语境中,无论话语结构简单与否,其最终符合语境的结构形式还是极其有限的。

如,语言使用者的“稳定心理预期”会影响稳定“语用结构”的生成。如,语言使用者普遍接受“语言经济原则”,说话者总是希望用“最少的语言”来传递“最大的信息”。只要进入口语交际环

① 徐通锵著:《语言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9页。

② 徐通锵著:《基础语言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境,说话者力求使用最少的词汇并产生最大信息的心理倾向会导致任何类型的话语结构中普遍产生“重要因素前置”现象,即“将话语的重点部分放在句首的突出位置”。可以说,“普遍的语用结构”是“话语使用”中相对稳定的部分,因为“普遍的语用原则”一旦形成,不会轻易改变。

再如,受“具体交际情景”的限制,任何类型的话语在言语表达中都会出现“语境空位”现象,即:在具体交际环境中没有必要将可感知事物用明确的话语予以表达。话语使用中的“语境空位”并不影响交际,这是因为表层的结构空缺并不意味深层的语义空缺,“语境信息”替代“语言符号”填补了语境结构深层的语义空位,只不过由于缺乏相应的物质外壳而无法显现。由于“具体交际情景”的不确定性直接导致话语“语境空位”的动态性和复杂性,由此决定变化的“语境结构”成为“说话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言语现象。

总之,“普遍语境”存在于“认知思维”的“说话过程”中:“语言符号”和“语境符号”共同指代的“客观现实”一并输入大脑,在“思维过程”中借助语言使用者的能动作用将“语言概念/语境信息”互为融合后再通过“说话过程”(语用结构/语境结构)输出,使人们能够运用“认知现实”的语言成果去传递思想、交流感情和协调行动。

正是由于“语境信息”指代“客观现实”并参与“说话过程”,“语境信息”等同于“语言符号”并参与“话语表达”,才使得话语结构会产生用语法规则无法解释的稳定/变化的普遍语用现象。

3.2.2 “说话过程”中的“普遍语境范畴”是稳定/变化的辩证统一

“说话过程”是符号运作和语境信息协同作用的综合过程,是客观现实、社会文化、生理基础、认知能力等各种超语言因素与语

言符号的有机融合并共同构造复杂语言表达和语言理解的思维过程。“说话过程”就“认知思维”而言,牵涉到“语言符号”、“语境符号”和“语言使用者”。三者对于“认知思维”来说都很重要,尤其是“语境符号”。可以说,离开“认知思维”,“语境符号”只能是游离于交际之外并没有任何交际价值的“符号表征”;同样,离开“语境信息”,“认知思维”只能建立在“语言概念”基础上而无法体现“认知思维”综合性和动态性特征。因此,“语言符号”、“语境符号”和“语言使用者”都是“认知思维”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因素,三者共同搭建“普遍语境范畴”的基本框架。

不可否认,在“语言符号”、“语境符号”和“语言使用者”中存在普遍性特征:人类语言符号系统存在“语法相似性”,“语境符号”指代的“客观现实”存在着“环境相似性”,而“语言使用者”的生理条件和社会背景也同样具有“构成相似性”。因此,“语言符号”、“语境符号”和“语言使用者”共同具备的“普遍性特征”就是选择“普遍语境范畴”的主要依据。

我们认为,“普遍语境范畴”(语言符号、语境符号和语言使用者)是稳定/变化的辩证统一,即使在“认知思维”过程中,“普遍语境范畴”中的部分因素也始终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而不断处于“动态建构”之中的只是其中部分因素。如果在“普遍语境”研究中过多地强调“语境范畴”的动态特征,势必过多地关注口语使用的变异性。在我们看来,之所以任何类型的口语都是稳定/变化的语言/言语现象(详见2.2.2《俄汉口语是稳定/变化的语言/言语现象》),就是因为“普遍语境范畴”中存在稳定/变化的普遍语境因素,而“稳定/变化普遍语境因素”是保障任何类型口语正常使用/理解和促使结构/语义创新的根源。

1)稳定的普遍语境因素。

“稳定的普遍语境因素”指普遍语境范畴中相对稳定的部分,

稳定的普遍语境一旦形成，则始终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这些因素不会因为“思维过程”的展开而随之发生变化。“稳定的普遍语境因素”包括：口语中稳定的语法规则和相对稳定的常用词汇；口语稳定的使用条件和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文化等宏观背景因素；口语使用者（说话人和听话人）稳定的“语言经济/语言无经济”的心理趋势和相对稳定的个人因素（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性格、品质等）等等。以“口语稳定的使用条件”为例：如，口语使用场合是非正式的（说话的无拘束性）；口语交际是无准备的（想到哪说到哪）；谈话者直接参与言语交际（可以借助各种辅助手段）。只要符合“非正式性、无准备性和直接性”，就具备口语的交际条件，说话者就可以利用口语的交际条件来组织话语和交流感情。口语使用条件的稳定性特征适用于任何类型的口语使用，自然也适用于使用任何类型“组织语言”的“思维过程”；再如，“语言使用者”的“年龄”和“性别”因素是每个语言使用者都无法回避的语境因素，无论使用哪种类型的口语，无论话语表达的思维过程如何跌宕起伏，无论交际的时间和地点发生何种变化，语言使用者的年龄与性别因素都不会随之发生变化。还有，如“宏观社会背景”相对于“思维过程”也始终处于稳定状态，“社会背景”绝不会因为具体“思维过程”的展开而随之发生变化。

影响口语使用的“稳定的语言符号特征”、“稳定的口语使用条件和稳定的社会宏观背景”以及“说话者稳定的社会和心理因素”存在于任何类型的口语使用中，这不仅是决定口语正常使用的先决条件，这也是保证不同类型的口语在语言使用中产生稳定语用结构和生成稳定语用意义的关键。

2）变化的普遍语境因素。

“变化的普遍语境因素”指普遍语境范畴中相对活跃的部分，“变化的普遍语境因素”会随着“认知思维”过程的展开而随之发

生改变。“变化的普遍语境因素”包括:前言后语(或上下文),具体交际情景(交际时间和交际地点等),语言使用者的统觉基础(说话者的共知信息和共同生活经验等)。

“前言后语”是变化的普遍语境因素。众所周知,语言是一个开放的符号系统。在语言系统内部,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不是任意的堆积,而是受“组合”与“聚合”规则的制约。语言符号一旦进入“使用状态”,无数种“组合”和“聚合”变化形式帮助语言符号完成从“有限”到“无限”的跨越,也使得语言符号的开放过程具有很强的动态特征,即语言符号始终围绕语言规则处于不停运转之中。可以说,不变的是“语言规则”,变化的是“语言符号”,即“前言后语”的稳定是暂时的,而变化是永恒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任何“思维过程”都在时间中流逝,“思维过程”的时间流动性表现为思维过程的延续性,“思维过程”在延续的不同阶段对话语使用存在不同的要求,话语需要不断做出调整以顺应“思维过程”的发展。因此,对“思维过程”而言,只要“思维过程”在继续,就会出现永恒变化的“前言后语”。

“具体交际情景”是变化的普遍语境因素。任何“思维过程”都会在一定的空间拓展,“思维过程”的空间拓展性表现为交际环境中具体时间和地点的不断改变。“时空”的改变会伴随交际场景中事或物的迁移,交际场景迁移后的印象通过视觉和听觉途径输入大脑从而影响“思维过程”。可见,“思维过程”的“时空运转”是个动态过程,与“时空框架”有关的“具体情景”也始终处于不断变化的动态组合之中。

“语言使用者的统觉基础”是变化的普遍语境因素。按照俄罗斯语言学家 Л. Якубинский 的理解,“统觉基础”是由“领会者以往经验”构成的“心理内容”:“心理内容组成一个人的统觉基础,

吸收理解外部刺激靠的就是统觉物质。"[1] Л. Якубинский 认为，"统觉基础包含两个要素：一是经常性的固定要素，二是临时性的个别要素。"[2]其中，经常性的固定要素指的是"以往经验"中带有人人皆知的百科知识性质的普遍因素，这部分因素由于"人人皆知"则不易更改因而不属于"变化的普遍语境范畴"；而临时性的要素指"个别的，只有说话人不大的小集体才知道的要素"。俄罗斯学者 Е. Земская 和 Е. Ширяев 也都认为"只有个别统觉基础要素才能称作语境要素"[3]。这类临时性知识由于"个体性"和"临时性"而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其实，语言使用者的变化心理因素远不止"统觉基础"，还有如"动机和情感"等说话者因素。语言使用者对"动机和情感"的调控会引发语言使用者的情感起伏，但情感因素只能间接影响"思维过程"。这里之所以将"说话者的共知信息和共同生活经验"纳入"变化的普遍语境范畴"，除了考虑到俄罗斯语言学家 Л. Якубинский 理解的"统觉基础"主要涉及"交际双方临时的共知信息和变化的共知生活经验"，更重要的是这类"有具体指代对象的变化语境信息"可以通过参与"思维过程"而替代"语言符号"来行使语言符号的交际功能，并为语言使用者的语言创新提供了语境支持。

需要强调的是，任何类型口语在使用过程中都存在"稳定语境"和"变化语境"，这是保证口语使用和显示口语特色的语境基础，尽管在不同的交际情景中由于时间、空间和说话者的更替会出现语境因素的不同转换。"普遍语境范畴"中"稳定"和"变化"的辩证统一足以支撑任何类型的口语在使用中既可以发挥语言工具

---

① Л. П. Якубинский, О диалогической речи. , М. , 1986:42.

② Л. П. Якубинский, О диалогической речи. , М. , 1986:38.

③ Е. А. Земская, М. В. Китайгородская и Е. Н. Ширяев, 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Общие вопросы.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Синтаксис. Москва. , 1981:195.

的正常交际功能,又能够不断产生违背语言规范的语用创新。

诚然,这种“稳定”和“变化”的划分只能说明“普遍语境范畴”的不同,并不能有效揭示普遍语境诸要素的普遍功能,而“普遍语境的普遍功能”和“语境普遍功能对口语系统各层面的影响和作用”在我们看来是至关重要的。

3.2.3 “说话过程”中稳定/变化普遍语境的普遍建构功能

1)“稳定的普遍语境”能够帮助不同类型的俄汉口语形成稳定的语用结构。

“稳定的普遍语境”(口语稳定的语法规则和相对稳定的常用词汇,口语稳定的使用条件和相对稳定的宏观背景,口语使用者稳定的追求“语言经济”的心理趋势和相对稳定的个人因素等)存在于任何类型的口语使用中并支持俄汉口语形成“稳定的语用结构”。仅以“语言使用者”为例说明“稳定普遍语境”的“普遍建构功能”。

语言使用者完全可以利用口语使用条件并根据“语言经济原则”来组织话语表达。在非正式、无准备和直接参与的口语交际状态下,说话者可以充分利用语言环境来表达思想,交际环境中的所有因素都可以参与交际,这种状况下影响口语结构的因素已不再是单纯的“语法规则”,更多地偏向于符合“语言经济”的“语用原则”,因为符合“语法规则”但不符合“语用原则”的话语在使用中往往被认为是不合适的。如,在一些稳定的交际环境中,Мне полкило огурчиков.(我买半公斤黄瓜)可以说成更简单的:Полкило огурчиков.(半公斤黄瓜),很少有人按照语法规则说成完整的语句:Дайте мн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полкило огурчиков.(请给我买半公斤黄瓜)。这意味着,只要进入口语交际状态,“语用合适”成为

制约话语使用的主要因素，而相同且稳定的语言环境中存在着相同的制约语用合适性的稳定因素，这直接导致任何类型口语只要进入相同的语用环境就会产生稳定的话语语用结构。

这里必须指出，“稳定的普遍语境”固然重要，但对于口语来说，并不是起经常性作用的因素，因为“稳定的普遍语境”只是外在制约“稳定语用结构”的“语用规范化程度”，它们对口语结构的影响远远比不上“变化的普遍语境”，即“前言后语、具体情景和说话者的共知信息和共同生活经验”，只有后者才是影响口语结构的关键因素。

2)“变化的普遍语境”能够帮助不同类型的俄汉口语形成变化的语境结构。

“变化的普遍语境”（前言后语、具体情景和说话者共知信息和共同生活经验等）是影响和制约话语表达的最重要的变化语境因素。在任何类型的话语使用中都存在“变化的普遍语境”，“变化的普遍语境”支持任何类型的口语结构生成“变化的语境结构”，俄汉口语也无例外。现以“变化语境结构”为例说明“变化普遍语境”的“普遍建构功能”。

“变化语境结构”包括“语境组合句”和“语境聚合句”。“语境组合句”指“话语的组合链”中由于存在“变化的普遍语境”（前言后语、具体情景和说话者共知信息和共同生活经验等）而缺少相应的语言符号。请看例句：

“前言后语”代替“语言符号”链接“语用组合句”

(1)—А сын?

—Сидит. (= Сын сидит)　　(С. Алешин)

甲：儿子呢？

乙：坐在那里。(= 儿子坐在那里)

“具体情景”代替“语言符号”链接“语用组合句”

(2) Сергей. Меню, пожалуйста. (= Дайте мне меню, пожалуйста.)

Официант. Вот меню.

(«Интенсивный курс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谢尔盖:菜单。(=请把菜单给我)

服务员:菜单。

“说话者的共知信息”代替“语言符号”链接“语用组合句”

(3)(弗拉基米尔曾答应将礼物带来)

Владимир. Не сердись, тётечка. В следующий раз—обязательно. (= В следующий раз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принести вам подарок.)

(С. Алешин, «Восемнадцатый верблюд»)

弗拉基米尔:别生气,亲爱的婶婶。下次一定。(=下次一定给您带礼物来)

上述例句中由“变化的普遍语境”(前言、具体情景和共知信息)来分别表达语言符号(“儿子”、“把菜单给我”和“给您带礼物来”)的语义内涵。

“语境聚合句”指“话语的聚合链”中由于存在“变化的普遍语境”(前言后语、具体情景以及说话者的共知信息和共同生活经验等)而出现违背语法规则的“语用聚合”。请看例句:

“前言后语”链接不规则的“语用聚合”

(4)—Вы читаете книгу?

—Я читаю Пушкина. (= Я читаю книгу Пушкина.)

“你读书?”

“我读普希金。”(=我读普希金的书)

“具体情景”链接不规则的“语用聚合”

(5) Набери брата! (= Набери номер брата!)

拨哥哥！（=拨哥哥的电话）

"共知信息"链接不规则的"语用聚合"

(6) А как твоя лесная девочка?（=А как твоя девочка, которую вы узнали в лесу?）

你的森林姑娘怎样了？（=你在森林里认识的姑娘怎么样了？）

例(4)中根据前句"读书"过渡到"读普希金(的书)"；例(5)中根据具体情景"拨电话"跨越到"拨哥哥(的电话)"；例(6)中说话者根据谈话双方的共知信息："他在森林里认识了一位姑娘"，因而跳跃到"森林(里认识的)姑娘"。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语境组合结构"的特点是存在紧缩性(синкретизм)，"语境聚合结构"的特点是存在变异性(вариантность)。无论是"组合空位"还是"聚合变异"在许多情况下都无法用现行的语法规则来解释，这种违背语法规则的话语使用之所以能够完成交际的任务、达到交际的目的，究其原因，是"变化的普遍语境"在其中发挥"普遍的语境建构功能"。

综上所述，"变化的普遍语境"具有普遍的"语境建构功能"，"语境建构功能"可以在任何类型话语单位的组合结构和聚合结构中均发挥"话语链接作用"：在组合结构中链接话语单位结构组合的空位点；在聚合结构中延伸话语单位聚合体系的开放链。

如，在组合结构中变化的普遍语境要素链接话语单位线性结构的空位点，替代语言符号填补话语语句深层的语义空缺。众所周知，语言符号具有线性特征，符号的线性特征使符号能够依次进行组合，横向构成不同的结构——词、词组和句子。符号和符号的组合条件就是语言中业已存在的语法规则。由于变化普遍语境要素的直接参与，话语单位组合结构出现高度紧缩性，话语单位的组合链上常常出现"语言符号"的脱落或断裂。试比较：

Нет,этот гвоздь не пойдет.〈标准语〉不,这个钉子不合适。

Нет,ø[①] не пойдет.〈口语话语〉不,ø 不合适。

这种语用中出现的符号空位结构结构是话语单位使用中正常的语用现象,变化普遍语境替代“语言符号”充当语用空位结构中的链接点,如上例中“变化语境要素”(具体情景)替代语言符号“гвоздь”(钉子),使得语言符号的缺损(ø)成为一种假象,在变化普遍语境的链接支持下,话语结构表层的符号缺损并不影响口语交际,因为“变化普遍语境”已经替代语言符号弥补了深层的“语义空缺”。

再如,话语单位语用聚合体系在使用中具有更大程度的开放性,这是因为变化语境要素充当话语聚合结构的链接点并支持话语聚合结构完成从规则到变异的语境转换。语法研究表明,具有相同语法特征的语言单位在使用中总是聚合成类,提供选择。语法的聚合规则就是语言单位的分类和变化的规则。从理论上讲,语法单位的分类和变化是有限的、是有章可循的,但实际上,话语结构聚合层面存在高度的“变异性”(вариантность),聚合体系似乎无限延伸,难以用现有的语法规则来约束。试比较:

Старик сидит только у метро.〈标准语〉一位老人一直坐在地铁边。

Монеты меняет сидит только у метро.〈口语话语〉换币的一直坐在地铁边。

话语结构的“主语位”可以出现“述谓词组”,这种语用聚合体系并不符合标准语语法规则,但不符合语法规则的语用聚合体却广泛存在于任何类型的话语使用中。从规则到不规则之间存在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变化普遍语境要素在其中充当“链接作用”,变

① ø代表语境凝缩部分。

化普遍语境的链接作用帮助语用聚合顺利完成从规则到不规则转变,如上例所示,在"具体情景"中主语"старик"(老人)在具体情景中可以使用"монеты меняет"(换币的)。"具体情景"的链接作用帮助实现从"老人"跨越到"换币的",消除了规则与不规则之间的裂痕,使得话语聚合的异动显得自然和贴切。

通过分析语言事实不难看出:变化语境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话语的结构支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语境结构都离不开变化语境要素。往往变化语境要素的参与系数越大,话语的空位/变异程度就越高;空位/变异程度越高,对变化语境的依附程度就越大。假如以 X 代替语境结构,以 Y 代表变化语境,则 X 与 Y 成正比关系:两者互相影响的程度越高,则互相依赖的程度越强。离开变化语境的支撑,任何语境结构的生成和改变都是不可实现的。由此可见,变化语境对口语语境结构的作用不仅存在,而且突出。正是由于存在"变化普遍语境"和"普遍语境建构功能",才使得俄汉口语具有一系列与书面语相对立的语言表达手段并依托语言环境中的相同部分而形成普遍的语境变化规律。

总之,由于普遍的"稳定语境/变化语境"在"说话过程"中产生"建构功能","普遍语境的普遍建构功能"促使不同类型的俄汉口语在使用中产生普遍的"语用结构/语境结构"。本文基于"普遍语境与俄汉口语存在紧密联系"的理念来开展"俄汉口语语用结构共性对比研究"。

3.3 "普遍语境"与"理解过程"

在话语"理解过程"中,语言使用者不仅需要明白"语言符号"所传达的字面意义,还需要理解话语中所蕴涵的深层含义。话语之所以会产生丰富的"言外之意",就是因为话语"理解过程"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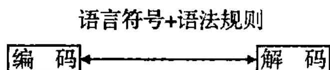
中包含大量的“稳定/变化的普遍语境因素”,普遍语境因素在“理解过程”中不仅可以帮助话语单位实现稳定的语用语义改变,还可以帮助话语单位产生变化的语境含义。因此,我们将关注“普遍语境如何参与理解过程”?“理解过程中的普遍语境范畴”和“理解过程中普遍语境的普遍功能”。

3.3.1　普遍语境存在于“话语理解”的“交际过程”中

俄罗斯学者 Л. С. Выготский 在“涵义结构”研究中涉及“语境因素”。Выготский 的“涵义结构”包括“声音外壳、认知结构、情绪和动机、语言和非语言的联想”,并强调“非语言和语言的联想统一结构是解释所有其他成分的基础”。显然,Л. С. Выготский 这里强调的“语言和非语言的联想”中就应该包括“语境因素”。(详见3.1.2 俄罗斯学者 Л. С. Выготский“涵义结构”研究的启示)同时,“涵义结构”的产生与“话语理解”的“交际过程”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不可否认,参与“涵义结构”的“语境因素”同样是“话语理解”过程的重要参与因素。

西方学者对“话语理解”在经历了“交际语码模式”、“交际推理模式”和“交际－明示推理模式”的递进之后,也证明“语境”是“话语理解”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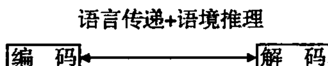
早期的言语交际“交际语码模式”以符号学理论为基础,强调“语言交际”是建立在“语言规则”基础上的“编码/解码”过程,与“语言环境”并无直接联系。用图示例:



在“交际语码模式”中,发话人依据“语言规则”将思想包装在语言代码里,即编码;受话人依据同样的“语言规则”理解发话人的思想,即解码。“语码模式”中的信息传递是逆向同构的互动过

程，只要“发话人”与“受话人”两端所使用的语言代码一样，语法规则同一，双方协调一致，交际就达到成功。一旦信息出错，是交际者对语言规则运用得不好，而不是交际模式本身的解释力出现问题。这样，交际语码模式就将语言交际完全建立在“语言符号”与“语言规则”之上，将语言交际的本质看做是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按照代码规则“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不需要代码之外的任何因素参与。显然，这是一种理想化的交际行为解释模式。遗憾的是，在语言的实际使用中，除了十分有限的语句外，大多数语用现象是“编码和解码规则”无法解释的。

在传统的“交际语码模式”之后，西方学者 H. Grice 等人另辟蹊径，建立了更有说服力的“交际推理模式”，用图表示例为：



“交际推理模式”强调“话语理解”主要是一种逻辑推理过程。这样，继“编码和解码”之后，“逻辑推理”成为语言交际的核心。“逻辑推理”的语用依据就是语境，因为“推理模式首先承认讯递双方有一组共同的前提，称作语境”①。而“推理是按一定思维规律集语言和非语言知识于一体的过程”②。按照“交际推理模式”的解释，这个推理过程已形成抽象的思维定式，即推理过程大致分为两步：首先根据语言和非语言信息建立必要的前提，尔后根据前提的逻辑关系推导出有关话语意图的最终结论。根据“交际推理模式”，在信息讯递中推理过程是基本的，而编码与解码过程附属于推理过程。

在“交际推理模式”的基础上，西方学者 Dan Sperber 和 Deirdre Wilson 又提出了“交际明示－推理模式”。“明示”并不是强调

---

① 沈家煊：《讯递和认知的相关性》，《外语教学与研究》1988 年第 3 期。

② 张亚非：《关联理论述评》《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 年第 3 期。

说话者用语言代码来包装全部的思想,而是强调根据双方共有认知环境借助语言符号和其他非语言手段把自己的意图表达出来并提供刺激受话人改变认知环境的依据,旨在促使听话者将其作为一个不完全依据去参与对发话人意图的推导。这里,所谓“明示-推理交际”仍然是“语境推理交际”,听话者主要依据“语境关联”来理解话语语用意义。在“话语理解”过程中,听话者凭说话人所提供的显映方式先进行解码,并将解码所得到的证据作为前提的一部分,再结合听话者本身的认知语境(旧信息)对话语信息(新信息)按一定的方向进行推理,最终达到对话语信息的正确理解。① 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参与“明示-推理”的语境主要是“认知语境”,指人们业已熟悉的有关语言使用的知识以及与语言使用有关的知识结构状态,即“语言使用涉及的情景知识(具体场合)、语言上下文知识(工作记忆)和背景知识(知识结构)三个语用范畴,也包含社会团体所共有的集体意识。”②

至此,“话语理解”完成从“编码—解码”到“编码-推理”再到“明示—推理”的跨越。“话语理解”不仅需要依赖语言符号和语法规则,还需要综合考虑参与“言语行为”的所有语境因素。任何丰富多变的语义内涵在明确的交际环境中都能“具体化”,只有这样才能为听话者所理解,才能有效地传达说话者的交际意图。

3.3.2 “理解过程”中的“普遍语境范畴”是稳定/变化的辩证统一

“普遍语境范畴”伴随“言语活动”(说话/理解)全过程,稳定/变化语境因素始终是“普遍语境范畴”的全部内涵,这一点不会因为“说话过程”和“理解过程”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因此,本章不再

① 何兆雄主编:《新编语用学概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6页。
② 熊学亮著:《认知语用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页。

赘述“理解过程”中的“普遍语境范畴”(详见3.2.2“说话过程”中的“普遍语境范畴”是稳定/变化的辩证统一)。

3.3.3 “理解过程”中稳定/变化普遍语境的普遍语义功能

正如上文所述,随着西方语用研究的不断深入,“语境”在“话语理解”过程中的作用也随之不断提高。从单纯的“语码模式”到复杂的“逻辑推理”和“明示推理”模式,“话语理解”的参与因素也由单纯的“语言符号”扩大到“与言语行为有关的所有语境因素”。目前,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语境因素”不仅参与“话语理解”过程,而且在任何类型“话语理解”过程中均发挥帮助“话语理解”的“推理依据”作用。

但,俄罗斯学者 Л. С. Выготский 对“语境”在“话语理解”过程中的认识不同于西方学者。首先,他研究“语境”是因为“言语中产生动态变化的涵义”。他并不否认“语境”参与“交际过程”,并不否认“语境”参与“交际过程”并在其中发挥作用,但 Л. Выготский 的研究侧重于“涵义结构”的产生,侧重于论证“语境与涵义”的内在联系,他把“语境”看成“涵义产生”的“内在依据”,而并非西方学者强调的“话语理解”的“推理依据”;其次,俄罗斯学者 Л. С. Выготский 提出“词的涵义是借助于词在我们意识中所产生的所有心理因素的综合”。Л. С. Выготский 之所以将“词的涵义”置于突出位置,出发点也是“涵义结构”,考虑的是“语境”前期参与“涵义结构”,而并非“语境”后期制约“话语理解”。俄罗斯学者 Л. С. Выготский 的研究成果提供了“语境与语义”新的研究视角,也为“俄汉口语语用语义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

1)“稳定的普遍语境”能够帮助不同类型的俄汉口语形成稳定的语用意义。

稳定的语用意义是一种“语用语义偏离”现象,包括语用语义扩展、语用语义换喻和语用语义凝缩。

“语用语义偏离”是“言语活动”中语言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而“概念”与“物体”之间的不对称性(асимметрия)是产生“语用语义偏离”的根源。这是因为,每个语义都蕴涵基本概念的全部内容,但是,实际使用中语义只能传达全部内容中的主要部分。那么,主要部分之外的其他义素只能作为一种潜在的语义特征依附于语言单位。一旦交际需要,语言单位意义所包含的潜在语义特征使人们联想到在性质、功能、形状等方面的相似性,从而形成不同的“语义偏离”,因此,“相似性”是产生“语义偏离”的依据。而“言语活动”中稳定的追求“语言经济”的心理预期是产生“语用语义偏离”的外在动力。只有在“言语活动”过程中,只有当说话者存在“语言经济”的需求,语义结构中的潜在意义成素才能被激活、被调用、被固定,才能使得原有的意义内涵得到补充和扩展,也才能使得新产生的“语用语义偏离”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

应该指出,“稳定的普遍语境”在“语用语义偏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理论上,实现“语义偏离”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但只有进入“言语活动”后“语用语义偏离”才成为现实,是语境要素帮助语言单位完成从理性意义(语义表征)到语用意义(具体涵义)的跨越和转换,帮助产生了独立于语言形式、而又依附于语言单位、取决于人类普遍知识框架和民族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具体交际情景的“稳定语用意义”。“稳定的普遍语境”在“语用语义偏离”中发挥“语义功能”(семантическая функция),普遍的“语义功能”帮助形成稳定的语用意义并影响和制约语用意义的理解。现以“语言使用者”为例说明“稳定的普遍语境因素”的“普遍语义功能”。

如,语言使用者在言语交际中普遍具有“用最少的话语来传递

最大信息"的稳定心理预期,反映在话语单位的语义层面,就是不断出现"语用语义偏离"现象,这种不扩大话语单位就使话语语义更加丰富的"语义偏离"显然符合"语言经济原则"的要求,因而造成"使用中语用意义远大于书面语中字面意义"。如"номер"在书面语中可以表示"号;房间",但在口语使用中却可以表示"(电话)号码";"ящик" 可以表示"箱、匣和抽屉",但说话者根据"外观相似"可以将语义扩展为"телефон"(电视机);又如,"из-за машины"的符号意义为"因为汽车",但在口语中"因为汽车"会产生"语用扩展意义",即词组所表达的语用意义要远大于符号意义,如"因为汽车修理"、"因为汽车清洗"乃至其他。

这一切充分表明,"口语发展了词汇的语境意义并为之提供了只有在明确的言语情景中才可能存在的词汇—语义的对应关系"。(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развивает ситуативные значения слов и дает такие лексико-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и существуют только в определенной ситуации речи.)[①]正是语言内外因素的共同参与才使得话语在使用中依据"相似性联系"产生丰富的"语用意义偏离"。

2)"变化的普遍语境"能够帮助不同类型的俄汉口语形成变化的语境含义。

"语境含义"是一种"语境语义易位"现象。与"语用语义偏离"不同的是,产生"语境语义易位"的词语可能并不具备依据"相似性联系"产生"语义偏离"的可能,之所以产生"语境语义易位"就是依据变化语境(前言后语、具体情景和说话者共知信息和共同生活经验等)而建立的临时语境含义联系,这种临时产生的语境含义对变化语境的依赖性很强,离开相应的语言交际环境,话语的语

① Е. А. Земская(ред), 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М., 1983:165.

境含义就可能消失,也让人无法理解。如,“长江水位上涨了”,要在平时,这句话所传递的信息就是“中国第一大河流长江的水位高于往年”,但时间如果回到1998年,长江发生重大洪涝灾害,这句话的“语境含义”则要远远大于话语的符号意义,让人产生众多的、脱离原语言单位的语义联想。而一旦离开相应具体环境,这句话的语境含义会随之消失或改变。

“变化的语境含义”是一种需要依靠变化语境(前言后语、具体情景和说话者的共知信息和共同生活经验等)做出正确判断的临时“语境语义易位”。这时,“语境关联度”成为制约“语境语义易位”的关键,即使符号之间不存在“相似性”也并不构成实现“语境语义易位”的障碍,因为借助“语境关联”完全可以在“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架起临时沟通和理解的桥梁。由于“变化语境”的千差万别和瞬息万变直接导致“语境含义”丰富多彩。如上例中谈到的“长江水位上涨了”就因为说话者具有不同的“共知信息”而产生丰富的语义内涵。总之,离开稳定/变化语境的支撑,许多“语用语义偏离”和“语境言外之意”不会产生,也无从理解,任何类型的“话语理解”均是如此。“普遍语境”不仅可以帮助不同类型的话语单位产生稳定的语用意义,也可以帮助不同类型的话语单位产生变化的语境含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类共同的社会属性和相似的交际环境不仅具有内涵的相似性,同时也具有功能的相似性。共同的普遍语境在“理解过程”中产生普遍的语义功能:促使不同类型话语产生稳定的语用涵义,也帮助不同类型的话语搭起临时沟通的桥梁从而产生变化的语境含义。这样看来,“稳定语义偏离”体现了任何类型口语在正常使用状态下稳定的语用语义特征,而“变化语境含义”则展示了不同类型口语在特殊语言环境中变化的语境含义特征。

同样,由于普遍的“稳定语境/变化语境”在“理解过程”产生

“普遍语义功能”,“普遍语境的普遍语义功能”促使不同类型的俄汉口语产生普遍的“语用意义/语境含义”。本文同样基于“普遍语境与俄汉口语存在紧密联系”的理念来开展“俄汉口语语用意义共性对比研究”。

几点结论:

1. “不同类型的口语依托语言环境中相同部分,相同语境在不同类型口语的使用/理解过程中发挥普遍建构/语义功能”——“相同的普遍语境”和“普遍语境的相同功能”促使不同类型的俄汉口语在语言使用中产生普遍的结构/语义语用规律。

2. 俄罗斯学者 Л. В. Щерба 的“言语活动”学说将“言语生成”置于“言语活动”(说话和理解过程)的交际平台,通过分析“语言系统”(言语组织和言语经验)和“语言材料”(所有说话和理解知识的综合)的互动融合来剖析“言语生成”的“内在机制”。“言语活动”研究促使我们思考“说话过程”(话语结构)和“理解过程”(话语语义)中的“普遍语境”。

3. 俄罗斯学者 Л. С. Выготский“涵义结构”研究促使我们关注“不同类型涵义结构”中的“普遍语境”和“普遍语境在不同涵义结构中的普遍语义功能”。

4. “普遍语境”研究将论证普遍语境的存在基础、普遍语境的基本内涵和普遍语境的普遍功能:“普遍语境”存在于“言语活动”的“说话过程”和“理解过程”中;“普遍语境”涵盖影响和制约口语使用和理解的所有稳定/变化语境要素;“普遍语境”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口语使用中存在普遍的建构功能和语义功能。

参考文献

[1] В. К. Радзиковская, Психолингвистика в очерках и изв-

лечениях. М. ,2003.

[2] А. А. Леонтьев, Язык, речь, речев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М. ,2005.

[3]王建华、周明强、盛爱萍著:《现代汉语语境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4]王占馥著:《思维与语言运用》,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5]冉永平、何自然主编:《语用与认知——关联理论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 年版。

[6]吕公礼:《论语用的信息本质》,《外语学刊》2004 年第 1 期。

[7]许高渝、赵秋野、贾旭杰、杜桂枝著:《俄罗斯心理语言学和外语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8]杜桂枝:《心理学与语言学渊源》,《外语学刊》2004 年第 6 期。

[9]赵秋野:《俄罗斯心理语言学研究创新的启示》,《外语学刊》2007 年第 1 期。

[10]赵秋野:《维果斯基的人文研究与语言研究》,《外语学刊》2004 年第 2 期。

[11]徐翁宇:《语句的含意——言语的隐性范畴》,《外国语》2004 年第 6 期。

[12]程琪龙编著:《认知语言学概论——语言中的神经认知基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3 年版。

[13]姜望琪著:《当代语用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14]王冬竹著:《语境与话语》,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15]王冬竹、郑钧:《语境句及其类型》,《外语研究》1998 年第 1 期。

第四章　俄汉口语结构层面的语用现象——稳定的语用结构

日常生活中说的话常常只是对语境的注解。

——A. Martnet

口语研究成果表明,语境制约口语结构:在一定语境中形成的话语并不一定表现出结构—语义的规范性;符合规范的语句如果与语境不相匹配也会失去其正确性。由此推论,除了符合语法规范的稳定语言结构之外,口语中还存在一种符合语用规则的稳定语用结构。

"稳定语用结构"包括语用词和语用结构。

"语用词"指口语交际中经常使用的常用词语。俄罗斯语言学家认为:"口语常用词中绝大多数是通用中态词,也就是口语和书面语里共同使用的那些无表情色彩的词"[①]。而汉语口语研究也证实:"口语词和书面语词的界限不易分清。一般说,口语词指日常会话用得多的词,书面语词指书面上用得多的词。……这两

① О. Б. Сиротинина,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и е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М., 1974:56.

种词在日常运用中互相渗透。"[①]因为中俄语言学家都认为"口语常用词"就是和书面语通用的"中态词",口语只是在常用词的使用频率上有所侧重。因此,《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对这部分内容将不再给予特别关注。

"语用结构"指在口语固定的交际环境中经常使用的稳定话语结构。俄汉口语虽然属于不同类型的话语,但不同类型口语由于依托语言环境中相同部分,且相同语境对不同话语的使用产生共同功能,因此在俄汉不同类型口语中也存在完全相同的"稳定语用结构"。

"稳定语用结构"是说话者依托语境对话语做出的经常性变动。因为说话者在实际使用中并不刻意追求语法规则是否正确,只要符合言语交际需求,只要利于更好地交流情感和传递信息,这就是语用正确的话语交流。"语用正确"为说话者提供了冲破标准语束缚、按照语用规律来实现话语交际的可能性,即说话者可以借助交际环境并按照说话者自己的意愿来重新考虑话语使用,这意味着说话者可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包含"想"和"怎么说"两个方面。其中,"想"源于"说话者",而"怎么说"则取决于交际环境。在"想"的过程中,说话者稳定而又普遍的"想法"成为制约"说"和"怎么说"的关键。

"想"取决于说话者自身的基本素质,如说话者受教育程度,这决定口语的规范化程度;说话者的社会地位,这决定说话者话语创新的积极性以及对谈话者的尊重程度;说话者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这决定说话者对不同词语使用的态度,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在说话者因素中,说话者的"心理因素"对"想"影响最大,即说

①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07 页。

话者普遍存在“语言经济”或“语言无经济”的心理预期,使用任何类型语言的说话者都具有这种稳定的语言心理预期。当“语言经济原则”领先时,说话者想“用最小的努力取得最大成效”的“语言经济心理”起主导作用,语用结构会出现不同于书面语的“语用结构简化”;当“语言无经济原则”起主导作用时,说话者“不计较语言成本”的“语言无经济心理”起主导作用,语用结构会出现不同于书面语的“语用结构过剩”。可见,说话者“普遍和稳定的心理因素”直接导致语用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书面语。

“怎么说”取决于口语的交际环境。由于任何类型的口语都是在“无准备、非正式和说话者直接参与”的条件下进行,一旦进入口语交际,说话者就可以依托口语宽松的使用氛围使“话语简化”或者“话语啰嗦”。这样看来,“怎么说”考虑的首先是口语的交际环境,“语用正确”成为衡量语用结构的主要标准。尽管口语交际环境千差万别,“语用正确”的标准也不可能趋于一致,但任何类型的口语都是在“无准备、非正式和说话者直接参与”的状态下进行,口语使用环境的稳定性决定顺应语言环境的语用结构在形式上也基本趋于一致。

“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并不等同于“胡说”。存在“想说”和“怎么说”就表明“说话过程”存在“说话者”和“说话环境”的双重制约,只要在“说话者”和“说话环境”中存在稳定的“语言经济心理”和相同的“口语交际环境”,那么,在稳定“语言经济心理”和相同“口语交际环境”中经常且大量反复地使用某种语用结构就必然产生“稳定的语用结构”,而“稳定的语用结构”也会因为存在使用合理性而被众多的说话者普遍接受。

“稳定语用结构”是保证任何类型口语正常使用的普遍语用现象,俄汉口语也不例外。

4.1 俄汉口语稳定的语用结构:语用简化结构

在非正式的、直接依靠语境的交际条件下,说话人有可能最大限度地省略、紧缩、简化词语手段,以便提高言语行为的效率,减少力量的消耗,这就是口语的“语言经济原则”。

法国著名语言学家 Andre Martinet 在《语言演变的经济原则》(1955)中最先提出“语言经济原则”。[①] “语言经济原则”强调交际需要与人的自然惰性之间的矛盾是促成语言不断发生演变的动因。

早在 1949 年,语言学家 George Zipf 试图用“省力原则”(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解释人类社会的一切语言现象。Zipf 认为在语言领域存在两股互相矛盾的力量,一股是“统一力量”(the force of unification)或者叫“说话人经济原则”(speaker's economy),这股力量以简化为目标,如果不加限制,它能最终导致社会人只用一个声音表达一切意义;另一股是“分化力量”(the force of diversification)或者叫“听话人经济原则”(auditor's economy),这股力量跟第一股力量相反的,以反歧义为目标的力量。它要求每一种意义都只能用一种方式表达。[②]

口语在“语言经济原则”的作用下,话语结构日益趋向简化。“所谓简化是指语言结构的简化,它表现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上,而其中以词、名称和句子结构的简化最为明显。”[③]如:词和名称的简化:баскетбол—баскет, телевизор—(口)телик,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口)пединститут, общежитие—(口)общага;句子结

① 姜望琪著:《当代语用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54 页。
② 姜望琪著:《当代语用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54 页。
③ 徐翁宇:《现代俄语口语讲座》(第 1 讲),《外语研究》1996 年第 1 期。

构的简化：Сосновая улица, дом восемнадцать.（口）Сосновая, восемнадцать；Спросите того, кто стоит впереди.（口）Спросите кто впереди.

“语用简化结构”是一种稳定的语用现象，因为“不完整性、紧缩性是口语句子结构的一般性特征”①。在无拘束的口语交际中，在说话人直接参与的交际状态下，交际环境中的具体事物都可以通过不同的信道（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参与话语交际，说话人无须全部依赖语言符号并使用符合语法规范的完整语句。比如，在电影院想买两张六排的电影票，只需说成：Два. Шестой.（两张，六排。）很少有人说成：Дайте мн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два билета в шестом.（请给我买两张六排的电影票。）这里，电影院的交际环境帮助听话者明白“两张”只能是“电影票”，不可能是“火车票”或其它。说话者直接使用“Два.”（两张）而不是“ Два билета в кино.”（两张电影票）符合口语使用的语用原则，达到了使用有限词语来传递最大交际信息的客观效果。

“语用简化结构”是一种普遍的语用现象，在任何类型的口语使用中均存在“语用简化结构”。汉语口语学家陈建民先生指出：“由于语言环境提供了许多信息，说话可以大量简略，每个句子不是非主谓齐全不可的。”②陈先生认为“汉语口语句子比较简略”是因为汉语讲求词约而义丰，即用简短的形式表示比较复杂的意思。只要对方听懂意思，一句话可以少说一两个词，就尽量少说一两个词，决不追求结构上的完整。汉语口语的省略现象：连词常不露面；介词常不露面；动词“是”、“有”等常常不露面；隐含表示时间、处所等词语；“的”字短语代替整个名词组合；粘着部分的脱落；说

① 徐翁宇著：《俄语口语研究》，译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80页。
②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79页。

半截子话,等等。[①]

4.1.1 俄语口语语用简化结构

俄罗斯语言学家 О. Лаптева 及 Е. Земская 将城市生活情景中反复使用的“固定套语”称为“城市惯用句式”(городские стереотипы)。带有“惯用语”性质而反复使用的“城市句式”是俄语口语中一种稳定的语用简化结构。

“城市惯用句式是一种城市生活环境中经常反复使用的典型的现成语句。”[②]“这些句式和城市常见的情景紧密结合、结构固定、典型、数量有限,使用频率高。”[③]城市习用句式有些可以用现成的语法规则来分析,(如 Мне полкило огурчиков 〈Дайте мн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полкило огурчиков.),有些是不可能分析的(如 Один обратно Москва)。

城市惯用句式之所以在语法结构上形成固定简化,是因为语境溶入话语结构并成为其组成部分。因此,城市惯用句式的使用和理解无法离开使用环境,如:На пять есть билеты? (有五点的票吗?)在电影院售票处表示“购买五点的电影票”,但如果地点转变为火车站,则变为“购买五点的火车票”。可见,“交际情景”是形成和理解“城市惯用句式”的根本所在。这时,语法规则已不是制约“语用简化结构”的主要因素,“说话者和交际环境”成为制约“语用简化”的关键。

城市惯用句式的使用条件必须符合“固定交际情景”的具体要求,不是“想怎么省略就怎么省略”;城市惯用句式的结构省略由于“重复使用”也存在规律性,不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城市

---

①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11 ~ 158 页。

② 徐翁宇著:《现代俄语口语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41 页。

③ 徐翁宇著:《俄语口语语法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25 页。

惯用句式的句位填补通常是口语常用词汇，也不是“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俄语城市惯用句式的语法结构具有高度的简化，几乎不使用复合句。说话人借助常用的交际情景，尽可能把一切可省的词语简化，用最少的语言材料来传递最大的语言信息，促使城市习用句式产生最大限度的紧缩。如电影院、商店购物、车站售票口最常用的典型句式«Дайте мне, пожалуйста, N4»常常省略动词 Vf 后简化成«Мне N4», «N4», «N1»等. 如：

(1) Два Москва—обратно. (两张莫斯科的来回票。)

(2) В Москву один. (一张去莫斯科的。)

(3) Два на восемь, ряд десятый. (两张 8 点，10 排。)

“俄语城市惯用句式”的句位填补也尽可能的简化，如填补名词位的大都是各类商品的名称或价格或数量，如：Мне девятнадцать(19 卢布的给我来一份。)；Сыр, полкило. (奶酪，半公斤。)同时，在城市惯用句式中大量使用口语词汇，如：«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或«комсомолка», «Вечерняя Москва»→«Вечерняя»或«Вечерка»。请看例句：

(4) П. Что Вам? 营业员：您需要什么？

—“Россию.” 顾客：“俄罗斯”。

(5) «Известия»и«Огонек», пожалуйста.

请给一份《消息报》和《星火》。

俄语城市惯用句式和交际情景紧密结合，结构简洁、使用率高、用词朴实。“无论从句法结构，还是从词汇填补的角度它们都是现成的，公式化的套语。这些套语在日常生活用语中占有重要位置。”①

---

① 徐翁宇著：《俄语口语语法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34 页。

4.1.2 汉语口语语用简化结构

“城市惯用句式”也是汉语口语中常见的稳定语用简化结构。汉语语言学家刑福义先生在《汉语语法结构的兼容性和趋简性》一文中谈道:“趋简与兼容是我们使用汉语一贯坚持的语用准则。通过借助言语背景,句法结构和成分的逐步精简,并在一些相对熟悉的言语背景下,某些特定的结构就逐渐被固定下来。”①

“汉语城市惯用句式”同样是“城市生活环境”中反复使用的“简化句式”。口语学家陈建民先生在《汉语口语》中指出:叫卖语言中很少出现主语,如:(卖桃的吆喝)不甜不要钱! /(卖西红柿的吆喝))挑两毛五,不挑两毛。② 这里,“叫卖语言”符合“城市生活环境”而“很少出现主语”则说明“固定的简化”具有规律性。同时,“语用简化结构”不光是“结构的语用简化”,因为“结构简化后的具体词汇意义”还要依据语境来做出具体判断,如售票员对乘客说:“票!”那可能是“买票”,也可能是“检查票”的意思,即语境帮助判别“语用简化”后“语义多种选择”的可能性。

“汉语城市惯用句式”通常表现为“NP^0-V^0-NP”语用简化结构。“当面对话,由于有实际环境的帮助,主语连同动词都无须出现。比方顾客在菜市场买菜时说:‘两斤黄瓜,一斤西红柿,半斤葱头’,句子的信息量已经十分充足,无须出现主语‘我’和动词‘买’。这种 NP 句通常用在对话的环境里。”③应该说,陈建民先生指出的这种语言现象,其实质离不开“重复使用”和“固定环境”这两个语用因素,这和“俄语城市惯用句式”的简化条件完全一致。

“汉语城市惯用句式”语用简化结构中“NP^0-V^0-NP”的 NP 句

① 刑福义:《汉语语法结构的兼容性和趋简性》,《世界汉语教学》1997 年第 3 期。

②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82 页。

③ 陈建民著:《现代汉语句型论》,语文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89 页。

位可以使用代词、形容词、"代词＋形容词"以及"商品价格"等不同语言单位来填补。由于上述词汇具有语义不确定性，离开具体交际环境，填补的代词、形容词等都很难明确指代对象，都难以发挥语境称名的作用，也就无法达到"使用最小的努力达到最佳效果的交际目的"。因此，这种语用简化结构一旦脱离具体语境，就无法使用更无法理解。如：

(6)那个，两斤。("那个"指"大白菜")

(7)红色的，是什么尺寸？("红色的"指"红色上衣")

(8)3块2的，一包。("3块2的"指酸奶价格)

我们注意到，具有惯用语性质的"城市惯用句式"在俄汉两种口语中均存在。只要进入相应的语言交际环境，无论是说俄语还是汉语，说话者都会遵循"城市惯用句式"的简化原则，使用稳定的语用简化结构来进行口语交际。请看例句：

如，购买书报用语：

(9)"Комсомольскую правду" мне, пожалуйста.

给我一张《共青团真理报》。

(10)«Известия» и «Огонек», пожалуйста.

请给一份《消息报》和《星火》。

购买鞋帽用语：

(11)Тридцать девятого нет?

39码有没有？

(12)Эти зелененькие дайте померить.

这双绿的拿给我试试。

购买车票(电影票)用语：

(13)Один Москва.

一张莫斯科。

(14)Два на пять.

两张五点。

交通用语：

(15) Улица Горького, как пройти?

高尔基大街怎么走？

(16) Следующая сойдете?

下站下吗？

电话用语：

(17) Миша, тебя!

米莎，找你。

(18) —Подождите минутку! Оля! Тебя! («Интенсивный курс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稍等！奥丽娅，找你！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城市惯用句式”在俄汉口语中大量存在并广泛使用，而且“俄汉口语城市惯用句式”的结构简化形式也基本相同。

4.2　俄汉口语稳定的语用结构：重要因素前置结构

口语词序具有可变性，这种不同于书面语的语序变动究其实质也是说话者追求语言经济原则的心理预期，符合话语结构力求“简化”的普遍趋势。

俄罗斯语言学家 О. Сиротинина 认为，“口语词序和书面语词序的功能和规范有着原则的区别，书面语词序的基本功能，一是实义切分的基本手段；二是构成词组的方法之一；三是表达修辞色彩的方法之一。而口语词序的功能却截然不同，口语词序反映了语句形成的过程，说话人的言语思维活动。”[①]语言研究表明，无论哪

① О. Б. Сиротинина, Лекции по синтаксису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1980: 129.

种类型的语言,都利用客观语序的变动作为增加语言单位表现力的修辞手段,区别仅在于词序变动的概率有所不同。那么,对于俄汉口语“重要因素前置结构”,是否应该作同样的理解呢?

“重要因素前置结构”,指“说话人在交际中总是力图把信息量最大的词置于句子的首位并在语调上加以突出”①。即“重要因素前置”是“前置语序”的主要标志,这是存在于任何类型口语中的一种普遍的稳定语用结构。

前苏科院《俄语语法》(1980)将俄语口语中违背客观语序的“前置语序”认定为一种修辞现象,分为完全倒序(полная инверсия)和部分倒序(частичная инверсия)两种形式,“这种语序也是书面语中构成表情变体的根据”②。显然,这是一种传统的研究思路。

我们认为,口语“重要因素前置结构”确实在语义表达、风格特征、感情态度、修辞效果等方面传达客观语序无法表达的细微差别,如:Книгу мне сегодня принесли интересную. 和 Интересную мне сегодня принесли книгу. 不可能具有相同的感情色彩。从修辞功能出发,口语前置语序通过语序调整包含了客观语序所无法包含的情感色彩,但不能据此将口语前置语序划归客观语序框架下的书面语表情变体。事实上,“重要因素前置结构”的修辞功能已经弱化,因为“重要因素前置结构”已经演变为正常的口语语用语序。

中国学者研究的“易位现象”(陆俭明,1980;孟琮,1982)也是一种“重要因素前置结构”。

“易位现象”指原本稳定的客观语序,在口语中可以灵活地互

---

① Е. А. Земская, 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итог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1988:157.

② Н. Ю. Шведова(ред.),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Ⅱ), М., 1980:270.

易位置,如"你哥哥来了吗?"可以说成"来了吗,你哥哥?"这是口语句法里所特有的一种现象。"凡易位句,前置部分总是说话人急于要传递给听话人的东西,因而往往带有被强调的色彩,后移部分则是稍带补充性的东西。这也是口语里出现易位句的原因。"①

可以说,"重要因素前置"是俄汉口语前置语序共同遵守的排列原则,这种结构模式不同于传统的修辞手段,因为引发"重要因素前置"的内在动因是语言使用的经济原则,而"重要因素前置"也完全符合口语"无准备性、非正式性和直接性"的交际需求。

"根据口语研究的成果,口语的超语言特征(言语行为的非正式性、无准备性以及说话人直接参加言语行为等)具有普遍性。在这些特征的作用下,口语里出现了相同或相似的现象,即口语的普遍现象。"②不同类型的俄汉口语中都存在相同的前置语序排列,就是有力的佐证。

4.2.1 俄汉谓语前置排列

4.2.1.1 俄语谓语前置排列

俄罗斯语言学家 Н. Шведова 指出:"对口语来说,典型的特点是有趋势的把述题移到句首,对这种述题总是从语调上加以突出,这表明说话人力图在表述一开头就说出最重要的成果:Не любит она этих своих животных;Домой не пришел у друзей остался ночевать."③

俄语口语里谓语常常置于句首,因为它是交际的中心,如:Очень чистое было платье. 这样的排列对口语来说是中态的,相当于书面语的客观语序。谓语前置排列能够加重交际新信息的分

---

① 陆俭明:《汉语口语句法里的易位现象》,《中国语文》1980 年第 1 期。
② 徐翁宇著:《现代俄语口语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0 页。
③ Н. Ю. Шведова(ред.),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Ⅱ),М.,1980:269.

量。试比较:

(19) А. Егоров был?

Б. Да-а!

А. Упустила я его.

(20) —Мы туда поедем?

—Ох, не знаю я, Серёженька, ваших дел.

(В. Панова, «Холмогоры»)

例(19)和例(20)中谓语位置的改变反映了交际者突出信息含量的交际意图。

谓语前置排列在俄语口语中相当普遍,简单谓语和合成谓语都会出现前置排列:

(21) Не любит она этих своих животных.

(22) —На автобусе можно, —сказал Серёжа.

—Ловкий ты! —возразил Шурик. —На автобусе платить надо.

(В. Панова, «Женька»)

4.2.1.2 汉语谓语前置排列

汉语中施事和受事的动词谓语都可以前置,但常见于疑问句、祈使句和陈述句。如:

(23) "手上有三十几万现金,就想买二百多万的商业楼?昏头了,你!"

(曹桂林著,《北京人在纽约》)

(24) 他们走以后,刘川又吐了一地,芸姐过来问他:"没事吧,给你多少钱呀她?"

(海岩著,《阳光像花一样绽放》)

(25) 王起明干了一杯酒,说:"祝你们俩在家乡干得成功。""成功,我们俩?起明,你可真逗,谁成功,你才

成功呢。”

（曹桂林著,《纽约上空的中国夜莺》）

（26）“上哪儿啦？你！”她一边去盛白菜,一边问。

“洗澡去了。”他把长袍脱下来。

（老舍著,《骆驼祥子》）

汉语中“主谓谓语句”可以充当谓语,这种情况下,“主谓谓语句”前置排列：

（27）我不想买了,那茄子。（＝那茄子我不想买了。）

汉语中形容词谓语也可以前置排列,不过多见于疑问句和感叹句。如：

（28）傻不傻呀,你！

（曹桂林著,《北京人在纽约》）

（29）“土去吧,你！”邓卫说,“人家美国是吃牛肉、喝牛奶的地方,谁吃凉拌白菜心啊！”

（曹桂林著,《纽约上空的中国夜莺》）

4.2.2　俄汉补语前置排列

4.2.2.1　俄语补语前置排列

俄语口语中,直接补语和间接补语都可以自由地前置排列：

（30）—Школу, как ни думай, кончать придётся,—продолжал Васька.　（В. Панова,《Женька》）

（31）—Кому какую букву?

—Мне«шы»,—сказал Шурик.

（В Панова,«Последствия знакомства с Васькиным дядей»）

对于俄语口语来说,补语词组前置间隔排列是非常典型的：

（32）Японскую принесла она грамматику.

（33）Подарили из черной кости ему шахматы.

4.2.2.2 汉语补语前置排列

“在口语里,述语和宾语也可发生易位现象。”①请看例句:

(34)鸡蛋烙饼吃了两大张,大碴子粥喝了两大碗,王起明真累了,他放下碗,把老羊皮袄往头上一蒙,后背紧贴着暖暖的热炕,睡着了。

(曹桂林,《纽约上空的中国夜莺》)

4.2.3 俄汉定语前置排列

4.2.3.1 俄语定语间隔前置排列

俄语口语中,一致定语前置间隔排列是常见的语用排列:

(35)Тетю пытались мою переселить сюда.

非一致定语前置排列也是俄语口语典型的语用排列:

(36)Игоря мама скоро приезжает.

4.2.3.2 汉语定语前置排列

在汉语中,定语和中心语不发生易位现象。如:“我买了顶帽子,呢子的。”这是个复句,不是定语和中心语易位的句子。②

4.2.4 俄汉状语前置排列

4.2.4.1 俄语状语前置排列

俄语口语中,状语会出现前置排列、中置排列和后置排列,高度灵活的语序排列更能反映出俄语语用语序的动态特征。

(37)—А вдруг поездом придётся ехать? На верхней полке? (В. Панова, «Как разница между Коростелёвым и другими»)

---

① 陆俭明:《汉语口语句法里的易位现象》,《中国语文》1980年第1期,第33页。

② 陆俭明:《汉语口语句法里的易位现象》,《中国语文》1980年第1期,第31页。

状语前置有时并不一定是句首，如：

(38) Он страшно книгу себе купил ученую.

4.2.4.2　汉语状语前置排列

与俄语口语相比，汉语中的状语易位只出现后置排列，如：八点了，快。（＝快八点了。）具体说，分为“状语”和“主语＋状语”后置排列。

(39) 下班了，已经？

(40) 到家了吧，他大概。

在汉语中，不是所有的状语都能发生后置易位，只有少数单音节副词，如：“都、还、就、快”等等；双音节副词，如“大概、到底、反正、简直、忽然”以及少数几个介词短语结构，如“对……”、“在……”、等，可以发生后置易位。[①] 由此可见汉语状语易位的难度明显大于俄语。

我们注意到，“经济原则是隐藏在众多语法现象背后并起支配作用的终端功能原则”[②]。语言经济原则的普遍性决定了俄汉口语中存在着相同的前置结构排列：俄汉口语简单句的基本句法单位，如谓语、补语、定语和状语，都可以出现前置（间隔前置）排列，只不过汉语前置排列的约束条件明显多于俄语。俄语口语语序自由，汉语语序相对固定的事实也充分论证了“愈具有综合语性质的，语序愈不固定，愈接近于分析语性质的，语序也愈趋于固定”[③]。更重要的是，俄汉口语中共同存在的前置语序和前置语序相同的结构排列说明了前置语序是普遍的口语语用结构，而并不仅仅是增加修辞效果的语言手段。

---

① 陆俭明：《汉语口语句法里的易位现象》，《中国语文》1980 年第 1 期。

② 张云秋：《语法结构的经济原则——从汉语受事标记的过度使用谈起》，《外语研究》2004 年第 6 期。

③ 崔卫：《俄汉口语语序对比——对语言共同现象的探索》，《外语研究》1997 年第 4 期。

前置语序符合交际者的话语经济意识。人的生理及精神上的自然惰性与人类的交际和表达之间存在着矛盾。从语言单位线性结构的长度来看,把信息量最大的词语置于句首并在语调上加以突出,完全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如:口语中完全可以将"Купили ему модный костюм."说成"Модный купили ему костюм."说话人之所以将 модный 置于句首并在语调上予以突出,就是根据交际需要意在强调"时髦的"这个特征,而并非是"买了西服"这个事实。试比较下列例句:

(41)(Покупатель видит на прилавке магазина молнии разной длины)

Покороче у вас есть молнии?

(41a)У вас есть молнии покороче?*

通过比较不难看出,为了最大限度地省略、紧缩和简化词语,迫使购物人在表述开始部分立刻说出最重要的内容,从而出现前置语序。带 * 的语句虽然符合语序规则,但在购物语境中的交际效果并不好,因为它不符合交际者的话语经济意识。

前置语序促成交际环境之间的语用平衡。口语的使用离不开交际环境,环境因素决定了信息传递中语言符号的语序排列模式。正因为如此,根据环境因素来编排前置语序从而使语言符号和语境之间形成语用平衡,这是产生前置语序的重要原因。

如,上下文因素会影响口语语序产生前置排列。当隔壁房间传来轰隆声,对于 Посмотри, что случилось? 或 Узнай, что такое? 的提问,只可能回答:Стул упал. Чашка разбилась; Книги со стола свалились,等等,不可能回答:Упал стул. Разбилась чашка...为什么?因为交谈者都清楚,是某种物体发出声音,所以重要信息自然不是"喧闹"的事实,而是发生喧闹的"物体"。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只用一个词就可以完成交际任务:Стул; Чашка; Кни-

ги.

情景因素会影响口语语序产生前置排列,如:说话者正在桌子上寻找丢失的剪刀,这时候的提问可能是:Ножницы ты не брала у меня? 回答只可能是:Ножницы я не брала. 而不应该是 Я не брала ножницы. 因为情景决定了说话人现在所关心的是剪刀,而不是人。

谈话双方的共知信息也会促使产生前置语序排列,请看下面的对话:

(42) Катя. Посуду?

Саша. Помою.

Катя. Молодец, тогда пока.

Саша. Пока.

(из фильма«Москва слезам не верит»)

因为母亲知道孩子经常洗餐具,这一共知信息促使母亲直接将 Посуду(餐具)放在突出的位置,仅用一个词就直截了当地说明问题,而回答 Помою(洗)说明儿子也理解母亲问话的意图"餐具(洗吗?)"。

前置语序是体现交际功能的语用手段。口语语序作为完成交际功能的重要手段之一,同一个句子的不同语序排列可以获得不同的意义。前置语序将在交际中起重要作用的语言符号摆放在的突出位置,利用语序的改动来完成更复杂的交际功能,使语言符号的组合与交际功能的完成趋于一致,从表义功能的丰富性来看,这种语序前置调整是最经济的语用手段。

口语前置语序能够表现不同的语用意义,这也是口语中大量使用前置语序的重要原因。"把句子的任何一个成分移至句首,用代词性组合 и, то 等使它与句子的其余部分对立,并用语调将它突

出成为一个独立语段，这样的移动表示让步－强调意义。”①如：Бегом—и то не успеешь. 俄语中还可以利用前置语序产生与字面意义相反的语境意义，这种情况通常在修辞疑问句（感叹句）中产生，如：

(43) Поймёт (понял) он тебя？（＝Он тебя не пойтёт.）

(44) Мало я с ним мучилась！（＝Очень много я с ним мучилась.）

中国学者也注意到违背时间顺序的语序负载着说话人的兴趣、心绪、态度等。② 如：

(45) 我病了，没有开会。（客观语序）

(46) 我没去开会，因为病了。（口语语序）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探讨口语前置语序的结构模式及本质特征时，主要从语用角度出发。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否认口语可以通过语序变动来增加语言单位的表现力，因为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但，作为修辞手段的口语语序，往往显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口语语序排列的自由程度更加明显，并没有形成规律性。如果，在语言使用中一旦形成经常复现的语序排列模式，如前置语序，则成为口语固有的语用语序并具有稳定性特征，其修辞功能逐渐丧失。这是作为修辞手段的客观语序变动和口语语用语序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性特征。

4.3 俄汉口语稳定的语用结构：联想接续结构

“从言语方面看，作为言语的两个分体，口语和书面语的个性大于共性，不同点大于共同点。这是因为口语里存在着两个对立

① Н. Ю. Шведова (ред.),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Ⅱ), М., 1980: 288.

② 吴为章：《语序重要》，《中国语文》1995年第6期。

的单位组织原则:经济原则(принцип экономики)和过剩原则(принцип избыточности)。"[①]"同时,由于口语的无准备性,说话人不可能自始至终贯彻语言经济原则,在他的言语里常常有重复、补充和修正,从而使得言语要素过剩,这种现象在无拘束的言语里是允许的,而且是正常的,这就是所谓的语言过剩原则。"[②]

"语言过剩原则"反映了"语言无经济原则"。由于说话者在交际中"边想边说",全然不顾话语是否连贯、话语是否啰嗦。在"说话人说完一句话后,常常觉得还须补充什么,因此又追加些词语"。[③] "语言过剩原则"导致口语词序排列杂乱并形成"联想接续结构"。"在口语中,词在句子中可按联想接续原则(принцип ассоциативного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я)排列,这一点最充分地反映着口语未经准备的性质,如:<u>В общежитие</u> устроились <u>в студенское</u>; Он вчера сидел <u>у телефона</u> очень долго <u>у маминого</u>. "[④]

"联想接续结构"指对前面语句进行补充、确切、说明或发展的语句。由于口语是无准备的、直接的和非正式的言语交际,口语使用的宽松环境并不要求说话严谨。说话者在说话过程中缺少时间来缜密思考,口语的语言思维是零散的、不连贯的,说话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有时在说完之后觉得还需要补充或者确切,因此又追加些词语。"该结构在语法、语义上跟左边的语句联系着,是它的一个成分或分句。"[⑤]如:

(47) Могу ли я еще влюбиться? <u>В женщину</u>?

(48) Ты мне лучше, знаешь, ключ оставь. <u>Когда уедете</u>.

---

① О. А. Лаптева, К формально-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му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ю системы устно-разговорного синтаксиса. «ВМ», 1997№2.

② 徐翁宇著:《现代俄语口语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0 页。

③ 徐翁宇:《现代俄语口语讲座》(第 7 讲),《外语研究》1996 年第 4 期。

④ 徐翁宇:《现代俄语口语讲座》(第 7 讲),《外语研究》1996 年第 4 期。

⑤ Н. Ю. Шведова(ред.),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Ⅱ), М., 1980:269.

(М. Рощин)

(49) Я работать буду. Грузчиком! Кем хочешь?

(Е. Попова)

(50) —А где же та.... которая с косой?

—Женщина? Которая вам бульон сварила? Не знаю. (Г. Горбовский)

"联想接续结构"是俄汉口语中普遍存在的稳定语用结构。

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在《汉语口语语法》中将"联想接续结构"看作"无计划的句子"。"人们说话的时候,有时候把一个句子(至少是其中主要部分)想好了才说出去,有时候边说边想,有时候想说成这样结果说成那样。书面上的句子是经过考虑,形式完整,除了有意反映说话。"①

口语学家陈建民先生在《汉语口语》中将这类话语语用结构归类为"口语句子在结构上比较松散",这是"思维出现障碍"后的"重复啰嗦现象"。② 说话过程中一旦出现"思维障碍",有文化的人会通过沉思片刻把话连接上;文化低的人不是默默地思索,而是不自觉地重复,利用语言重复来填补一时接不上话来的话语空挡。

俄汉口语"联想接续结构"包括:主位一格结构、补充结构、接续结构和重复结构。

4.3.1 俄汉口语主位一格结构

4.3.1.1 俄语口语主位一格结构

主位一格结构(конструкции с именительным темы),亦称代词复指结构,即先把某个话语成分用名词一格形式置于句首突出位置,接着用代词加以复指,然后对该事物进行叙述。如:

---

① 赵元任著:《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73页。

②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170页。

(51)Гостиный двор, понимаете, он привлекает!

(«Тексты»)

(52)А рус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они вот на первых курсах проходят о-о... общий широкий курс. (там же)

(53) 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он знаешь какой удивительный?.. (Б. Метальников)

(54)Домашняя работа, она ведь без конца...

(М. Рощин)

"主位—格结构"是典型的口语语用结构,并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常在报刊和文学作品中使用。如:

(55)А усталость, она пройдет, ведь рядом—мама.

(УГ. 24. 03. 84)

(56)Детская шубка. Где ее купить?

(Известия, 16. 12. 83)

4.3.1.2 汉语口语主位—格结构

"主位—格结构具有普遍性,任何类型语言里都存在着这类结构。"[1]试比较:

俄语:С зеленым балконами, это ваш?

英语:The howe with the green balcony, is this yours?

汉语:有绿色阳台的,这是您的家吗?(徐翁宇著,《现代俄语口语概论》)

汉语语法将"主位—格结构"称之为"重指式",即先说出一个或几个词或词组,然后再用代词把它重指,如:

(57)调查结果两部门"打架" 消费者失望不知信谁

强生,它有……还是没有啊?

(《金陵晚报》,2009. 03. 24)

---

① 徐翁宇著:《现代俄语口语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8页。

(58)那个大姐,她是街道主任,带一个女同志就去咯,说是有人找你。（陈建民著,《汉语口语》）

(59)那个身段苗条、脸儿很秀气的女民兵,她叫黄云香。（电视剧《海岛女民兵》）

(60)罗纳尔多,你走不走？（《南京晨报》,2008.01.02）

(61)孩子,向你们敬礼!

汶川大地震后的第一个儿童节,我们全国30个城市的38家媒体携手合作,在同一天向那些经历了大灾大难的孩子们,表达我们最深的祝福和敬意!

（《扬子晚报》,2008.06.01）

(62)一男借“线人”身份躲惩罚 检察官表示:

“线人”,用他就得规范他。

（《南京晨报》,2007.01.9）

在汉语口语中,“重指式”中除了对句首的“词或词组”,还可以对句首的“句子”进行重指。如:

(63)“我们的奥运”——社区趣味竞赛最后一站

男女老少齐上阵　我能!

（《现代快报》,2007.11.14）

(64)昨晚,已在南京成功演出过36场的南京市话剧团话剧《沦陷》在北京公演,它,同样震撼和感动了北京的观众。（《扬子晚报》,2007.04.14）

4.3.2　俄汉口语补充结构

4.3.2.1　俄语口语补充结构

补充结构(конструкции добавления)由代词和补充词构成,先使用代词或名词,然后再用补充词来补充说明其准确意义,和“主位一格”不同的是,代词位于句首。如:

(65) Они очень ловкие. Итальянцы.

(徐翁宇著,《现代俄语口语概论》)

他们很灵活。意大利人。

(66) А он быстро идет, трамвай. (Грамматика-80)

它跑得很快。电车。

(67) Он юристом был, мой отец. (И. Кузнецов)

他当过律师。我父亲。

(68) А может, лучше ее не делать? Операцию?

(С. Алешин)

那么,最好不做它?手术?

(69) Нам надо встретиться. В парке. В пять. — сказала я.

(«Прошу считать нас женатыми»)

"我们应该见面。在公园。五点。"我说道。

(70) Да и где он лежит, этот путь? Отыскать его не легко и не просто, как ключик от кощеева ларца.

(Ю. Нагибин, «Зимний дуб»)

它究竟在哪里,这条路?找到它并不容易也不简单,就像寻找守财奴首饰盒的钥匙。

补充结构主要受口语使用无准备性的影响而形成。口语里该结构无任何修辞作用,但一旦被报刊语言采用也能起到强调某一部分的作用。如:

(71) Зачем она, вечерка? (УГ, 16.06.92)

它是干吗的,夜校?

(72) Кто он, Гуру? (ЛГ, 17.06.92)

他是谁,古鲁?

“补充结构具有普遍性，汉语和英语里都有类似现象。”[①]如：

(73)她什么病，您女儿？

(74)究竟是谁，我是说，医生？

(75)He’s almost human. Bob is.

（徐翁宇著，《现代俄语口语概论》）

4.3.2.2 汉语口语补充结构

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将“补充结构”称之为“追补语”——“如果临时想起的话加在一个已经完整的句子之后，那就是追补语。”[②]

语言学家陈建民将“补充结构”称之为“追加”——“这种说完了又想起补充、注释或更正一类的话就叫追加（After thought）。”[③]他认为，“追加”分语法追加和修辞追加。语法追加又分固定追加和非固定追加，其中“固定追加”与俄语“补充结构”相似。

“固定追加”又称“复指式追加”。“固定性”表现在“说话人把指代词用作先行词，对先行词所指的内容加以注释，造成复指式追加”。[④] 如，“他什么活儿都干，砸石头、挑矿砂。”汉语口语的“复指式追加”要明显复杂于俄语“补充结构”，汉语口语可以对人称代词、疑问代词、指示代词等进行“复指式追加”。如：

1)对人称代词的追加。

(76)听说她去了美国，许敏！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

(77)他们一块儿分配到中学教书，李凯、张向东、陈小强。 （同上）

(78)“你？开饭馆？”

---

① 徐翁宇著：《现代俄语口语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9 页。

② 赵元任著：《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 75 页。

③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10 页。

④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24 页。

"是酒店!"

"都一样。……谭马,不跟我一起干可以,但不能就这么改行了吧!" （王海鸰著,《牵手》）

2)对疑问代词的追加。

(79)她……什么事都做:讨饭,缝衣服,当老妈子,在学校里伺候人。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

(80)你看她哪一点不像电影明星? 身材,相貌,鼻子,眼睛——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

3)对指示代词的追加。

(81)三哥,这个要不要? 绸的!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

我们注意到,汉语口语还存在"名词追加"和"形容词追加"形式,如:

(82)"孩子呢,还没有?"

"没有。不急。都刚从部队上下来没几年,等日子再稳定稳定再说。" （王海鸰著,《大校的女儿》）

(83)高啊,白鲢4.2元青菜2.5元

（《金陵晚报》,2008.06.27）

4.3.3 俄汉口语接续结构

4.3.3.1 俄语口语接续结构

接续结构(присоединительные конструкции)也是一种稳定的语用结构。在无准备、无拘束的口语交谈中,说话人说完一句话后,觉得"言犹未竟",还想再说几句。这种追加的部分就叫"接续结构",俄语口语中常使用词组作为"接续结构"。如:

(84)Мам,дай рубль. На кино. （Я. Стельмах）

妈,给一个卢布。去看电影。

(85) Я всегда не любил этот день. <u>По многим причинам</u>. (О. Сосин)

我一直不喜欢这一天。有很多原因。

(86) Каждый рассказывает по-своему. <u>Об этом и том же событии</u>.

每个人各讲各的。都是关于同一个事情。

(87) Итак, сегодня мы предложили вам игру. <u>Игру в буриме</u>.

这样,今天我们就和您谈谈玩法。押韵诗的玩法。

(88) Да еще режиссер Сергей Овчаров, <u>очень интересный</u>. (О. Сиротинина)

还有导演谢尔盖.奥夫卡罗夫,很有趣的一个人。

"接续结构"是一种无准备的言语现象,没有任何修辞色彩,但一旦进入报刊语言,同样能够起到加强预期的修辞效果。如:

(89) Танцуют все. <u>Кроме женщин</u>.

(Известия, 03.03.94)

(90) Учителя бывают разные. <u>Как и ученики</u>.

(УГ. 06.04.93)

(91) Задавайте вопросы, <u>даже самые глупые</u>.

(Клиент, 13 ~ 19, 11.2000)

俄语口语中"接续结构"也可以是句子成分或是分句。如:

(92) Ты мне лучше, знаешь, ключ оставь. <u>Когда уедет</u>.

(М. Рощин)

你最好把钥匙给我留下,当你们走的时候。

(93) Я работать буду. <u>Грузчиком! Кем хочешь</u>.

(Е. Попова)

我要工作了。当装卸工!当什么都行。

(94)—А где же та... которая с косой?

—Женщина? Которая вам бульон сварила? Не знаю. (Г. Горбовский)

"那个留辫子的在哪里?"

"女的? 给您烧汤的? 不知道。"

(95)Пиши—и все.... Что на ум придет. (О. Сосин.)

写信——就可以了……想起来的时候。

(96)—Понимаешь,—сказал она,—это я так,для шутки,о замужестве-то. Чтоб настроение поднять.

(«Нева»,1980№3)

"你明白吗,"她说。"我谈出嫁纯粹是为了开开玩笑。为了让心情好些。"

(97)Все для ресторанов,баров и гостиниц.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й фарфор,стекло,инвентарь,винная посуда,прямые поставки из Европы.

(«Товары и цены»,5~11 декарбря 2005г.)

"可以为饭店、酒吧和宾馆提供一切。专业瓷器、玻璃制品、器皿、酒具,全部由欧洲直接供货。"

4.3.3.2 汉语口语接续结构

按照陈建民先生的理解,汉语口语"接续结构"应该属于"非固定追加"。非固定追加的词语很不固定,可以是名词、动词、形容词。"这种非固定追加是汉语口语里最普遍的现象。"①

汉语口语"非固定追加"常见三种形式:

1)名词短语(包括名词),如:

(98)酸不酸,葡萄?

①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10 页。

(99)反正跑不了,这个死丫头。

(100)我省名优农产品遭"阿拉"抢　上海人的菜篮里四分之一是"江苏菜"

(《扬子晚报》,2007.11.25)

2)动词短语(包括动词),如:

(101)"我家门口还有山呢,花房改房的钱,住精品景观房,知足吧,你!"　(《现代快报》,2006.11.24)

(102)许久,钟锐说:"有用得着我的地方,说话。干得不顺心了,回来。"谭马攥了攥钟锐的手。

(王海鸰著,《牵手》)

3)主位短语追加句,如:

(103)"不在了?"谭马双目圆睁,"她为你……自杀了?""想哪去了。她离开北京回厦门了,永远。"

(王海鸰著,《牵手》)

(104)多少年了,北京解放。

(105)看书看的,他近视?

(106)龙虾做法成专利　别学我

被告酒店:即使侵权存在也没多大损失。

(《南京晨报》,2006.12.27)

(107)拼个饭先　快餐涨价拼客泛滥

"征人拼饭"的帖子到处都是 月光族上网找吃饭秘笈　(《金陵晚报》,2007.08.07)

(108)(8:20,邯郸金库大盗任晓峰在连云港极美苑小区落网)

抓住了　就是他　(《现代快报》,2007.04.20)

(109)是他,射落中华奥运第一金!

(《现代快报》,2007.11.14)

(110)编剧陈汉揭秘《赤壁》下部

曹操爱小乔,那是阴谋(《南京晨报》,2008.07.21)

陈建民先生还强调:"追加成分不等于追加小句。从语法上讲,追加成分就是对前面起补充作用的后置成分,是顺便带出来的,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追加。"[①]由此看来,汉语口语只是将"追加句"理解为"非固定追加",这是和俄语"接续结构"的不同之处。

4.3.4　俄汉口语重复结构

4.3.4.1　俄语口语重复结构

重复结构(конструкции с повтором)是任何类型口语中普遍存在的稳定语用结构。俄语口语中任何话语成分都可以反复重复和强调。如:

(111)Ему Сережа письмо прислал, Сережа.

(Е. Земская)

(112)Таня тебе звонила, Таня!　(Е. Земская)

(113)Спал я у нее, спал.　(В. Суров)

(114)Мне очень хочется, очень!　(В. Суров)

上述各例中分别重复了人称代词(Сережа, Таня)、动词(спал)和副词(очень)。

4.3.4.2　汉语口语重复结构

"重复结构具有普遍性,汉语口语里也常见。"[②]如:

(115)这件行李是谁的,这件行李?

(116)干脆留个平头,干脆!

(117)老程七十六了,老程!

---

①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218页。

② 徐翁宇著:《俄语口语语法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08页。

口语学家陈建民先生同样认为汉语口语中存在“重复结构”。他指出:“说话还有重复啰嗦的一面。不管是简短会话还是长篇独白,一个意思能用一句话讲清楚的,偏要翻来覆去,倒腾出四五句。”同时,“简略跟重复是有矛盾的,它们同时出现正是口语灵活性的具体表现。”①需要简则简,需要繁则繁。简和繁主要取决于说话人对所说的内容是否熟悉,听话人的接受程度以及表达的需要。

汉语口语中存在三种形式的“重复结构”:

1)加强语气的重复。

“口语语法有一种重复,即一个句子里开头的成分在句末又重复一次,它不增加新的意义,修辞色彩也不明显。这种说话时顺便带出来的重复,日常对话里常常可以听到,它的作用主要是强调,使语气加强,重复的部分常常是代词、名词、副词以及‘代词+是’等。”②如:

(118)你这是怎么啦,你这是!

(119)你别问了,以后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一切!

2)有信息根据的重复。

“说话人为了强调某句话的重要,让听者有较深的印象,往往把说过的话重复一两遍,最多时重复三四遍,如‘叫他滚,滚,滚!’这种重复是必要信息与剩余信息的重复,多半处于修辞的考虑。”③

“有信息根据的重复”可以是:字面相同的重复,字面不完全相同的重复和同义重复。

如,字面相同的重复:

---

①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170页。
②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179页。
③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181页。

(120)王起明关掉除草机问:"是你的独唱会吗?"

"当然。"

"去、去!好久没听你唱歌了。"

(曹桂林著,《纽约上空的中国夜莺》)

(121)"如果贷款不够,"阿春说,"我会来找你。"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曹桂林著,《北京人在纽约》)

(122)"你什么样我清楚,这事不怪你。"见老乔不以为意地摇摇头,许玲芳又说:"这是报复,是报复!"

(王海钣著,《牵手》)

如,字面不完全相同的重复:

(123)我来,我来,我就来。

(124)别拉着,讨厌,别拉着我。

(125)"洗碗很辛苦,"王起明对老板说,"真的很辛苦!"

"是,是。" (曹桂林著,《北京人在纽约》)

如,同义重复:

(126)我拼命干活,从不偷懒,你们怎么能这样看人

(127)他说,"愿意干的,这两天加班加点,开夜车,把这活儿赶出来;不愿干的,甭说别的,给我走人,我欢送!" (曹桂林著,《北京人在纽约》

几点结论:

1."稳定语用结构"包括"语用词"和"语用结构","稳定语用结构"是俄汉口语使用中普遍的语用现象。

2."语用正确"是俄汉口语中普遍遵循的基本语用原则。"语用正确"为说话者打破语法束缚并实现话语创新提供了条件,而说话者普遍的"语言经济/语言无经济"的心理预期是衡量"语用正

确性"的基本尺度。只要存在"说话者"和"说话环境",只要存在相同的"经济心理预期"和相同的"口语交际氛围",那么,在"相同语言心理"和"相同交际环境"中经常且反复地使用某种语用结构就必然导致产生"普遍和稳定的语用结构"。

3. 俄汉口语中普遍的"语用简化结构"符合口语使用的"语言经济原则","语用简化趋势"表现在口语的各个层面,其中尤以句子结构的简化最为明显。

4. 俄汉口语中普遍的"重要因素前置结构"符合说话者追求语言经济原则的心理预期,符合话语结构力求"简化"的普遍趋势而逐渐成为稳定的语用结构。

5. 俄汉口语中普遍的"联想接续结构"反映了"语言无经济原则"。说话者受"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心理支配,全然不顾话语是否连贯、话语是否啰嗦,而口语使用条件的无准备性、直接性和非正式性为说话者"边想边说"和"随时补充"提供了便利。

参考文献

[1] Е. В. Лукашевич, Основания динам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значения: когнитивный аспект. М. ,2002.

[2] Ю. Н. Караулов, Ассоциатив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1993.

[3]王建华、周明强、盛爱萍著:《现代汉语语境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4]王利众著:《俄汉科学语言句法对比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5]向明友:《论言语配置的新经济原则》,《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 年第 5 期。

[6]陆俭明、沈阳著:《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北京大学出

版社 2005 年版。

[7]陈松岑著:《语言变异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8]陈洁主编:《俄汉语言对比与翻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9]胡华著:《语言系统和语用因素》,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10]袁晖、戴耀晶编:《三个平面:汉语语法研究的多维视野》,语文出版社 1998 年版。

[11]王冬竹:《现代俄语口语讲座》(口语常用词类、口语里的分析语因素),《外语研究》1996 年第 3 期。

[12]王冬竹:《现代俄语口语讲座》(口语复合句、口语词序),《外语研究》1997 年第 1 期。

第五章 俄汉口语结构层面的语用现象——变化的语境结构

话语交际中的许多因素并没有相应的语言形式，因为它们已经存在于语境之中。

——Е. Земская

口语研究表明，变化的普遍语境因素（前言后语、交际情景和说话者共知信息和共同生活经验等）对口语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变化的语境因素促使任何类型的口语在使用中都会产生“变化的语境结构”。如，“语境词”：

(1) Выкинь свою дымилку.

(2) А Ну я пдосиделся, дотаксился.

Б. Да, метро уже закрыли.

(3) Престань бояться. Надоело мне твое бояние.

例(1)中说话人根据具体情景，在动词 дымить 的基础上加后缀-лк(а)产生十分形象的词 дымилка，指“香烟”；例(2)中说话人根据上文 досиделся 推导出 дотаксился；例(3)根据双方共知信息在 бояться 的基础上加后缀-ние，产生动名词 бояние. 上述三个词

都是在一定语言环境中随机创造的“语境词”。

再请看“语境句”：

(4)—А где мать живет?

—В Сибири. В деревне. (В. Шукшин)

(5)Я без сахара тоже(пью чай). Без сахара, но с этой штукой.

(6)В. Ну как?

А. Лучше немного вроде.

例(4)中说话人借助说话时的前言后语，将前言里已有的词语“妈妈”在后语里省略(В Сибири. В деревне)；例(5)中说话人借助历历在目的具体实物，没有说出“喝茶”，只使用了词组 без сахара；例(6)中说话人借助共知信息：Б 事先知道 А 头痛，因此只简单地说：“怎么样?”，而没把“头痛”二词说出来。上述三例的结构形式只有在语境的支持下才能成立。

因此，对“变化语境结构”的描述应该包括语言符号和变化语境两个方面。置于变化语境中的话语结构之所以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就是因为“话语只是语境的组成部分”。① 而变化语境因素的直接参与使得“变化语境结构”无法使用标准语规范来判别其正确与否。

“变化语境结构”是说话者依托变化语境对话语做出的临时性变动，包括语境词、语境短语结构和语境句。“语境词”指交际环境中用“形式联想类推”或“形象联想类推”产生的语境动态结构；“语境短语结构”指在语境作用下由词组名称凝缩成单词名称；“语境组合句”中存在语用组合联系(如语境空位等)，“语境聚合句”中存在语用聚合原则(如自由句位填补等)。“变化语境结

① 〔荷〕冯·戴伊克著：《话语·心理·社会》，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4 期。

构”充分显示出“变化语境”和“话语单位”之间潜在的线性结合能力和隐藏的互相替换的可能性。

“变化语境结构”普遍存在于任何类型的口语使用中，普遍的“变化语境结构”反映了口语使用中说话者“语用创新”的程度。

“口语是语言的源泉，是语言的基础。”[①]口语为“语用创新”提供了可能，而“语用创新”为说话者提供了在口语交际状态下“能怎么说就怎么说”的便利。“能怎么说就怎么说”包含“能够”和“怎么说”两个方面，其中“能够”取决于说话者言语创新的能动意识以及语言环境中所能依赖的变化语境因素，而“怎么说”则取决于“所说的话”对变化语言环境的顺应程度。

“能够”取决于说话者充分利用交际环境来达到“言语创新”的能动意识。我们知道，在进入口语交际状态后，交际的直接性为说话者提供了多信道传递信息的可能，如视觉系统、听力系统、触觉系统、心理系统等，而多信道交际只有在口语使用中才能实现。这意味着，在口语交际环境中存在可以利用多信道参与交流的变化语境因素，而如何使“能够”参与口语交际的变化语境因素直接参与口语交际，这取决于说话者的言语创新意识。因此，说话者“言语创新意识”成为使“不可能的语境因素”转化为“可能的语言符号”来参与“变化语境结构”的关键。只要说话者具有“能够”的冲动，就能够实现交际环境中最大限度的语用创新。在“能够”的交际状态下，说话者可以利用交际环境中语境因素并通过多信道交流使之转化为“交际工具”。如，说话者“能够”利用语言环境来生成新的语境名称；说话者“能够”利用“上文因素”来填补下文的语句空缺；说话者“能够”将交际环境中的“情景因素”溶入变化的语境组合结构；说话者还“能够”利用交谈双方的“共知信息”来最

---

① 徐翁宇著：《俄语口语语法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 页。

大限度地省略话语结构,等等。无论是依托语境因素类推生成语境名称,还是选择语境因素来充实话语组合结构或扩大话语聚合体,都说明“语境结构”和“变化环境”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而让“变化语境”溶入“话语结构”的关键还在于说话者的“言语创新意识”。

“怎么说”仍然是考虑“语用创新”如何顺应变化的语言环境。一旦进入“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不同人物”的口语交际环境,说话者同样需要考虑“语用创新”与具体语言环境的匹配程度。否则,就丧失“语用创新”的实际意义。

总之,变化语境因素(前言后语、交际情景和说话者共知信息和共同生活经验等)是“变化语境结构”(语境名称和语境句)的有机组成部分,变化语境因素成为支撑变化语境结构的中坚支柱。由于说话者“能够”运用的“前言后语、交际情景和说话者共知信息和共同生活经验等”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而变化语境因素在变化语境结构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可能始终等同,因此,“变化语境结构”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可以明确的是:在变化语境因素的积极作用下,口语语言单位和书面语语言单位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极大的差别,而这种差别有时导致口语和书面语像两种不同的语言。

“变化语境结构”体现了任何类型口语在使用中的动态结构特征,俄汉口语也不例外。

5.1　俄汉口语变化的语境结构:语境词

语境词不同于标准语词:标准语词按照一定的构词模式组合生成,可以离开语境而独立存在,具有相对稳定性;语境词的生成和使用和语境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离开语境无法正确地理解

语境词。

5.1.1 俄语语境词

俄语语境词(конситуативные слова),又称随机词(окказионализмы)[1]指在语境中根据样板词的构词模式,用"形式联想类推"方式产生的新词。俄语语境词的生成具有动态的性质。其生成规律是口语构词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口语学家 Е. Земская 在《俄语口语》(1981)一书中指出,口语里应区分两类派生词:惯用词和非惯用词(узуальные и неузуальные слова)。非惯用词通常是根据一定语境的需要而创造的,亦可称为语境词。构词与语境紧密联系,对口语构词来说,十分典型。[2] Е. Земская 在《动态构词》(1992)一书中又指出:"类推是创造随机词(即非惯用词)的原动力。"[3]我们认为,类推产生俄语随机词须具备两个条件:一定的样板词(充当构词模式),一定的语言环境(充当联想的背景)。如:

(7)Дед. Мне некогда.

Внук. <u>Дакогда! Дакогда!</u>

(8)Мы отправились по реке, на какой-то <u>тарахтелке</u> такой.

(9)На этой улицу полное <u>безмагазинье</u>.

例(7)中说话人根据 негде(无处),некогда(无时间)等样板词在上下文背景中类推产生语境词——дакогда(有时间);例(8)中说话人根据构词模式 открывать(打开)——открывалка(起盖的起子),точить(磨快)——точилка(磨刀石),并借助情景因素

---

① Е. А. Земская(ред),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М.,1981:71.

② Е. А. Земская(ред),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М.,1981:71 -72.

③ Е. А. Земская,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как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М.,1992:200.

（舰艇发出哗哗响声）类推产生语境词——тарахтелка（哗哗响的东西）；例（9）中说话人根据样板词 безбожие（无宗教），буздушие（无感情），безволие（无意志），并借助共知信息（此地无商店）类推产生语境词——безмагазинье（无商店）。

和变化语境紧密联系的语境词具有下列典型特征：一、短暂性（слово—одноминуток），语境词随语境的产生而产生，随语境的消失而消失。语境之外没有语境词产生的条件和存在的必要性；二、无表情性（слово—безэкспрессивность），语境词根据具体的构词模式类推产生，形式上的刻意模仿成为说话者想要达到的主要目的。对形式的注重使得语境词几乎丧失了表情性，剩下的只有称名功能；三、语义变异性（слово—семантико-вариантность），语境词的意义并不固定，是语言使用中出现的变化言语现象，它们的语义只有在相应语境中才能明确，如语境词 сердечник 既可以表示治疗心脏病的医生，又可以表示患有心脏病的病人，究竟指什么，须依靠语境加以判断。如：

（10）Сердечники все стараются в такую погоду.

治疗心脏病的医生在这样的气候里还认真工作。

（11）А. У твоего отца здоровое сердце?

Б. Нет，он сердечник.

甲：你父亲心脏健康吗？

乙：不，他是个心脏病患者。

在例（10）和例（11）中的 сердечник 具有不同的意义，前者指医生，后者指病人。

俄语语境词主要借助标准语的构词模式，并依托相应变化语境（上下文、交际情景和说话者共知信息和共同生活经验等）通过形式联想类推产生。俄语语境词的主要类推模式：词缀法、截短法和复合法。

1)词缀法(аффиксация)。

词缀法是将形式标志(词缀)加在生产词词干或生产词之后产生新词的方法。[1] 按此模式构成的语境词在选择词缀(主要指后缀)上有自己的倾向性,最常用的后缀为-ник 和-лк(а)。

后缀-ник

此后缀在随机结构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可以灵活地加在生产词之后,表示与该词相关的人,使之具有行为特征意义。如:вероятник(кто работает в области теории вероятности),зачетник(тот,кто получает зачет по какой-либо учебной дисциплине),ручник(специалист по ручному набору),заграничник(кто работает за границей),очередник(кто стоит в очереди),искусственник(ребенок,которого вскармливают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условник(кто осужден условно),等。一般说,带有-ник 后缀的语境词多半用来表示:

一、某种嗜好的人,如:дынник(< дыня),арбузник(< арбуз),картошник(< картошка),рыбник(< рыба),клубличник(< клубника), вишеник (< вишня), конфетник (< конфета),等。

(12)Они все кашники,злачные. Овощи не едят.

(13)Он все соску сосет? Все еще сосочник?

(14)А ты оказывается этот... как сказать-то... кофейник.(не нашла более подхолящего слова для выражения смысла любитель и знаток кофе.)

(15)Так вы кофейница,а я чайница.

二、某种兴趣的人,如:телефонник(< телефон),книжник

① 王超尘等编著:《现代俄语理论教程》(上),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94页。

(<книжка),газетник(<газета),тарелочник(<тарелка),собачник(<собака),разговорник(<разговор)等。

(16)Наши соседи,как приедут,к телефону бросаются. Телефонник!

(17)А. Сейчас много рюкзачников развелось.

Б. Да,мода такая.

(18)У нас тарелочников по существу нет.

(19) А коллективы, возглавляемые "разговорниками"—известными куплетистами, конферансье, фельетонистами? (ЛГ. 1996)

(20) Шоссейниками называют велосипедистов, проводящих гонки на шоссе.

三、某种职业的人,如:ночник(<ночь),осенник(<осень), воскресеник(< воскресенье), вечерник (< вечер), одиночкик (<кто участвует в одиночном соревновании),等。

(21)У них есть несколько ребят-воскресеников.

(22)Огромное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областников" было частнейшими,искренними людьми. (Пр. 1995)

总之,口语里任何一个事物的名称,加上后缀-ник,都可以用来表示与此有关的人,如:

(23)Спасибо за тревогу о коренных ленинградцах,блокадниках. (ЛГ. 1986)

(24)Он у нас на горшке сидит. Он теперь горшочник. (поясняет)Бывает горшечник,это профессия. А у нас горшочник.

(25)Мы теперь в коляске гуляем. У ты,мой колясочник!

(26) На"Софии"до сих пор раскрымы корма... корпусникам потребуется двенадцать суток.

(Изв. 1963)

(27) Решили дать первоэтажникам по 200 рублей, а безбалконникам по 50.

(28) Шоссейниками называют велосипедистов, проводящих гонки на шоссе.

(29) Некоторые люди вообще боятся толпы, а астматики, аллергики, сердечники, гипертоники опасаются и духоты в храме.

(«Пасха—праздник с особыми правилами»)

一些专有名称的缩略词,加后缀-ник 后,也同样可以表示相关的人:эмгэушник (< МГУ), пэтэушник (< ПТУ), энэлошник (< НЛО),如:

(30)—А он-то кто ?

—Такое неприятное слово, асушник (поясняет) от слова АСУ (автамат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управления).

(31)—И он сам так говорит?

—Да! Он меня прямо забросал АСУ, асушник, асучивать.

后缀-л(ка)

此后缀常常加在动词词干之后,用来表示与该行为相关的物品、器具等。如:мазать →мазилка, дымить →дымилка, тарахтеть →тарахтелка,等。

早在本世纪初,作家 Н. Булгаковая 笔下就曾出现带有-л(ка)后缀的语境词:Некогда купить себе приличных перьев, пишу ка-

кими-то царапалками(из дневника Н. Булгаковой)[①]这类词的产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仓促之中，说话者一时难以准确表达某种物体的名称，根据情景以及该物体的基本功能稍加改造就能很恰当地推导出新的词汇。用这种方式构成的语境词也十分常见，如：

(32)(в троллейбусе,один пассажир другому)

Я вам что? Подставка? Держалка?

(33)(о чапельнике)

Вы не раздражаете,что на столе эта хваталка лежит?

(34)(в магазине обуви)

А. Смотрите,надевалки удобные.

Л. (отвечает вопросительным взглядом)

А. (поясняет)Ботинки надевать,металлические.

(35)(в трамвае)

Пробейте мне билет. Вон пробивалки.

(36)(разговор двух женщин,сибирячки и москвички)

С. У вас раскаталочки нету?

М. Нет. Это вы нарочно,или есть такое сибирское слово?

С. Это я придумала. Я забыла,как эта штука называется.

С. и М.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вспомнив)Скалка!

(37)(разговор о миксерах)

Ведь есть взбивалка и есть мешалка.

(38)(в 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м магазине)

---

① Е. А. Земская,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как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М. ,1992:134.

—Дайте что-нибудь от моли.

—Есть прыскалка, есть посыпалка... Что вам?

(39)(рассказ родителей о сыне)

... мы все условия для него создали и комната отдельная, и даже эту бренчалку-гитару купим...

(40)(речь идет о наименовании приспособления для растирания мази от радикулита)

—Ведь рукой растирали ?

—Нет. Там есть такая штучка, пластмассовая. Эта женщина называла ее терка. Я бы никогда не сказала так. Я бы ее назвала растиралка. Ведь она растирает, а терка трет. (ВЯ. 1990. №6.)

这种构词模式同样适用于词组。根据词组中动名词的主要行为特征,再加后缀-л(ка)来产生新的语境词。如:лекарство для понижения кровяного давления→понизиловка, сосуд для промывания носа→носопромывалка.

2)截短法(способы усечения)。

"截短法指单纯用截短生产词干构成新词的方法。"[1]在语言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口语中常采用此法来类推产生语境词:доктор—док, баскетбол—баскет, магнитофон—маг, помощник—пом,等等。如:

(41)На каком факе твой сын учится?

(42)Выключи маг!

(43)Он из-за баскета в вечернюю школу не пошел.

(А. Коробов)

---

① 王超尘等编著:《现代俄语理论教程》(上),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00 页。

有时,复合缩略词也可截短:госэказамены —госы, пединститут—пед, мединститут— мед,等等。如:

(44)Она решила в мед поступать.

(45)Ей еще остались госы.

用截短法构成的名词,如 бад(< бадмитон), диссер(< диссертация),离开相应的语言环境,即使俄罗斯人也未必都能理解。

3)复合法(сложение)。

复合法指通过联结两个(或更多)生产词干的方法构成派生词。采用这种模式构成的随机词,可以是:两个词的部分联结,如:звучей(звук и ручей), улетавль(улетать + журавль), летерик(летать + материк), младута(младой + радуга), каламбурильщики(каламбур + бурильщики);两个词甚至若干词的完全联结,如:вездесам(везде + сам), самсебяиздат(сам + себя + издат); какбычегоневышлисты, какбычегоневышлизм, какбычегоневышлистенко(как + бы + чего + не + вышло)。用复合法构成的语境词,还可以再附加后缀:кругомвиноват →кругомвиноватности, никуданедопуск→никуданедопускатель. 请看例句:

(46)Галя. Я вообще дофенистка.

Судья. Чего?

Вера. А того, что люди и подруга ей, извинюсь, до фени.

(47)Хозяин или Нельзяин? (Пр. 1988)

(48)Чувство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возвращается в трусливый "кабычегоневышлизм" только у слабых духом.

5.1.2 汉语语境词

众所周知,汉语属于分析语,分析语的特点是词与词之间的语

法关系不是通过词本身的形态变化，而主要依靠词序和辅助手段来表达；俄语属于综合语，综合语的特点是词与词之间的语法关系依靠词本身的形态变化来表达。因此，汉语词类和俄语词类具有不同的构词形态特征，如：

1）现代汉语缺乏普遍的词类语法构词后缀。如俄语 интерес 是名词，интересный 是形容词，интересно 是副词，интересовать 是动词，这从词类构词后缀可以做出明确区分。但汉语因为缺乏可以区分词类特征的构词后缀而无法做出类似俄语的区分，虽然现代汉语里也存在个别后缀，如表示名词的后缀“子”，表示动词的后缀“化”，但汉语这种附加后缀现象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2）现代汉语词类缺乏严格的词类语法形态变化。如俄语名词具有“性、数、格”的语法形态变化，形容词除“性、数、格”外还具有“比较级和最高级”，动词则具有“体、人称和态”语法形态变化，而汉语却无法通过语法形态变化来体现汉语词类的语法特征。

因此，汉语构词不同于俄语，汉语不是通过“形式联想”而是通过语言环境中产生的“形象联想”来构建词类新的组合并产生新的语义比喻结构。当然，汉语口语的“形象联想”造词也与语言环境存在着密切联系。

口语学家陈建民先生指出，汉语口语是“形象造词”。他认为：“汉人的思想主要是形象性的，这跟汉字是象形文字有关，日常口语里不少词语具有鲜明的形象色彩，这是人民群众造词时充分考虑形象性、生动性的体现，是汉人进行形象思维活动结果的记载。”①

“形象造词在今天仍是能产的语义构词方式。”②“形象造词”存在两种形式：一是“视觉/非视觉形象联想造词”，一是“语义形

①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74 页。
②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74 页。

象联想造词"。

汉语口语"视觉/非视觉形象"造词中以"视觉形象"居多,如"圆白菜"、"梅花鹿",其中"圆"和"梅花"都提供明确的视觉形象;还可以是"非视觉形象",如"哗啦啦响"中"哗啦啦"所产生的"听觉形象",如"刺鼻子疼"中"刺鼻子"所产生的"嗅觉形象",如"透心凉"中"透心"所产生的"触觉形象",等等。

"视觉形象造词"的实质是通过"视觉形象"产生"语义联想"从而构成新的语义比喻结构,如小型卡车,俄语叫 микроавтобус,英语叫 Minor Bar,汉语称之为"微型汽车"。因为"微型"不形象,不具体,近年来汉语口语里出现一个新名词——"面包车"。"面包车"具体视觉形象勾勒出"微型汽车"的轮廓,使人感觉仿佛看到面包形状的汽车在街上行使。[①] 这种构词方式在汉语中得到广泛运用,如:面包车自燃,公交司机扑救。(《南京晨报》,2008.07.10)类似的例子还有:

(49)借来灭火器又不会用　面包车烧成"烤面包"(=面包外形的汽车)　(《金陵晚报》,2008.07.10)

(50)"面包火车"雷倒众网友(=面包外形的火车)

(《南京晨报》,2008.11.25)

(51)南京"飞的"起步价2万(=飞机的士)

只要不嫌贵,市民今起可像打的一样乘坐直升机。

(《南京晨报》,2007.01.18)

(52)南京一女会计20万现金遭摩抢。(=摩托车抢劫)

(《现代快报》,2006.12.7)

(53)男孩高考前休学为母筹钱治病

妈妈生病后,爸爸一边照顾她,一边挤出时间开"摩

---

①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275页。

的”赚钱,这是一家人所有的经济来源。(=摩托车的士)　　(《南京晨报》,2008.06.07)

我们认为,通过“视觉/非视觉形象”所造的词类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语境词”,因为“视觉/非视觉形象”已经提供了建立“相似性联想”的依据。我们理解的“形象造词”不是通过具体的“视觉/非视觉形象”,而是在“变化语境”中建立更丰富的“语义形象联想”并产生新的“语义比喻结构”,从而生成汉语“语境词”。因此,我们将“语义形象联想”看成是汉语口语“语境词”的能产构词方式。

“语义形象联想”是汉语口语中能产的构词方式。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改革步伐的加快,在现实生活中产生大量过去未曾相识的新生事物,由此也产生大量紧密联系生活的“语义形象”造词。教育部2007年8月16日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了《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列出了171条汉语新词语选目。其中,“房奴、奔奔族、独二代、返卷黄牛、换客、晒客、学术超男”等收录其中,这些新词选目主要来自6年30多种中文报纸,目前暂不收入词典。

国家语委副主任李宇明指出:“我国的语言生活方式发生的变化很大,词汇的新变化多,有计划地对汉语新词语进行动态跟踪考察,不仅具有社会语言学价值,而且还有语言词汇学意义,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扬子晚报》,2007.08.17)

教育部2007年公布的117条汉语新词语是:

B. 八荣八耻、白奴、白托、白银书、半糖夫妻、抱抱团、抱抱装、奔奔族、笔替、搏斗、博客话剧、博文

C. 草根网民、车奴、成考移民、城市依赖症、村证房

D. 大肚子经济、倒扁、盗版党、等额配比基金、电话门、电子环保亭、吊瓶族、丁宠家庭、动能车、动容、独二代、断背

E. EMBA2、时歇业令、二奶专家

F. 法商、返卷黄牛、饭替、房魔、房奴、飞鱼族、废统、沸腾可乐、分手代理、福利腐败、福寿螺患者、复古学堂

G. 感恩红包、高薪跳蚤、搞笑、公司蛀虫、谷歌、骨性、国际高考移民、国六条、国十条

H. 海缆断网、海绵路、海啸音、寒促、汉芯造假事件、合吃族、红楼选秀、红杉客、换客、灰色技能、回购地、会议大使、婚嫁大年

J. 急婚族、监控门、江选、奖骚扰、交强险、脚环鸡、节奴、解说门、禁电、掘客

K. 卡神、考霸、科研包工头、啃椅族、空调、

L. 赖校族、乐活族、梨花体、李娅空翻、两会博客、垄奴、绿色产房、裸考、裸替

M. M 型社会、慢活族、美丽垃圾、迷卡、蜜月保姆、秒杀、明星枪手、墓产经济、墓奴

N. 年后饭、暖巢管家、诺亚规则

P. 跑酷、陪拼族、凑车族、拼卡、拼客

Q. 7 时代、擒人节、轻熟女、穷人跑、求学房、群租

R. 让票区、人球、人户育婴师、润滑经济

S. 三失、三手病、三限房、三支一扶、晒、晒客、上海社保基金案、剩女、十五细则、世宗、SH. 试药族、受机幻听症、手机手、熟年、睡眠博客

T. 她经济、痛快吧、图书漂移、土腐败、囤房捂盘、托业

W. 网络晒衣族、威客、微笑北京、微笑圈、文化低保、文替、巫毒娃娃、捂盘惜售

X. 新明星学者、新中间阶层、熊猫烧香、炫富、学术超男、学业预警、

Y. 压洲、洋腐败、洋漂族、医闹、医诉、移动商街、印客、游贿、

游戏手

Z. 砸票、择校税、证奴、职粉、终统、众包、住房痛苦指数、装嫩族、作弊客

这些新词语都是通过“语义形象联想”的方式产生。如：

“半糖夫妻”指同城分居的新婚姻方式，即夫妻两人在工作日独自生活，到了周末共同生活。这是由“半糖”语义产生的“甜蜜一半”的语义联想。

“垄奴”垄断行业的消费者别无选择只能被迫接受消费条款，被成为“垄奴”。而“垄断行业”和“奴隶”的结合使人产生语义联想。

“奔奔族”指中国社会在1975—1985年出生的一代人，是当今中国社会压力最大的族群，这是由“奔奔”产生的语义联想。

“晒客”就是一个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心情展示在网上，与他人分享的人群。这个词的新义由“晾晒”和“客人”产生，“晾晒”产生语义联想。

“丁宠家庭”指不要孩子，把宠物当孩子养的家庭。这是由“丁克家庭”而来，“克”到“宠”的转变使人产生语义联想。

“灰色技能”指某些企业要求毕业生具备的诸如喝酒、唱歌、搓麻、打牌等特殊要求。“灰色”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并不是一种好的颜色，让“灰色”与“技能”搭配使人产生新的语义联想。

“冻容”指20岁左右的年轻女孩希望冻结青春，早早开始抗老历程。“冻”使人产生语义联想。

“独二代”指中国特有的4-2-1家庭，即独生子女的父母也是独生子女。“独”和“二”的搭配使人产生语义联想。

“二奶专家”指那些表面上看似与开发商唱反调，背后却与开发商勾肩搭背的专家学者。“二奶”是依赖别人生活的社会群体，“二奶”演变成“专家”，不由使人联想到“道貌岸然”的专家学者。

“飞鱼族”指在国内已取得不俗成绩，但毅然放下一切，到国外名校求学的特殊中国群体。“飞鱼”使人产生语义联想。

“裸考”指什么加分都没有完全靠实力参加考试的人。“裸体”变成“裸考”容易使人产生语义联想。

“拼客”指的是人们集中在一起共同完成一件事或活动，AA制消费，有拼房（合租）、拼饭（拼餐）、拼玩、拼卡、拼用等等。“拼”和“客”都能说明新词的语义内涵。

“捧车族”指买得起车用不起车，宁可把车“捧”起来闲置，美其名曰“捧车族”。其中的“捧”很形象地说明新词的语义。

“7时代”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破8”进入“7时代”。数字“7”是汇率时代的标志。

“擒人节”指在情人节，没有情人的临时搭伙过节。“擒”使人产生无限语义联想。

这些新词语在汉语报刊语言中已经得到广泛运用，如：

(54)“晒客”：晒客就是一个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心情展示在网上，与他人分享的人群。

（《金陵晚报》，2007.12.10）

(55)“乐活族”追求有机生活

突如其来的油价上涨，令有车族顿感压力，宣布上涨的第一天，半夜就有不少网民发帖呼吁“车子入库，马放南山”。其实，上班骑自行车，吃有机食物，穿天然棉麻衣物，购物自备布袋……这些自然健康的环保方式，在能源紧缺的现在早已被很多人奉为宝典，成为悠游有机生活的“乐活族”。

（《扬子晚报》，2008.06.23）

我们还认为，“变化语境因素”（前言后语、交际情景和说话人共知信息和共同生活经验等）是产生“语义形象联想造词”的主要

依据。

依据“前言后语”产生“语义形象联想造词”：

(56)“丁克”未去 “丁宠”又来

家庭领养宠物而不再生育，人们将这样的家庭称为“丁宠”家庭。 (《南京晨报》,2008.01.18)

(57)李宇春南京演唱会让人又“讶”又“悯”——“玉米经济”说明了什么。 (《扬子晚报》,2007.10.29)

依据“交际情景”产生“语义形象联想造词”：

(58)学生：好工作难找 单位：好人才难招

人才市场出现“面霸”一族

(《扬子晚报》,2006.07.13)

(59)拖着长斧揣着匕首冲进来

幼儿园“斧头男”当场被制服

(《金陵晚报》,2008.03.27)

(60)地铁中割衣扒窃 “刀片客”旅社被捉

(《扬子晚报》,2007.12.12)

(61)鱼贩坚决不卖“脱衣鱼”

知情人：算上塑料袋的重量能多收点钱

(《南京晨报》,2008.04.01)

依据“说话人共知信息”产生“语义形象联想造词”：

(62)“新好男人”郭晓冬：

可以叫我凤凰男

网友造词“凤凰男”用来特指从农村出来的高农历、有才干、但有着根深蒂固农村思想的男人，代表人物“何建国”(电视剧《新结婚时代》的男主角)由电影演员郭晓冬扮演。

(63)南京50家医院免费筛查“结石宝宝”

国务院决定全面检查奶制品 江苏将对全省婴幼儿

访查一遍　　　　　　（《南京晨报》,2008.09.18）

因为“三鹿奶粉”中有害物质“三聚氰胺”超标,导致部分食用该奶粉的婴幼儿患肾结石,由此产生新词“结石宝宝”。

(64)嘴硬手软不再做“猪坚强”

——房产大鳄楼价涨跌真相调查

（《扬子晚报》,2008.10.03）

2008年5月12日在中国四川汶川发生震惊世界的“5.12”特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给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巨大损失。地震发生后很长时间,人们在地震废墟中发现一头猪仍然存活,这头猪的顽强精神受到人们的尊敬,并由此产生新词语“猪坚强”。

应该指出的是,无论俄语口语还是汉语口语,无论是“形式类推”还是“形象造词”,“语境词”都是一种语境中完成的“临时言语现象”。“语境词”能否为众多的语言使用者所接受,最终能否进入标准语语言系统,完全取决于时间的考验:部分“语境词”在使用过程中会逐渐被众人遗忘,部分“语境词”则由于得到广泛使用后逐渐失去其“形象性”而逐渐演变为标准语词汇。

5.2 俄汉口语变化的语境结构:语境短语结构

“语境短语结构”是一种语境凝缩现象,具有辑合性(синкретизм)的特征,如:человек в очках =ø в очках(戴眼镜的人=戴眼镜的),учебный совет =ø совет(学术委员会=委员会)。之所以出现“语境凝缩结构”,是因为说话者在口语交际状态下完全可以借助“变化语境”实现自己“能怎么说就怎么说”的愿望。如:

(65)—Сдавать же ты вместо нее не будешь. И по-

том—если поступит, все равно разлука... (= сдавать экзамены)

例句中的“сдавать”(通过)应为“сдавать экзамены”(通过考试),其中的“экзамены”并没有出现语言符号而是由语境因素予以填补。“语境短语结构”与变化语境要素(前言后语、交际情景和说话者共知信息和共同生活经验等)密切关联,如例句中“后语”——“И потом—если поступит”(以后即使能上学)就对“前言”——“сдавать”(通过(考试))提供了支持。缺少这个条件,“语境短语结构”表示的概念往往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可以做出多种解释。如:

(66)Завтра они на итальянцев идут.

例句中的“на итальянцев”(去看意大利人)可能指去听意大利歌剧,去看意大利电影,也可能指去参观意大利艺术展览等等。总之,离开语境的支持,这种语境短语结构无法让人理解其真正语义。

应该指出,“语境短语结构”的特点是存在“语境结构”和“话语语义”不对称性。事实上,“语境短语结构”的广泛使用说明表层语言符号的空缺并不影响口语正常交际。这是因为变化语境因素内在参与并支持语境凝缩结构的最终实现,表层语言结构的凝缩并不意味深层语义结构的空缺,“变化语境”已经与“语境短语结构”互为交融并形成“语境短语结构”的中坚支柱。两者一旦剥离,“语境短语结构”的无论使用还是理解都存在障碍。

5.2.1 俄语语境短语结构

俄语语境短语结构主要指语境凝缩名称,如:больное сердце →сердце, поступать в учебное заведение →поступать,等等。语境凝缩名称反映了说话人力图简化语言单位的倾向。同时,结构

上的简化又使得凝缩名称所表示的概念对语境有很大的依赖性，如 Наш идет. 这里的 наш 究竟指什么？脱离语境谁也说不清楚。

凝缩名词、凝缩动词、凝缩代词和凝缩词组是俄语语境短语结构的常见凝缩形式。

1）凝缩名词。

凝缩名词指省略“形容词＋名词”结构中的形容词而紧缩成名词形式，如：музыкальный слух →слух，ученый совет→совет，иностранный язык →язык，等。

(67) Сегодня будет совет, нет? (= ученый совет)

(68) Я люблю заниматься языком. (= иностранный язык)

(69) У тебя зуб, да? Ой, бедная! (= больной зуб)

(70) Здесь все с жулудками. —Что, прошло у вас горло? (= больные желудки и больное горло)

(Чехов, «Иван матвеев»)

(71) —Я ведь не спрашиваю, сколько открытий ты совершил в науке. Меня твои планы интересуют. Где мечта твоя? Куда делась гордость? Жажда нового?

—Ну и слова! —поморщился мой старший сын. (= пустые слова)

(«Разговор с сыном»)

2）凝缩动词。

凝缩动词指省略“动词＋名词”结构中的惯用客体，其语义凝聚在动词之中，如：окончить учебное заведение→окончить，сдать экзамены→сдать，принимать лекарство→принимать，отпустить товары→отпустить，等等。

(72)—Дочка вам присылает? (=присылает письмо)

(73)—Я не спала до трех. Лежу с открытыми глазами.

—Я в таких случаях пью все-таки. (= принять снотворное)

—А я нет.

3)凝缩代词。

凝缩代词指省略"代词+名词"结构中的名词而紧缩成代词形式,如 эти туфли→эти,те тапочки →те.

(74)Покажите мне вот эти.

(75)Сорок первый те по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4)凝缩词组。

凝缩词组指省略"名词+前置词结构"中的名词而凝缩成前置词结构,试比较:парень в очках→в очках,человек в тапочках →в тапочках,девочка в красной шапочке→в красной шапочке, женщина с сумкой→с сумкой,сын из соседней квартиры→из соседней квартиры,таблетки от кашля→от кашля,等等。凝缩词组常用于表示具有某种特征的人和物,由于变化语境的支撑,这种不完全组合并不影响交流,相反,使用这种语境凝缩形式显得生趣和自然。

(76)—В шляпе? Старый такой. Старый такой.

—В шляпе. В костюме такой... как учитель.

(В. Шукшин,«Земляки»)

(77)Лена. А девочка она здоровая. Пусть попробует, раз хочет.

Клянов. Нет, ради бога, мне нужны со средней школой. (О. Сосин)

(78)А. Еще там был Саша.

Б. Какой?

А. Ну такой, в джинсах вытертых.

（《现代俄语口语讲座》（口语称名））

(79) Из соседней квартиры недавно ногу ампутировали. （同上）

(80) Ты пригласила из класса и из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同上）

(81) За вами стояла в меховом пальто? （同上）

(82) С чемоданом, не стойте в проходе.

(83) На балконе сохнет сними пожалуйста.

5.2.2 汉语语境短语结构

汉语语境短语结构也是一种语境凝缩名称，常见形式为：语境“的”字结构、语境凝缩动词和语境凝缩词组。

1)语境“的”字结构。

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率先指出“的”字结构的名词化作用。①他认为当“X 的 Y”里边的“Y”省略之后，“X 的”就取得了名词身份。但是一旦这个“的”取得名词化功能，它就可以这样用，即使说不出后面省略了什么名词。如：他是从中国来的。（=他是从中国来的人）；他是卖酒的（=他是卖酒的人）。

口语学家陈建民先生也认为修饰名词的“的字短语”在句子里往往可以替代整个名词组合。“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下，为避免重复，‘的’后的中心词可以省掉，如‘他有钱，化他的吧’。此时‘化他的’后边的‘钱’可以不说出来。”②

陈建民先生指出：“‘的’的功能主要是替代名词，我们管它叫

① 赵元任著：《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 152 页。

②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47 页。

D1 短语。还有一种 D2 短语，'的'前是各种重叠形式，或是'挺X'，有时候能做主语，如：那个胖胖的是谁？；你看地上冒烟，红红的是什么？；有个挺瘦的是邓瑞青。"①陈建民先生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的"字前还可以是动词短语，如：他父亲是卖菜的；杨同志从前是教书的；那个骑自行车的是送信的；他是开手扶拖拉机的；马路两边全是看热闹的。另外，"的"字前还会出现"主谓短语"，如：香蕉是他最爱吃的。②

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运用语义配价理论研究"的"字结构，他指出存在"A"和"B"两种形式"的"字结构，如：

A	B
开车的(人)是解放军。	开车的技术不高。
安排的(时间)很满。	走路的样子不好看。
他说的(话)句句在理。	他说话的声音不大。

朱德熙先生认为上述"的"后的中心词出现与否还要看中心词跟前边的动词短语是否潜藏着主谓关系或动宾关系。于是，他强调："从语义看，A 类格式里中心词是前边动词性词语的主语或宾语，'的'后边的中心词可省；B 类格式里中心词既不是前边动词性词语的主语，也不是宾语，'的'后边的中心词不能省。"③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汉语"语境'的'字结构"应用得非常广泛，如：

(84)（具体情景：汽车驶进"加油站"）

——加"90 的"，有"90 的"吗？"90 的"不是省点钱吗！（=90#汽油）

（中央台 10 套电视节目：《唢呐艺人——任连义》）

---

① 陈建民著：《现代汉语句型论》，语文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10 页。
② 陈建民著：《现代汉语句型论》，语文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18 页。
③ 朱德熙：《"的"字结构和判断句》，《中国语文》1978 年第 1 期。

(85)栓柱给他的是两条毛巾。(=栓柱给他的东西)

(《简明实用汉语语法》,1981:32)

(86)地方不大,还能摆下个小折叠桌,王祥支起桌子后说:"哥儿们,今儿我露两手,上后院厨房给你炒两热的。"(=炒两热的菜)

(曹桂林著,《纽约上空的中国夜莺》)

(87)"嘿,你知道吗,罗副所长和小唐住一个大院。"

"哪个小唐?"

"司机呀,开'丰田'的那个。"(=开丰田汽车的司机)

(海岩著,《死于青春》)

(88)自由市场上,老太太扯着嗓子喊:"买啦,买啦! 新鲜鸡蛋,咱自己下的!"(=咱自己家的鸡下的蛋)

(王建华著,《现代汉语语境研究》)

(89)更苦恼的是薪水还不错(=更苦恼的事)

(《扬子晚报》,2008.06.23)

(90)置张保安称"公安局的",与司机发生冲突后动手打人

"公安局的"就能随便打人啊?(=公安局的干部)

(《南京晨报》,2008.07.18)

(91)碧玉美人无奈地叹息一声,大睁双眼,定定地瞅着天华,像终于让步说:"真要走,我们两个也得分别离开木姐。我走我的,就像往天一样到瑞丽去采购服装。你呢,走你的,不要在瑞丽逗留,直接赶到客车站,搭车去芒市。"(=我走我的路,你走你的路)

(叶辛著,《孽债》)

(92)"你妹妹进医院工作有七八成把握"

开“马自达”的骗了经理6万(=开马自达的司机)

(《现代快报》,2008.07.21)

2)语境凝缩动词。

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指出:“及物动词的宾语,如果见于上文,可以省略;如果包含在说话时的环境里,也可省略。一个人在洗碗,另一个人说:“让我来擦!”擦什么不言而喻。”[①]赵先生还指出:有时候,一个动宾结构表示一般性的动作,如果只有动词,就暗含着省掉一个特定的宾语。试比较:

别说话!/别说!

别吃东西!/别吃!

他在那儿想事情呐!/他在那儿想呐!

“语境凝缩动词”由于结构简略而信息量不减因而在汉语报刊标题中得到广泛运用,如:

(93)首批90后考生:我们不恐高(=不恐高考)

昨日,出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第一批学生迈入高考考场,第一次以个人的名义与全省全国的同龄人一比高低,这也是一次最好的成年大礼。

(《金陵晚报》,2008.06.08)

(94)全国首批毕业的玩具设计本科生比较“摆”(=摆谱,摆架子)

去企业,不如我自己单干

(《扬子晚报》,2008.05.12)

需要说明的是,汉语口语“语境凝缩动词”和俄语口语省略“动词+名词”结构中的惯用客体,将其语义凝聚在动词之中”的凝缩方式完全相同。

---

① 赵元任著:《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11页。

3)语境凝缩词组

赵元任先生认为在汉语口语中存在“简称和掐头形式”①。所谓“简称”指语境凝缩词组,如: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女高师,航空运输→空运;所谓“掐头”指按语境凝缩的方式省去词组“开头部分”,:如落花生→花生,叫花子→花子,火轮船→轮船。

汉语语法研究者认为,“经济原则使得结构出现频率不平衡,扩张与减缩互现。在信息量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一些既经济又明确的句法结构和匹配挤压那些欠经济或欠明确的结构与匹配。如‘副+名’挤压‘像……一样’(很中国),‘有+N’(很勇气)。‘动宾+名’(遇阻三峡)挤压‘状+动’(在三峡遇阻),‘动+补’(遇阻于三峡)。”②

我们认为,“语境凝缩词组”是一种普遍语用现象,俄汉口语共同的语境凝缩现象反映了说话人力图简化语言单位的倾向。如,汉语口语中按“掐头”方式省去词组开头部分的“语境凝缩方式”在俄语“语境凝缩词组”中同样存在,请看下表:

俄　语	汉　语
человек в тапочках→в тапочках женщина с сумкой→ с сумкой сын из соседней квартиры→из соседней квартиры парень в очках→в очках	水烟袋→烟袋 水葫芦→葫芦 冰糖水→糖水 油炸糕→炸糕

两者不同之处在于,俄语“语境凝缩词组”省略的是“名词”保留的是“前置词结构”,而汉语“掐头方式”省略的是“修饰语”保留的是“名词”。

我们在比较中还发现,汉语口语“语境凝缩词组”,除了“掐头方式”还可以存在“掐尾方式”,如:长途电话→长途,通俗作家→

① 赵元任著:《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25页。

② 杨海明、周静著:《汉语语法的动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4页。

通俗,流行歌曲→流行,违章建筑→违章。而汉语口语通过“简称”方式构成的“语境凝缩词组”的数量也相当多,如:博士生导师→博导,超级市场→超市,空中小姐→空姐,长途电话→长途。可见,汉语口语“语境凝缩词组”是一种积极的语境短语结构,其构成方式远比俄语丰富的多。

需指出的是,俄汉口语中许多语境凝缩名称已经在语言中固定下来,成为稳定的语言现象,如俄语中 температура(发烧),слух(音乐听力),сад(幼儿园),汉语中“博导”、“空姐”、“长途”。有的凝缩名称语义还不固定,要在一定的语境中才能显示出来。如笔者曾在报纸上见到这样一则标题:“亚洲田径赛程过半,中国队再夺两金。”很显然,这里的“金”指“金牌”。离开上文“亚洲田径赛程过半”的制约,“金”不能作“金牌”用。同样,广告词“买小鸭五年不用买洗衣粉”(南京《服务导报》,1997.09.27)中的“小鸭”因为有下文“洗衣粉”的制约,根据人们的共同生活经验只能指“小鸭圣吉奥滚筒洗衣机”。但是离开语境,“小鸭”与“洗衣机”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类似的例子还有:

(95)中大医院3名儿童患上“传单”。(=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南京晨报》,2006.11.4)

(96)省花评选茉莉第一梅兰惜败。(=梅花和兰花)

(《扬子晚报》,2006.12.23)

(97)“你上自由啦?”(=自由市场)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

(98)吃来08吃去07　2007年吃过的好店,元旦再去尝尝(=吃来08年吃去07年)

(《金陵晚报》,2007.12.27)

(99)“基民”银行网点内疯抢基金(=购买基金的群众)

卖基金的工作人员忙得吃不上饭。专家提醒,选基

金比买基金更重要。

（《南京晨报》,2007.01.18）

(100)"睡伤"成了新型节日病（=睡觉受伤）

医生建议:上班族多做户外运动是良方

（《扬子晚报》,2007.02.25）

(101)女性"糖友"易患乳腺癌（=糖尿病患者）

记者从江苏省人民医院昨日召开的大型糖尿病、乳腺癌健康教育会上获悉,女性糖尿病患者罹患乳腺癌的危险增加,此类患者必须增强防癌意识。

（《扬子晚报》,2007.06.15）

(102)骐达躲小面　撞护栏翻车（=小面包车）

（《北京青年报》,2008.10.20）

(103)强制送医费用还得扁埋单

医生称陈水扁身体状况正常,检方已着手撰写起诉书

（《扬子晚报》,2008.11.18）

(104)"黎先生,你不走吗?"李老汉恭敬地问道。

"我想等着放'紧急'再走。"我说着便在太师椅对面板凳上坐下来。（="紧急空袭警报"）

（巴金,《憩园》）

5.3 俄汉口语变化的语境结构:语境组合句

语境组合句是一种语境中生成的动态语用结构,语境组合句是变化语境作用下话语结构的不完全体现。

我们认为,"前言后语、交际情景和说话者共知信息和共同生活经验"是经常作用于"语境组合句"的变化语境要素。我们注意到,在言语交际中语境诸要素的作用往往不同。有时"前言后语"

起主要作用,有时"交际情景"起主要作用,而有时"说话者共知信息"起主要作用。如:

(105) Сергей. Где у вас?

Люся. Колодезная улица, дом десять.

(А. Симуков)

(106) —Два Загорск.

П. Куда?

—Два, Загорск.

(107) —В Сибирь, Ваня? —спросил старичок.

—Завтра. А сегодня спать надо. (В. Шукшин)

例(105)中根据上文"您的住宅在哪里?"来推测,反应话语 Колодезная улица, дом десять 等同于 на колодезной улице, в доме десять;例(106)借助说话时的具体情景,说话人将话语结构简缩为"两张,扎戈尔斯克。";例(107)中根据双方的已知信息,说话人只需说出"В Сибирь, Ваня?"即可达到交际的目的。

更多情况下,往往是多种变化语境要素共同起作用,如:

(108)(共知信息:家里即将来客人;情景:到处杂乱无章;上下文:谈论如何打扫卫生)

—Стол накрыт. Туалеты направо. Гардероб налево. Сувениры напротив. Проводить?

—Ничего, мы сами. (С. Алешин, «Ее 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ьство»)

(109)(上下文:谈论 А 戴眼镜;共知信息:А 不戴眼镜;情景:Б 看到 А 戴着眼镜在看书)

Б. к А Ну вот и ты уже?

А. Да нет, я вот только мелкий когда.

“对口语来说，不完全体现以及句位填补的自由性是典型的。”[①]而“不完全体现”在语境组合句中最为突出。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由于语境句是话语使用中的产物，语境句的语用组合排列具有不同于标准语的典型语用特征。可以肯定地是，语境组合句中语言单位的“不完全体现”是符合语用规律的正常使用，是任何类型话语使用中都普遍存在的变化语境现象。

5.3.1 俄语语境组合句

俄语传统句法学根据句子成分是否完整，将简单句分为完全句和不完全句，并将后者作为一种特殊的简单句类型来研究。前苏联对不完全句做出全面深入研究的语言学家首推 А. Н. Гвоздев. 他在《现代俄语标准语》(1958)一书中全面、详细地阐述了不完全句的概念、特点、制约因素以及种种省略的情况。他认为，不完全句是那些缺少某些必要的、而对说话人和听话人来说又是不言而喻的成分的句子。“不言而喻”是通过各种具体的言语条件——上下文、情景等的作用来实现的。他指出，不完全句的制约因素，一是语言因素：上下文、语调、词组的可理解性；二是语言外因素：手势、言语情景、说话人的共同经验，而且这些因素常常是共同起作用的。[②] 这说明 Гвоздев 在当时已经注意到了不完全句与语境的关系。Гвоздев 的这一发现，至今对口语句法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前苏科院《俄语语法》(1980)用一整套理论取代了传统的简单句学说，把传统的不完全句看成是“在语境上受制约的不完全体现”。(конситуативно обусловленные неполные реализации)[③]把

---

① 徐翁宇著：《俄语口语研究》，译林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84 页。

② А. Н. Гвоздев,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язык. 1958(Ⅱ): 149 - 151.

③ Н. Ю. Шведова(ред.),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Ⅱ), М., 1980: 120.

不完全句看成是句子结构模式在实际使用中因受语境制约而出现的言语现象，而不是语言现象，这种认识无疑比传统的语法学说前进了一大步。

继《俄语语法》(1980)之后，随着口语研究的深入发展，不完全句的研究有了突破。语言学家 Е. Н. Ширяев 从全新的视角对传统的不完全句进行了研究。他首次提出了“语境句”(конситуативные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的理论。他认为，语句和语境是相互作用的，只有懂得了这种相互作用的规律，口语的句法系统才能做出相应地描述。

根据 Е. Ширяев 的研究，语境句具有以下区别性特征：(1)该语境句不是全部意思用词语表达；(2)非词语表达的意思不可能来自语句中任何一个语词要素；(3)语词要素以自己的组配价特征给非语词表达的意思留出了空位；(4)句法空位的具体词汇意义由语境来确定[①]以 Купи мне еще(хлеба)(还给我买点(面包))为例。之所以称为语境句是因为：①它具有非语词表达的意思“хлеба”(面包)；②此意思不可能来自语句中的任何语词要素；③动词 купи(买)以自己的组配价特征给非语词表达的意思留出了空位 чего(什么)；④空位 чего 的具体意义是由语境决定的，即说话人和听话人的共同生活经验决定的，这里指的是“хлеба”(面包)。Е. Ширяев 对语境句的贡献在于提出“语境空位”(或非填补位 незамещенная позиция)学说。[②] 所谓“语境空位”是指语境作用下的句法结构空缺，也就是说，“话语交际中的许多因素并没有相应的语言形式，因为它们已经存在于语境之中”[③]。比如在电影院想买两张七排的票，只需说成：Два. Седьмой.(两张，七排。)即

① Е. А. Земская(ред), 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1981:192.
② Е. А. Земская(ред), 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1981:192.
③ Е. А. Земская(ред.), 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М., 1981:69.

可,很少有人说成:Дайте мне,пожалуйста,два билета в седьмом.(我买两张七排的票。)Е. Ширяев 认为语境句中的结构省略是由词的搭配潜力所决定的。他用“价”(валентность),即“词参与和其他成素的句法联系的能力”[①]来表示词与词之间的语法联系。价又分为直向价(прямая валентность)和反向价(обратная валентность)。直向价是由主导词通过其组配能力来提供空位的信息,如:Купи мне еще(还给我买)通过主导词 купи(买)的组配能力来提供空位信息 чего(хлеба)(什么(面包));而反向价则是通过从属词来反映支配它的主导词的空位信息,如:—Посуду?(洗碗?)通过从属词 посуду(碗)的变化为主导词 помыть(洗)留出了语句空位。

我们认为,Е. Ширяев 从词的搭配能力来解释“语境空位”,应该说有一定道理。但,“语境空位”更多的是一种语用现象,出现“语境空位”更多的是交际环境的需求,如果仅仅考虑“词的搭配潜力”就无法划分传统语法“不完全句”和语用研究“语境组合句”之间的区别,因为出现“语境空位”完全是口语交际环境的语用需要。

试比较:

(110) Старушка. Еще тебе,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нужна мама.
Илья. Очень.　　　　(С. Алешин)
—Еще тебе нужна мама?*
—Да, мне очень нужна мама.

(111) А. (в постели) Жень, выключи мне.
В. Угу. Сейчас.
—Жень, выключи мне лампу.*

---

① В. Н. Ярцева(ред),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 1990: 79.

—Угу. Сейчас я выключу тебе лампу. *

通过比较不难看出,带 * 号的句子虽然符合典范标准语规范,但在实际生活中极其少见。在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是结构不完整的语句,这些语句与语境关系密切、融为一体。每个语句都是在语境支持下形成的,每个语句都是语境句。语境句中的不完全体现应该视作合乎语境规则的"语用组合",其中语用省略的部分只能从变化语境中补足、激活,这种语用组合空缺不同于传统句法结构的省略,如:Иду.(我)走。因为从说话人角度来说,由于有语境的强大支撑作用,只需要说出最小极限的语言信息就能达到交际的目的,而对谈话人来说,由于语境信息充当话语结构的链接点,填补了结构和语义的不对称性,使得语境空位的理解不会产生障碍。

应该指出,俄语语境组合句是一种在变化语境中完成的句法结构的语用体现,语境组合句中存在由语境要素充当链接点的"语境空位"。语境空位的出现受说话人当时的语言环境,特别是"变化语境要素"的制约,"变化语境要素"填补语境组合句中的语境空位。

"变化语境"是填补"语境空位"的重要因素。变化语境的参与程度与结构空位成正比:变化语境的参与程度越大,结构空位就越多;反之,结构空位就减少。由于口语使用和语言环境存在着水乳交融的紧密联系,在言语交际中变化语境和话语结构已经融为一体、形成互补。所以,语境组合句中出现"语境空位"成为十分自然、合理的语用现象。

"语境空位"反映出话语句法结构普遍的"语用省略趋势"。俄罗斯口语学家 О. Сиротинина 指出:"省略性是构成口语篇章的基本原则之一。""语用省略"指"凡可省略的地方均被省略,这一

经济原则作用于口语体系的各个层次，而句法尤为明显”[1]。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在变化语境的直接作用下，俄语语境组合句形成了三条“语境空位”规律：

1）凡前言里出现过的词语（即已知成分），在后语中可以空缺。话语里相应的语句空位由变化语境（前言后语）因素来填补。如：

（112）—В Сибирь, Ваня? —спросил старичок.

—Завтра. А сегодня спать надо. （В. Шукшин）

（113）Ваня. Ты скажешь... Значит, полбуханка черного и сахар?

Старушка. Бородинского. И песок. （С. Алешин）

（114）Мать. Где ты был?

Гена. У Лидии Ивановны. （М. Рощин）

（115）—Разрешите тебя поцеловать?

—Лучше—я тебя. （Театр. 1991 №6）

（116）—Откуда?

—Тут, близко... （В. Шукшин）

（117）—Закрой дверь!

—Я не могу, когда открыто! （О. Кавун）

（118）Вася. Отдыхай. Теперь во всех домах такие.

Теща. Ну да, во всех. （М. Рощин）

（119）Двацатипятирублевую он сейчас разменял, пятидесятирублевая должна быть в кармане... Сунулся в карман—нету. Туда—сюда—нету.

（В. Шукшин）

---

① О. Б. Сиротинина,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и е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М., 1974:10.

(120) Штоп. В автобус не сядешь.

Полицейский. В автобус? Да никак. Да-да, неудобства сесть. (М. Рощин. Галоши счастья)

2)凡情景中存在的事物或现象,可以不必重复(或用指示语替代即可)。话语里相应的语句空位由变化语境(交际情景)因素来填补。如:

(121)(打电话)

—Я вас слушаю!

—Оля, будьте добры!

—Подождите минутку! Оля! Тебя!

(Интенсивный курс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122)(Б 看着 А 从孩子身上取出温度计)

Б. Сколько?

А. Нет. нет. Ничего.

(123)(招待客人)

А. Ну чего ты? Еще чайку?

Б. (отмахивается) Да ну!

В. (сонно) Да, чего-то чай как-то не того... не помог! (М. Рощин)

(124)(正在往墙上挂油画)

А.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гвоздь) Нет, не пойдет.

Б. (подавая другой гвоздь) А этот?

А. Сейчас попробую.

(125)(客人坐下)

Прошу вас. Может, чаю? (О. Сосин)

(126)(正在举行宴会)

Посол. Чуть-чуть? (Майклу) А вы? Рюмочку?

(С. Алешин)

(127)(手里拿着包裹)

Иван. Бабушка, тебе посылки из Москвы.

Старушка. Ой! Что там!

Илья. (улыбаясь) Сюрприз.

(С. Алешин)

(128)(丈夫下班回家)

—А шапку?

—Не снимаю. Привычка. Голова зябнет.

(О. Сосин)

(129)(А. 手中拿着鲜花)

Б. Давай в большую вазу.

(130)(А. 穿了一双新皮靴)

Б. Ну уж в любой мороз, да?

А. Не знаю я, не очень они все же, но лучше.

(131) Сергей. Меню, пожалуйста.

Официант. Вот меню.

(«Интенсивный курс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132) Люба (подходит к скамейке) Извините, я не помешаю?

Дмит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Нет, пожалуйста.

(С. Олешин, «Тема с вариациями»)

3)凡参与者共同的生活经验和共知的信息,可以不用词语表达。话语里相应的语句空位由变化语境(说话者共知信息和共同生活经验等)因素来填补。如:

(133)(А 曾经请求 Б 将书放进包里)

А. Положил.

Б. Вчера еще.

(134)(Б 知道 А 头痛)

Б. Ну как?

А. Лучше немного вроде.

(135)(А. 曾请求 Б. 帮助打印论文)

А. кБ. Скоро?

Б. Полстранички, сейчас.

(136)(Б. 知道铁路售票处位于 А. 的上班途中)

Б. к А. Ты сегодня за билетами?

А. Нет, вот я завтра в институт двадцать раз не таскаться.

(137)(А. 总是在下班时顺路带回面包)

Б. к А. (перед уходом А на работу) Купиши?

А. Ну да.

(138)(Б. 知道 А. 刚刚看过一场话剧)

Б. Ну как тебе?

А. Да так. Не очень они.

(139)(双方在谈论婚姻和爱情)

Прохожий. Как—нет?

Бухов. А что, есть. (М. Рощин)

(140)(母亲知道孩子经常洗餐具)

Катя. Посуду?

Саша. Помою.

Катя. Молодец, тогда пока.

Саша. Пока.

(Из фильмы«Москва слезам не верит»)

(141)(父亲为儿子的事四处奔波)

—Туда— сюда, туда—сюда!... Ах, собаки! — Папка! (А. Шукшин)

(142)(双方在找第三者)

Максим. А если нет?

Лавров. Тогда—плохо. Идите. (С. Алешин)

(143)(父母在谈论孩子)

Он у нас теперь колясочник, в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коляске.

(144)(Владимир 曾答应将礼物带来)

Владимир. Не сердись, тетечка. В следующий раз—обязательно.

(С. Алешин, «Восемнадцатый верблюд»)

这三条话语结构"语境空位"的规律充分反映出变化语境对话语结构的影响。语言事实表明:话语结构的不完整性(非固定空位)是话语结构的普遍性语用特征。实际上在"日常交际中几乎见不到完全句"。① 在许多场合,说话人可充分依靠语境把自己的话语省略到最大限度。相反,说话人如果违反上述规律,可能意味着言外之意。试比较:

—Ты согласен с решением?

—Да, я согласен с решением.

这里,я согласен с решением(我同意这个决定)也许反映了说话人并不同意决议,是口服心不服、或对决议持保留意见。

5.3.2 汉语语境组合句

"汉语语法结构的主要特点是缺少形态,语法的中心在句法而

① О. Б. Сиротинина,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и е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М., 1974:101.

不在词法。”[①]

汉语口语句法结构中同样存在语境组合空位句，即存在话语结构不完整的“语用省略现象”。

口语学家陈建民先生将“省略现象”称为“简略现象”。他指出：“口头对话，由于谈话双方的共同理解，以及各种辅助手段的帮助，简略的范围较广，较为随便。省略、隐含、脱落、简缩是口语里经常运用的简略手段。”[②]陈先生认为造成汉语口语句法结构产生大量“简略现象”的原因是由于语言环境提供了许多信息，使得说话可以简略，每个句子并不强求非主谓齐全不可。

语言学家胡裕树先生注意到语言使用中汉语句法结构出现“省略”和“移位”变化。他指出：“在动态的具体句子中，借助于一定的语境，句型或句式会起某种变化，或省略某个成分而成为省略句，或移动某个成分的次序而成为移位句，这就是所谓的‘变式句’，其中的规律性东西很值得探索。”[③]在此，胡先生指出汉语语用句法结构的两种句式：结构不完整的“省略句”和语序变动的“变式句”。

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也思考了“省略现象”。他指出：“省略”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第一，如果一句话离开上下文或者说话的环境意思就不清楚，必须添补一定的词语意思才清楚；第二，经过添补的话是实际上可以有的，并且添补的词语只有一种可能。”[④]从吕叔湘先生的分析中可以看出，1）语境因素参与填补语用省略的相应句位，即“离开上下文或者说话的环境意思就不清楚”；2）语境因素是衡量语用省略填补正确与否的尺度，即“添补

---

① 徐通锵、叶蜚声：《五四以来汉语语法研究述评》，引自《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现状和回顾》，语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5 页。

②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79 页。

③ 胡裕树：《汉语语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复旦学报》1994 年第 5 期。

④ 吕叔湘著：《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68 页。

的词语只有一种可能”。语言学家张志公先生也认为:“如果一般的说法根本就是用‘乙丙丁’三个词的,单用这三个词就能使人懂得,尽管加上个‘甲’也行,我们却不能认为‘乙丙丁’是‘省略句’。”[①]这说明张志公先生也意识到“语用省略”和“不完全句”存在区别。这样看来,汉语界认可的“省略现象”与俄语界提出的“语境空位”在“语境参与话语结构”的认识上是完全一致的。

汉语口语“零句结构”是汉语口语中常见的“语用省略结构”。

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首次提出口语句法研究的“零句”概念。他指出:“句子可以从结构上分为整句和零句。整句有主语、谓语两部分,是连续话语中最常见的句型。零句没有主语-谓语形式,它常见于对话以及行动复杂的场合。”他强调:“在日常生活中,零句占优势。”[②]这里,赵先生显然还是从句法结构语法体现的角度来研究“零句”。

语言学家陈建民先生进一步研究零句现象。他指出:“零句大部分是省略句,部分零句是在一定语境之下临时使用的句子。”[③]而“零句常常出现在问话、答问、对话以及说话和动作夹杂的场合”[④]。他特别强调:“然而,在那种特定的语境下,表达的意思确是完整的。”[⑤]如售票员说:“呼家楼下”这是“到呼家楼下车的人请下车”的意思,这里,“呼家楼下”是主谓极不齐全的零句,省略的词语较多,但表达的意思却是完整的。陈先生的研究注意到汉语口语语用省略结构与语义之间的对应关系。

我们认为,“零句”就是汉语口语“语境组合句”的表现形式,因为“语言环境”是形成汉语口语“零句结构”的主要因素。依托

① 张志公著:《汉语语法常识》,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246页。
② 赵元任著:《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1页。
③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88页。
④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89页。
⑤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89页。

具体的言语情景，说话者完全不用说出“交际对象是谁”，“交际者在干什么”，因为这些都是交际双方清楚的。但脱离具体情景，缺少主语和谓语就无法交际，如“三斤”，究竟是谁买，买什么，在交际情景中很清楚。但脱离交际环境，“三斤”指的是“买”还是“卖”，“三斤”指买(卖)什么，谁也说不清楚。

我们在研究中还发现，汉语口语“零句结构”在实际使用中存在扩大趋势，即不仅可以省略“主语或谓语”，在语言环境中话语结构的语用省略可以扩展到“主语或谓语”以外的所有句法单位，只要可能，说话者可以将一切可以省略的语言成分省略，而省略部分则由语境因素来填补句位空缺。

由于影响口语使用的变化语境因素主要是“前言后语、交际情景和说话者的共知信息”，因此，汉语口语中主要存在三种形式的“零句结构”，即前言后语零句、交际情景零句和共知信息零句。

1)汉语前言后语零句——凡前言/后语中出现的词语在后语/前言中都可以空缺。

汉语口语“前言后语零句”中的句位省略具有随意性，可以说“主语、定语、宾语的代词，以及介词、连词等，也都常常可以省略”①。

汉语口语“前言后语零句”中经常出现“空语类”，即：动词前后没有出现主语名词和宾语名词，或者说是没有出现词语的主语位置或者宾语位置。② “空语类”应该是书面语和口语中共同存在的语言现象：书面语中一般只指结构中特定位置上没有出现的“名词成分”，可以根据结构性独立判断其是否存在，这就是语法研究

①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112页。

② 陆俭明、沈阳著：《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页。

中的“不完全句”。[①] 而口语中的“空语类”，按照吕叔湘先生的理解，其省略成分只能通过语境填补，且只能存在一种填补可能性，这是一种“语用结构省略”，很难用语法规则来判定其“语用省略”正确与否。

我们注意到，汉语口语“前言后语零句”中以主语和宾语的省略为最多。

如，依据“后语因素”将“前言后语零句”中的主语省略：

(145) 打算盘

昨天，南京现代快报举行了一场民间珠算比赛，不少市民踊跃参加，比赛产生的6强将角逐“金陵珠算王。” (《现代快报》，2006.12.17)

(146) 上签　中国　马来西亚　伊朗　乌兹别克

(《南京晨报》，2006.12.20)

(147) 找工作！

5.8万学子挤爆国展 (《现代快报》，2007.11.21)

(148) 不卖香烟？超市舍不得

(《现代快报》，2007.04.04)

(149) 招生尚未开始　登记早已爆满

苏州千名幼儿今秋难入园

(《扬子晚报》，2007.05.24)

(150) 吃了食堂的饭　职工腹泻进医院

(《南京晨报》，2008.06.20)

如，依据“前言因素”将“前言后语零句”中的主语省略：

(151) “海辰！是不是动我电脑了！”

“没有！”

---

① 陆俭明、沈阳著：《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

我指着电脑："那这个游戏是谁拷进去的？"

"不知道。"　　　　（王海鸰著,《大校的女儿》）

（152）"<u>你去哪里了</u>？"

"找他妈去了。"

我反应了一会儿才想起"他妈"是谁。"<u>找她干吗</u>？"

"带肉。"

"<u>她怎么说</u>？"

"跟你一样。"　　　　（王海鸰著,《大校的女儿》）

（153）刘川一听,这才高兴地答应："真的？<u>那好,那我可告啦</u>？"

奶奶："告！"　　（海岩著,《阳关像花一样绽放》）

（154）"赶到二十七呀,老头子的生日,你得来一趟。"

"<u>忙,年底下</u>！"祥子在极乱的心中还没忘了自己的事。

（老舍著,《骆驼祥子》）

（155）"起明,<u>你不觉得人生如梦吗</u>？"

"又短又快。"王起明接着说。

（曹桂林著,《纽约上空的中国夜莺》）

如,依据"前言后语因素"将"前言后语零句"中的宾语省略：

（156）那天晚上睡觉前,<u>我和小梅谈起了薪酬</u>。

"<u>不要</u>！就是帮忙！"她说。

"那我心里不踏实。"（王海鸰著,《大校的女儿》）

（157）"宁宁。<u>那是小说</u>。你怎么……"

"<u>撕呀</u>。<u>撕呀</u>。全撕了它！"斯蒂文在一旁助着威。

（曹桂林著,《纽约上空的中国夜莺》）

如,依据"前言后语因素"将"前言后语零句"中的状语省略：

(158) 单成功皱着眉问："怎么这么长时间？"

刘川喘着气答："排队。"

(海岩著，《阳关像花一样绽放》)

(159) 见傅冬沉思不语，妞妞问："刚才马福禄说什么？绑匪限定要今天交钱了吗？"

傅冬点头："对，夜里两点，二元立交桥。"

(海岩著，《绑票》)

2) 汉语交际情景零句——凡交际情景中存在的事物或现象不必用语言重复。

交际情景中的一切都可以省略，因为言语交际中可以感知的具体物体没有必要再用话语重复表述。因此，"交际情景零句"可以是各种句法形式的省略，如"交际情景主语零句"、"交际情景宾语零句"等。

如，"交际情景主语零句"：

(160) 在一个拐弯的三岔路口，押解民警在队伍后面喊了一声："停下，靠边！"大家便一齐止步，停了下来。　(海岩著，《阳关像花一样绽放》)

(161) 雨悦对大家发号施令："没人了，快！"

三个人悄悄地溜了进去，他们使劲地把落在地上的那些碎冰块一块一块地装进了那个大木盆里，不一会儿就捡了满满的一盆。

(顾伟丽著，《亲情树》)

如，"交际情景宾语零句"：

(162) "您这是干什么呀？"司机看了看计程表说，"嘿，才十七块钱，您怎么……？"

"没什么，拿着吧，这是一点小意思。"魏爷好像终于找到一次表现自己慷慨的机会。

(刘一达著，《北京爷》)

(163)“可以吃了罢？递给我，”周氏忽然抬起头来望着觉新轻轻地说。

觉新迟疑了一下，后来才答道：“还有点烫，不过也吃得了。”他伸手拿药碗。（巴金著，《春》）

(164)“娘，喝了吗？喝了没有？”

“娘没喝，刚生的小妹妹喝了。”

（电视剧《戈壁母亲》）

(165)“干嘛？”

“剩点儿水，打几个荷包蛋。”

“你吃你打，我不吃。”

“我知道你爱吃鸡蛋。”小梅听都不听，边磕鸡蛋边说。（王海鸰著，《大校的女儿》）

由于说话情景中一切都可以省略，直至省略到保留最后的名词，即必须的信息。这样，汉语“交际情景零句”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交际情景名词零句”。

“隐含主语和动词的名词句是一种 NP0-VP0-NP 结构。”[①]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说话者可以依托语境将能够省略的成分全部省略，只保留“名词”。如：站长，电报！；刚沏上的茶，来一碗怎么样？；箱子坏了白给修理，保修单，拿着！其中，NP 前面隐含的动词随语境而定。同时，省略动词的明确语义由语境来填补，离开当面说话的情景，“电报”、“刚沏上的茶”、“保修单”都不能单独成句。

这种被称为“NP 前面隐含的动词随语境而定”的“交际情景名词零句”是汉语口语中常见的“语境组合句”。如，乘坐公共汽车买票时，买票人只需说出：“两张。前门。”至于“我买”，“下车的票”都是多余信息，在语境中将其省略并不影响话语意思的表达。

---

①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89 页。

"交际情景名词零句"中的"情景因素"可以通过多种信息渠道发挥作用,如"手势"、"面部表情"都可以溶入交际情景促成"情景名词零句"发挥语言交际作用。如:

——红糖水,快,热茶也行。

为抢救病人,不可能说成"你快去端碗红糖水来"。"由于说话时夹杂手势、动作,加上听话人对病人突然昏厥的理解,知道病人急需喝红糖水。语言环境本身提供了大量信息,使'红糖水'的意思变得十分完整。因此跟'红糖水'有关的'你快端一碗……'这类的词语可以不说出来。"[①]

"对话时,双方已知的内容,不管是语法结构上的主要成分,如不区别意义,都是剩余信息,一般都可以省略。"[②]买东西或给人东西时,只需说出物品和数量,这时说话者和听话者都侧重于语义内容,只要必要信息传递的目的已经达到,就可以不管语法结构是否完整,这就是对话时名词可以单独成句的一种解释,也是口语句子短小的原因之一。[③] 如:

(166)老朱探进头来,眯着眼扫视了屋子一圈,对化妆师说道:"你! 电话!"　(王海鸰著,《大校的女儿》)

(167)"这是哪来的客呀?"声音温厚,一点不似她的长相。

"俺战友。俺娘。"小梅给双方做着介绍。

(王海鸰著,《大校的女儿》)

(168)"韩琳! 纸笔! 记一下电话!"

(王海鸰著,《大校的女儿》)

(169)卖冰棍的老太婆用甜甜的沈阳口音唱道:"橘子冰

①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92 页。
②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92 页。
③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92 页。

棍——一角俩。” (《南京晨报》,2008.04.05)

(170) 在车口上,他们哆嗦着,眼睛像贼似的溜着,不论从什么地方钻出个人来,他们都争着问,“车?!”拉上个买卖,他们暖和起来,汗湿透了那点薄而破的衣裳。 (老舍著,《骆驼祥子》)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交际情景零句”在交际情景中还可以将“名词”延伸到“动词”,即出现“交际情景动词零句”,如:

(171) 通了!

南京龙蟠中路备受关注的通济门隧道和西安门隧道昨天正式通车,这意味着南京快速内环东线全线贯通。昨天是五一前的出行高峰,快速内环东线的通车大大缓解了周边道路的拥堵状况。

(《现代快报》,2007.05.01)

(172) 堵了!

五一出行高峰昨天来临,南京多处出现堵车现象,在中央门汽车站门口,汹涌的人流与车流交织在了一起。 (《现代快报》,2007.05.01)

(173) 来喽

随着交通的恢复,大量的云彩车源源不断进入南京各大菜场,菜价得以回落。图为昨天白云亭农贸市场内一片忙碌。(《南京晨报》,2008.01.31)

3)汉语共知信息零句——凡参与者共知信息无须用词语表达。

在交际情景中,谈话双方“共知信息”都可以不用话语表达。如:

(174)(共知信息:女儿宁宁正在办美国签证)

“也不知道办得成办不成……”

王起明胸有成竹地说:“办得成,准办得成,我有预感。” (曹桂林著,《北京人在纽约》)

(175)(共知信息:女儿宁宁今天来美国)

“看见了吗?”郭燕问丈夫。

“没有。”王起明伸长脖子向里张望。

“该到了。”

“是啊,该到了。”

他们的心都在“怦怦”地激跳。

(曹桂林著,《北京人在纽约》)

(176)(共知信息:今年的冬季转会似乎格外冷清,除了皇马在新年前搞定两笔大买卖外,几乎所有豪门都按兵不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冬季转会市场是一潭死水,几个在球队板凳上坐得不耐烦的球员已经蠢蠢欲动……)

不爽?那就走人! (《南京晨报》,2007.01.05)

(177)(共知信息:北京王府井是北京著名的旅游景点)

去东北滑雪过大年 斥资百万买断机位!机位有限,报名从速!送北京王府井!

(《南京晨报》,2005.02.01)

(178)(共知信息:由何庆魁、高秀敏夫妇打造的20集电视剧《圣水湖畔》,刚刚在央视一套落幕。据收视调查结果显示,该剧的收视率高达5.8%,比同是反映农民题材的《马大帅》高出了近3个百分点。)

“圣水湖”收视超“马大帅”“何高配”战胜赵本山

(《扬子晚报》,2005.04.18)

5.4 俄汉口语变化的语境结构：语境聚合句

语境聚合句充分体现话语结构的自由句位填补原则，即用非一般的语言形式来填补话语句位，试比较：Девушка красивая.（姑娘很漂亮）与 Девушка—глаз не отвести.（姑娘漂亮得让人不忍把目光移开）。语境聚合句的最大特点是根据语境需要将话语单位按语用规则重新聚合并实现句位语用填补。“除词序外，最重要的句法因素是选择性，即某些种类的形式跟某些种类的形式结合起来构成某些种类的句法结构。”[①]由于变化语境要素的支撑，俄汉口语在语境聚合过程中都存在语用异化选择的可能性。

无论是汉语还是俄语，在语境聚合句中都可以不使用“具体名称”而代之以表现“事物或人的基本特征”、表现“人的行为”或“事物功能”等语境短语结构来填补“具体名称”句位。以俄语主语为例，按照标准语的语法规则，“主语在语义上表示广义的事物，是谓语说明的对象，在形式上可用静词和代词的第一格，动词不定式以及词组等来表示”[②]。主语位的词组可以是数词词组：Много народу собралось в зале.（大厅里聚集着许多人）；前置词词组：В зале танцуют около двадцати человек.（大厅里大约有 20 人在跳舞）；代词词组：Каждый из нас выполнил задание.（我们中的每个人都完成任务）；简单句：Где он живет—（это）тайна.（他住在哪里——这是秘密）。但是在俄语语境聚合句中，主语位可以使用语境中临时组合的不完全词组，如：Тебе нравится в серой шубке?（你喜欢穿灰皮袄的？），此处的 в серой шубке（穿灰皮袄的）等同于человек в серой шубке（穿灰皮袄的人）。

---

① 赵元任著：《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 135 页。

② 周春祥等编：《俄语语法》，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18 页。

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1979)里把所有单句分为“主谓句”和“非主谓句”。汉语语法研究的“主谓句”相当于俄语语法研究的“双部句”(двусоставны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而“非主谓句”则大致相当于俄语语法中的单部句(односоставны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此后很多汉语语法著作均采用了“主谓句”和“非主谓句”的语法划分。因为“主语”和“谓语”是俄汉口语句法结构中不可缺少的主要成分,因此,对俄语和汉语“语境聚合句”的语用分析也注重“主语位”和“谓语位”中通过“语用聚合”而出现的“语用填补形式”。

5.4.1　俄语语境聚合句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动宾结构”、“非一般的谓语表达手段”和“关系代词 + 不定式”在俄语语境聚合句中经常填补“主语”、“谓语”和“补语”句位。

1)“动宾结构”可以填补主语位。

常见的动宾结构以“行为”来称谓人,如:улицу поливает(马路洒水的) = поливалщик(洒水工),молоко привозит(送牛奶的) = молоковоз(送奶员),комнату убивает(清扫房间的) = уборщик(清扫工),продает булочки(卖面包的) = булочники(卖面包的人),这种“动宾结构”在变化语境中自然生成,使用“动宾结构”填补“主语位”尽管违背了标准语语法规范,但由于变化语境的支撑,也不会使人产生错误的感觉。试比较:

(179)<u>Молоко привозит</u> сейчас в отпуске,да?

送奶的现在休假,是吗?

Тот,кто молоко привозит,сейчас в отпуске,да?

送牛奶的那个人现在还在休假,是吗?

(180)<u>Под вами живут</u> у них дети есть?

楼下住的有孩子吗?

Те, кто под вами живут, у них дети есть?

住在楼下的人有孩子吗?

(181) Монеты меняют только у метро сидит.

换币的一直坐在地铁旁边。

Тот, кто монеты меняет, только у метро сидит.

换币的人一直坐在地铁旁边。

(182) Булочки продает перестала к нам ходить.

卖面包的没有来。

Та, кто булочки продает, перестала к нам ходить.

卖面包的人没有来。

(183) Напротив живет уехала в Крым.

住对面房间的去克里木了。

Та, кто живет напротив, уехла в Крым.

住对面房间的人去克里木了。

(184) Почту носит вечером совсем молодой парень.

晚上拿信来的是个很年轻的小伙子。

Тот, кто почту носит вечером, совсем молодой парень.

晚上拿信来的人是个很年轻的小伙子。

(185) Над нами живет каждое утро вокруг дома бегает?

住在楼上的每天早上围着楼跑步?

Тот, кто над нами живет, кождое утро вокруг дома бегает?

住在楼上的老人每天早上围着楼跑步?

(186) У окна лежала выписалась вчера.

(ВЯ. 1991. №5.)

睡在窗边的昨天出院了。

Та,кто лежала у окна,выписалась вчера.

睡在窗边的姑娘昨天出院了。

(187) С вами рядом живет у нее сколько детей?

住你隔壁的有几个孩子?

Та,кто с вами рядом живет,у нее сколько детей?

住你隔壁的妇女有几个孩子?

(188) С тобой на одной парте сидит,встретилась мне.

和你坐同桌的昨天遇到我。

Та,кто с тобой на одной парте сидит, встретилась мне.

和你坐同桌的女孩昨天遇到我。

2)"非一般的谓语表达手段"可以填补谓语位。

"非一般谓语手段"主要指"整个句子或成语","非一般谓语手段"在语境句中可以替代谓语来填补"谓语位"。如前面所举例句:Девушка красивая;Девушка—глаз не отвести.(姑娘很漂亮。)第一句的谓语是用形容词表达的,而第二句的谓语是用整个句子来表达的。"句子替代形容词的前提是,两者的语义必须相同(красивая 和 глаз не отвести 的语义都是评价-评述意义),否则,替代是不可能的。"[1]如:

(189) Пейзаж—глаз не оторвешь.(=прекрасный)

(190) Ягоды—вырви глаз.(=очень кислые)

(191) На улице—собак морозить.(=очень холодно)

(192) В комнате—топор вешай.(=очень дымно)

(193) Публики—яблоку негде упасть.(=очень много)

---

① 徐翁宇:《现代俄语口语讲座》(第7讲),《外语研究》1996年第4期。

(194) От нас до станции рукой подать. (= довольно близко)

(195) Ехать туда—целый день потратишь. (= далеко, долго)

(196) Быть контролером—все нервы испортишь. (= трудно, тяжело)

3) "关系代词 + 不定式"可以填补补语位。

"关系代词 + 不定式"结构以事物的基本功能来称谓事物,如"绳子"用 чем завязать(扎东西的)表示,"包扎纸"用 во что завернуть(包东西的)表示。"关系代词 + 不定式"结构可以填补"补语位"。试比较:

(197) Дай чем писать. 请把写字的东西给我。

Дай мне ручку. 请把笔给我。

(198) Ну, давай достанем в чем спать. 好吧,去拿件穿着睡觉的。

Ну, давай достанем спальную одежду. 好吧,去拿件睡衣。

(199) Принеси на чем гладить! 把熨衣服的东西拿来!

Принеси утюг! 把熨斗拿来!

(200) У тебя есть чем отвинтить? 你有拧的东西吗?

У тебя есть тиски? 你有老虎钳吗?

(201) Консервы открывать ты взяла с собой? 开罐头的你带来了吗?

Ты взяла с собой открывалку для консервов? 你带了开罐头的起子吗?

类似的例子还有:

(202) На чем сидеть там есть?

有坐的东西吗?

(203)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захватите с собой чем стирать.

一定要随身带一些可以洗涮的东西。

(204) Что читать там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т.

那里可以读的书根本没有。

5.4.2 汉语语境聚合句

汉语语境聚合句中同样存在"主语位"和"谓语位"的语用句位填补。

1)"介词结构"和"谓语结构"可以填补主语位。

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指出汉语主语的基本类型是:名词性主语;动词性主语,如打是疼,骂是爱;形容词主语,如:高好,低了太热(指天花板)。[1] 赵先生同时强调,在汉语口语中存在"介词引进动作者主语"和"主谓主语",如:由主席召集会议,归个人自己料理;如:猫比狗凶是会的;他不来也成;东西扔得地下不好。[2]

语言学家陆俭明先生也赞同这个观点。他认为:"汉语里的主语,从语法上来说,不一定由名词性成分充任,谓语性成分也可以充任。如:(1)打太极拳对身体有好处;(2)吸烟很有害;(3)他去比我更合适。[3]

现代汉语口语中广泛使用"介词结构"和"谓语结构"来填补主语位。请看例句:

(205) 对老板发牢骚还能有奖励

网上热议"学会有效抱怨职场秘籍"

(《南京晨报》,2008.05.22)

---

① 赵元任著:《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1~53页。

② 赵元任著:《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2~53页。

③ 陆俭明著:《现代汉语句法论》,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97页。

(206)与饭店老板聊天发现了商机

一代理人的创业经历启发了创业讲堂众学子

(《扬子晚报》,2008.05.26)

(207)从鸭到盐水鸭不是那么简单的

(《金陵晚报》,2008.06.02)

(208)断钥匙拷问邻里情　(《扬子晚报》,2005.01.31)

(209)权威专家评析英语化学中考试卷

紧扣生活热点是考试趋势

(《扬子晚报》,2008.06.19)

(210)"猜猜我是谁"骗走市民130万

陌生电话冒充亲友 警方提醒市民警惕骗子新花招

(《南京晨报》,2008.06.04)

(211)打你　是因你买别家米

(《南京晨报》,2008.10.10)

(212)认老乡是假　抢你钱是真

(《金陵晚报》,2008.09.18)

2)"成语(歇后语)"和"动宾结构"可以填补谓语位。

早在1921年,陈承泽先生首先提出"整句(S-P)作谓语",当时使用的术语是"得以句为说明语"①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也证明:"在汉语中,主谓词组也能作谓语,这是汉语语法特点之一。"②如:今天的报纸/我都看了;这苹果咱们不能动;什么地方他都去过。

我们认为,汉语语境聚合句中存在多元的谓语填补形式,如:成语(或歇后语)、动宾结构等都可以填补谓语句位。

(1)使用"成语或歇后语"填补谓语位:

(213)捂房涨价　门都没有　(《现代快报》,2007.08.03)

---

① 赵元任著:《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7页。

② 马真著:《简明实用汉语语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页。

(214)酒后代驾南京“没饭吃”

代驾人“身份”不明、收费混乱令车主不放心。

(《扬子晚报》,2007.08.07)

(215)俄罗斯威胁“减气” 乌克兰“一头雾水”

(《扬子晚报》,2007.10.04)

(216)他们只有一个美术教师。可那个教务长油盐不进,没办法啊!　　(电视剧《明德绣庄》)

(217)澳网揭幕日 球迷打成了一锅粥

(《扬子晚报》,2007.01.16)

(218)电梯统统“歇火”　医护人员爬21楼救人

金宝花园小区居民为乘电梯烦恼不已

(《金陵晚报》,2008.09.12)

(219)深夜报亭车突然“蒸发”

为了维持一家三口的生计,下岗工人易生龙租来了一个移动报亭车。但是,前几天夜里,这个全家赖以生存的报亭车却被一伙人七手八脚地抬走,从此音信全无,下落成谜。

(《金陵晚报》,2008.06.02)

(2)使用“动宾结构”填补谓语位:

在汉语口语中,使用“动宾结构”填补谓语位具有很强的语境依赖性。如:

(220)被指在镜头前“作秀”

陈鲁豫灾区言行遭网友“拍砖”(=言行遭网友质疑)　　(《现代快报》,2008.05.27)

(221)改变卫生习惯　促进行业发展

消毒巨头将在南京“论剑”(=表现电视剧《亮剑》中的英勇斗争精神)　　(《扬子晚报》,2006.7.13)

口语学家陈建民先生认为汉语口语中存在“动宾结构的势力不断扩展”现象。“动宾结构势力不断扩展”大致有几种情况：连动结构换成动宾结构，如：排队买电影票→排电影票，可以吃菜→可以做菜吃；介词引起的动词短语换成动宾结构，如：明天我正好歇礼拜→在礼拜天歇着，用肥皂搓→搓肥皂；不及物动词换成动宾结构，如：“桥上走汽车，桥下走火车”，“一锅饭吃五个人”。[①]

上述三种“动宾结构”在现代汉语口语中被广泛用于填补谓语位。

如，使用“连动动宾结构”填补谓语位：

(222)“妈妈，我想吃西瓜，吃老舅西瓜。”（＝吃老舅带来的西瓜）　　（自录于街头对话，2008.06.02）

(223)韩国的“涨生活”（＝涨价了，生活费用提高了）

坐在回国的飞机上，我在想，自己常抱怨国内物价飞涨，生活成本上升，生活压力变大，看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全世界人民都过得不太轻松啊！　　（《南京晨报》，2008.06.03）

(224)“你瞧，”虎姑娘指给他一个椅子，看他坐下了，才说：“你瞧，我今天吃犒劳，你也吃点！”说着，她给他斟上一杯酒。（＝我今天吃犒劳我的那一份）

（老舍著，《骆驼祥子》）

(225)“您买什么？”（售货员）口气亲切、柔和。

“撕小孩被褥，里面全要，恩……”（＝撕几尺布给小孩做被褥）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

(226)“办什么的？”

“办美国啊！”（＝办去美国的签证）

---

①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35页。

"我还不知道办美国，真的，要办黑龙江兵团也不在这儿排队呀！"

"我是问你，是办探亲、还是办自费留学？"

"探亲。"　　　　（曹桂林著，《北京人在纽约》）

（227）"醒明白了吗？"她问。（＝睡醒以后想明白了？）

"醒明白了。"他回答。

（曹桂林著，《北京人在纽约》）

（228）"你醒明白了？我的东西就是这些，我没拿曹家一草一木？"

"没有！咱哥儿们，久吃宅门的，手上粘赞还行吗？干得着，干；干不着，不干；不能拿人家东西！就是这个事呀！"（＝睡醒以后想明白了？）

（老舍著，《骆驼祥子》）

如，使用"介词动宾结构"填补谓语位：

（229）喜耕田看见儿子青山拿着牙刷和缸子走出门，他说：

"快点刷，刷了吃，吃了粪！"（＝在吃饭以后往地里送粪）　　　　（电视剧《喜耕田的故事》）

（230）"你笑什么？"谭马立刻停止抒情，警惕地问。钟锐年龄长他几岁，身量也高他一截。

"没什么。走吧。"

"走哪？"（＝往哪里走）

"回家。"　　　　（王海鸰著，《牵手》）

（231）——大爷，您好！

——哦，屋坐！（＝进屋里坐）

［电视剧《大校的女儿》（8）］

（232）结婚、离婚，半年工夫。（＝从结婚到离婚）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

(233)"周艳,我火上还坐着药锅子,钟锐胃病犯了,正吃中药呢。"(=(药锅子)在炉子上烧着)

"你煎你的。" (王海鸰著,《牵手》)

如,使用"不及物动宾结构"填补谓语位:

汉语不及物动词"忽悠"表示"晃动",如:大旗叫风吹得直忽悠;渔船上的灯火直忽悠。现代汉语口语中出现"不及物动宾结构"填补谓语位。请看例句:

(234)李鬼装李逵"百聿"充"百事" 杂牌饮料忽悠人

(《扬子晚报》,2005.05.03)

(235)仔排标价每斤16元,实际却卖21元

菜场标价牌会"忽悠"人

(《现代快报》,2008.02.02)

(236)没病先忽悠出病 想治病再忽悠钱

唐老太太遇上女版赵本山

(《现代快报》,2008.04.10)

汉语口语中类似的"不及物动宾结构"还有很多,如:

(237)——钟杨,你跟钟柳的事也走走脑子,听见吗?

(电视剧《戈壁母亲》)

(238)离开国奥前往欧洲,侦察奥运对手比利时

杜伊提前闪人 (《南京晨报》,2008.07.19)

我们注意到,不仅出现"不及物动宾结构"填补谓语位,在汉语口语中还出现"名词动词化"现象,即存在"名词动宾结构"填补谓语位。如名词"秀"指植物抽穗开花(多指庄稼),但名词"秀"在汉语口语中却可以作为及物动词使用,如:

(239)蔡依林个唱秀体操

蔡依林"唯舞独尊"北京演唱会日前举行。"舞娘"蔡依林和黄立行贴面热舞。"天空"、"半空"、"地

面"的多空间呼应，营造了一个极具未来感的表演环境，将"舞娘"蔡依林的超凡舞技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北京观众眼前。（《南京晨报》，2008.04.06）

（240）默克尔勇秀低胸装

英报戏称是"大规模分神武器"

（《扬子晚报》，2008.04.15）

（241）秦岚南京秀美钻

面对镜头，秦岚十分配合，在不吝展示自己的甜美笑容外，还大秀其配套的南非钻石，引来众多粉丝的追捧。（《扬子晚报》，2008.04.22）

（242）瑞典总领事南京秀萨博

江苏首家 SAAB 萨博汽车专营店开业

（《扬子晚报》，2008.06.19）

类似的例句还有：

（243）我真的生气了，生气他没有回我电话；生气他答应我的事情没有做到；生气他没有理我。

（杨海明著，《汉语语法的动态研究》）

（244）浓情蜜意彩色你的人生。（同上）

汉语口语中还出现"形容词动词化"现象，即存在"形容词动宾结构"。如形容词"黄"指像丝瓜花或向日葵花的颜色，但形容词"黄"在汉语口语中可以作为及物动词或非及物动词使用，如：

（245）一时冲动黄了婚礼又赔钱。

婚礼黄了，亲友散了，面子没了，连新娘都为此流产……用新郎父亲老张的话说："这一辈子的老脸在这一天就丢光了！"（《金陵晚报》，2007.10.19）

（246）可口可乐收购汇源黄了

商务部昨日发出通知，可口可乐公司收购汇源公

司案将对竞争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依法作出禁止此项收购的决定。当日,汇源果汁H股收盘跌幅近20%。 (《金陵晚报》,2009.3.19)

类似的例句还有:

(247)一男打的追"宝马"扁司机

自称被车刮倒蹭破了皮,司机却认定他是故意找茬。 (《扬子晚报》,2008.07.15)

口语学家陈建民先生指出:"事实上,汉语口语里动宾关系是说不完道不清的。比如说,口语里有一些习用语,如'站队'、'吵脑子'、'打埋伏'、'磨洋工'、'开小差'、'装洋蒜'、'泡蘑菇'等,都是逻辑上不大讲得通(即说不清)的动宾关系。"他认为:"动宾结构势力的扩展,说明汉语口语的句子朝着简略的趋势发展;还表明汉人叙述一件事情,脑子里总是先浮现动词,再寻找动词所支配的对象,至于动词与宾词之间是什么关系,说话人是不管它的,靠听话人自己去体会。"①

《汉语语法的动态研究》中也谈到"动宾结构扩张"现象。"所谓扩张是指动宾结构的出现频率增高,过去用其他结构的匹配现在有的被动宾取代了。"②《汉语语法的动态研究》用"强兼容性"来说明这一现象。③ 至于为什么产生"强兼容性",学者们认为:"动宾槽调动认知活动补充潜在知识使空缺(default)信息得到补充的能力特别强,一些表面看来不合理的动宾搭配,人们都能通过寻求最合理的概念联想来理解。"④

---

①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36页。

② 杨海明、周静著:《汉语语法的动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3页。

③ 杨海明、周静著:《汉语语法的动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页。

④ 杨海明、周静著:《汉语语法的动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几点结论：

1. “变化语境结构”包括语境词、语境短语结构、语境组合句和语境聚合句。“变化语境结构”充分显示“变化语境”和“话语单位”之间潜在的线性结合能力和隐藏的互相替换可能性。

2. 俄语语境词主要借助标准语的构词模式并依托相应语言环境（如上下文、交际情景和说话者共知信息和共同生活经验等）来形式联想类推产生；汉语语境词主要通过语言环境产生语义形象联想来类推造词。

3. 俄语语境短语结构主要指语境凝缩名称，凝缩名词、凝缩动词、凝缩代词和凝缩词组是俄语语境短语结构的常见凝缩形式；汉语语境短语结构同样是语境凝缩名称，常见形式是“语境‘的’字结构”、“语境凝缩动词”和“语境凝缩词组”。俄汉口语共同的语境凝缩名称反映了说话人力图简化语言单位的普遍倾向。

4. 语境组合句是语境中完成的句法结构语用组合，语境组合句中存在“语境空位”。俄汉口语在使用中共同存在“语境组合句”，无论是俄语口语“语境组合句”还是汉语口语“零句结构”都是由“变化语境因素”来填补“语境句位空缺”。

5. 语境聚合句充分体现话语结构的自由句位填补原则，即用非一般的语言形式来填补话语句位，语境聚合句的最大特点是根据语境需要将话语单位重新语用聚合并排列成句。俄语语境聚合句经常使用“动宾结构”、“非一般的谓语表达手段”和“关系代词＋不定式”填补“主语”、“谓语”和“补语”句位；而现代汉语口语则广泛使用“介词结构”和“谓语结构”来填补主语句位，使用成语（或歇后语）和动宾结构等填补谓语句位。

参考文献

[1] В. Г. Костомаров, Языковой вкус эпохи. М. ,1999.

[2]О. А. Лаптева, Русский разговорный синтаксис. М. ,2003.

[3]Е. А. Земская,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как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М. , 1992.

[4]马真著:《简明实用汉语语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5]王建华、周明强、盛爱萍著:《现代汉语语境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6]王占馥著:《语境与语言运用》,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7]冯广艺著:《语境适应论》,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8]陆俭明、沈阳著:《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9]向明友:《论言语配置的新经济原则》,《外语教学与研究》1997 年第 5 期。

[10]宋玉柱著:《现代汉语特殊句式》,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11]徐翁宇、王冬竹:《口语话语与语境》,《外国语》1997 年第 2 期。

[12]袁晖、戴耀晶编:《三个平面:汉语语法研究的多维视野》,语文出版社 1998 年版。

[13]王冬竹:《现代俄语口语讲座》(口语构词、口语称名),《外语研究》1996 年第 2 期。

[14]王冬竹、郑钧:《语境句及其类型》,《外语研究》1998 年第 1 期。

[15]王冬竹:《俄语口语句法结构的语用分析》,《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 年第 2 期。

第六章　俄汉口语语义层面的语用现象——稳定的语用意义

意义不单存在于语言的形式之中，而且还存在于它的使用之中。

——徐家祯

俄罗斯语言学家 Л. Выготский 早在 20 世纪初期就发现“言语中产生动态变化的涵义”，而“意义只是词的确定性特征”。（详见 3.1.2 俄罗斯学者 Л. Выготский“涵义结构”研究的启示）

现代俄语口语研究表明，话语中部分语言单位（词、名称）在使用中往往会出现在词典中并不存在的语义变化。如，在具体语境中所产生的分解涵义被语言学家 Е. Земская 称之为“偏离意义”（деривационные значения）。[1] 口语词汇语义在使用中会产生偏离，这是俄汉口语中十分常见的语用现象。如：

（1）Москва！Москва！Приходите в зал！

“去莫斯科的！去莫斯科的！进站了！”

（2）“320，320，320 的上车了。”

（自录于北京 320 路公交车站）

---

[1] Е. А. Земская（ред），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 М. ，1981：176.

例(1)和例(2)中的"Москва"和"320"分别表示"去莫斯科的旅客"和"乘 320 路公交车的乘客"。这从下文"Приходите в зал!"和"上车了"可以得到验证。离开相应的语境,名词"Москва"(莫斯科)和数字"320"不具有上述意义。很显然,词的涵义在语境中产生,在语境中明确,俄汉口语都是如此。

按照俄罗斯口语学家 Е. Земская 的理解,对口语词语来说,"语义偏离"存在两种可能:"语义的多义性(полисемность)和语义的辑合性(синкретизм)是很典型的。"①Е. Земская 理解的语义"多义性"是一种语用语义扩展现象,而语义"辑合性"是一种语用语义凝缩现象。两种完全不同的语义改变表明了口语词汇语义变化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势。无论是"语用多义",还是"语用凝缩",都是不同类型的俄汉口语中普遍存在的稳定语用意义,这种"稳定语用意义"是口语交际中的正常语用现象并为说话参与者普遍接受。(详见 3.3.3"理解过程"中稳定/变化普遍语境的普遍语义功能)

俄汉口语中"稳定的语用意义",包括语用语义扩展、语用语义换喻和语用凝缩涵义。

6.1 俄汉口语稳定的语用意义:语用语义扩展

俄罗斯语言学家 М. В. Панов 于 1967 年首次提出"在口语中词汇的涵义结构具有模糊性"(размытость смысловой структуры слов в РР)的设想。М. Панов 将"涵义模糊性"理解为"口语中所有词汇在任何随意组成的篇章中都存在语义的移动"。(Все слова(лексемы)в любом, произвольно избранном тексте РР употре-

① Е. А. Земская и Е. Н. Ширяев, 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итог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 1988: 33.

бляются со сдвигом значения.)[①]М. Панов 这里理解的“语义移动”指的就是口语词汇在使用中会产生“语用语义扩展”。

“语用语义扩展”属于语义的多义(семантическая полисемность)现象,指口语词汇在使用中所包含的语义义项远远超出辞典中的基本义项。以 телефон 和 говорить 二词为例。名词 телефон 的基本意义是“电话(机)”,除此之外,口语里还可以表示“电话号码”,如:Есть телефон,по которому можно меня найти.(这是电话号码,可以按这个号码找到我。);常用动词 говорить,除“说”这个基本意义外,口语里还能表示跟“说”有联系的各种意义,如①讲述:И никогда Гранин не говорил о том,что он хорошо читает.(格拉宁任何时候都不说他读书很好。);② 建 议:Я говорил ей поменять,а она говорит,ладно,и эта хорошая.(我想让他调换一个,他说好吧,这个好些。);③ 肯 定:Говорят,что это так.(有人说事情是这样的);④请求:Я говорю нашим,чтобы они записывали.(我请求我们的人帮助做笔记。);⑤询问:Я говорю,какое новое значение?(我问有什么新意思?);⑥回答:Дети тащат грибы,не говорить?(孩子在拖蘑菇,不说说?);⑦预告:Вот ты вечно как ворона каркаешь,я говорила.(我提醒说,你总是像乌鸦一样呱呱叫。)[②]

汉语语言研究也证实存在“语用语义扩展”现象。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指出:“任何语言里的任何一句话,它的意义决不等于一个个字的意义的总和,而是还多些什么。按数学上的道理,二加二,只等于四,不能等于五。语言里可不是这样……在人们的语言活动中出现意义是很复杂的,有语言本身的意义,有环境给予语言

① Е. А. Земская(ред.),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М.,1983:151.

② О. Б. Сиротинина,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М.,1983:75.

的意义……所以才有‘言不尽’‘意在言外’这些话。”[1]口语学家陈建民先生也指出:“日常口语里的词绝大多数是多义的,而数理化术语通常只代表一个概念意义。如果有几个意义,就会在使用上造成概念的混乱。日常用语的多义词用于比喻义,常带感情色彩和风格色彩。”[2]

俄汉口语词汇的多义性反映在各个词类中,特别是口语常用词汇(动词、代词、名词、形容词、语气词)更为明显。

6.1.1 俄汉口语动词语用语义扩展

据俄罗斯萨拉托夫大学10万词次词卡库统计,使用率在100万次以上的动词只有27个词位:быть(有),говорить(说),знать(知道),мочь(能够),сказать(说),идти(走),хотеть(想),пойти(走),понимать(明白),делать(做),видеть(看见),давать(给),читать(读),думать(想),дать(给),прийти(来),ходить(走),смотреть(看),есть(有),взять(拿),понять(了解),приходить(来),стать(成为),жить(生活),сделать(做),сидеть(坐),есть(吃)。这些通用中态词在口语中不仅使用频率高,且大多具有多义性。以быть为例,据М. Кормилицына和Т. Кочеткова的调查,动词быть除词典已有的义项外,还可以表示:①卖:Я вчера видила халаты были.(我昨天看见卖长衫。);②价钱:Масло тридцать пять копеек было.(黄油卖35戈比。);③来:Еще нет? Скоро будет?(还没来?马上来?);④去看、去听:Что они бесплатно были, билеты покупали?(难道他们是免费的,票买了吗?);⑤工作:Место там освобождается, будет кто-то новый.(那里的位置空出来了,会有一位新人来工作。);⑥等于:Это бу-

① 吕叔湘著:《语文常谈》,三联书店1980年版。
② 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266页。

дет девяносто один.（这等于九十一）；⑦出现、长出：Пожелтеет, потом семечко будет.（变黄了，以后就会结出种子。）；⑧获得：Я учился в шко-ле, учил английский, ну больше трех у меня ничего не было.（我在中学学习，学英语，但三年多的时间我一无所获。）

汉语中同样存在动词"语用语义扩展"。如，汉语动词"埋"常表示"（用土、沙、雪、落叶等）盖住某物"，如：埋地雷。但在口语使用中，动词"埋"却可以用来表示"付钱"，不仅在报刊语言，在文学作品中亦是如此。请看例句：

（3）今天开学

小学初中 杂费书费政府埋单

（《南京晨报》，2008.02.18）

（4）烫伤女婴医疗费热水袋厂埋单。

（《南京晨报》，2005.02.20）

（5）400余教师"充电" 九江学院"埋单"

（《浔阳晚报》，2005.07.20）

（6）高盛预言油价将升至200美元/桶

中国政府补贴是否继续为油价"埋单"？

（《南京晨报》，2008.05.22）

（7）永辉淡淡一笑说："那我也事先说好，午饭我请。"

"要得嘛，晚饭我来。"

永辉说，男孩和女孩在一起，都是男的埋单。

（叶辛著，《孽债》）

再如，汉语动词"忽悠"表示"晃动"，如：大旗被风吹得直忽悠。但在口语使用中却产生"被欺骗"的新语义。请看例句：

（8）接到噩耗包车来宁20多亲友遭"忽悠"（=遭欺骗）

（《现代快报》，2007.12.29）

(9)别让“保健凉席”给忽悠了(=被欺骗了)

(《南京晨报》,2008.05.26)

还有,汉语动词“泡”一般指“泡水”、“泡茶”,但却出现“泡酒吧”、“泡山”等新的使用也就产生新的“语用意义”。如:

(10)泡水　泡酒吧　泡个够(=游水　喝酒　玩个够)

天热了,这样的天气适合做什么?不用考虑,当然是一个“泡”字。泡,不只是和水亲密接触,还可以泡书吧,泡茶吧,泡酒吧。无论选择哪种休闲方式,你都可以在这个假期得到彻底的放松。

(《金陵晚报》,2008.06.02)

(11)“泡紫金山”成市民新口头禅(=花时间在紫金山玩个够)

“泡山”这种说法是低俗还是创新?老吴与学者打起嘴仗。老吴认为“‘泡山’和‘泡妞’,‘泡茶馆’,‘泡吧’是一个意思,很有创新意思。‘泡山’的意思也就是花时间‘泡’在山中,尽情享受大自然,享受山水游带来的快乐,我认为这很有创意,一点也不恶俗。”　(《南京晨报》,2008.04.13)

(12)王蒙来宁趣谈文学

阿Q“泡”吴妈:吃了没文化的亏(=与吴妈交朋友)

(《扬子晚报》,2008.04.19)

6.1.2　俄汉口语代词语用语义扩展

口语里跟语境紧密联系的词首推代词,这是因为“代词作为一个词类,不是用来称名,而是用来指代事物、特征和数量”。[①] 如果

---

① 王超尘等编:《现代俄语理论教程》(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94页。

脱离语境,就很难将代词与被指代的对象联系在一起。请看下面一段对话:

А. (извиняясь) Простите, у меня боюсь там убегает что-то.

Б. Ну идите, идите.

不考虑语境要素就很难理解其中的там究竟指代什么。只有明白了这两位女士正在谈论在中国厨房中的遭遇,才可能明白此处的там指的是на кухне,难怪口语学家Е. Земская把代词看成"天生的语境词"。(местоимения, слова ситуационного по своей природе)[1]俄语人称代词я(我),ты(你),он(他),она(她),和指示代词этот(这个),тот(那个),такой(这样的)等必须在具体的语境里才能明确其所指,如(在鞋店)Покажите мне эти.(请把这些拿给我看看);Вот те беленькие покажите мне.(请把那双白的拿给我看看。)这里人称代词мне(我)指的是谁,эти(这些),те(那双)指的又是什么,在具体的情景中是明确的。但换个情景,那么代词可能指的是另一个人,另一个事物了。

1)俄汉语第一人称代词。

俄语第一人称代词мы(我们)在特定的语境里还可以用来借指听话人,如:

(13) Ася Давыдовна: Ну-с, как мы себя чувствуем?

Дронов: Странный вы народ, доктор. Любите с больным на«мы». (С. Алешин)

阿霞·达维多夫娜:喂,我们感觉怎么样?

德拉诺夫:医生,您是个奇怪的人,喜欢称呼病人"我们"。

① Е. А. Земская(ред.), 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М., 1973:448.

俄语第一人称代词 мы(我们)在特定语境里的具体意义可以随情景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如:

(14) У нас(на электростанции) было два высоких дома: в начале 60-х и в начале 70-х годов.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996)

我们(发电站)曾经有两座高楼:分别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

(15) Есть у нас(на заводе), да не только у нас, 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которые обсуждаются годами...

我们(工厂)有,也不光是我们有,讨论多年的经济问题……

(16) У нас(в институте) происходят странные события.

我们(学院)发生奇怪的事件。

(17) (当医生检查身体时,母亲诉说孩子的病情时会说)

У нас(у моего сына) температура.

我们(我儿子)发烧。 («Культура речи», 1995№4)

汉语第一人称代词"我"可以用来表示第三人称"它"或者泛指任何人,如:

(18) 欧尚选址贴我太近(=贴它(苏果超市)太近)

苏果紧急报告恳请市政府停批欧尚在应天西路的布点 (《扬子晚报》,2008.04.15)

(19) 清洗住宅外墙 凭啥要我掏钱(=凭啥要我们大家掏钱)

多半业主不愿支付居民楼清洗费

(《现代快报》,2006.11.23)

汉语第一人称代词“咱”和“我们”也可以用来借指听话人。这种用法也带有亲切的意味，如：你要记住，我们是学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①

(20)——老伴，咱喝药吧！（=你喝药吧）

（电视剧《重症病房》，2007.03.10）

(21)“宝安媳妇，听见了吗？俺亲家夸你啦！好好干，人家待咱不薄，你身上穿的衣裳都是来这儿后人家给置办的吧？”小夏点了点头。（=人家待你不薄）

（王海鸰著，《新结婚时代》）

(22)亲人，咱到家了（=你到家了）

昨天中午，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的停机坪异常壮观，一队队医生、护士、武警排队整齐。共有160辆急救车同时在停机坪集中，人们共同期待的是来自四川地震灾区的受伤群众。（《南京晨报》，2008.05.24）

(23)灵均：我犯过错误。

秀芝：我们以后不犯就好了。（=你以后不犯就好了）　　（徐翁宇著，《俄语口语语法概论》）

2)俄汉语第二人称代词。

俄语中第二人称代词 ты(你)常常用来泛指任何人，如：

(24) Счастье—это когда тебя понимают.

当别人理解你的时候，就是幸福。

（《现代俄语口语讲座》(№5)）

(25) Если жизнь тебя обманет, не печался, не сердись! (Пушкин)

如果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伤，不要气馁！

---

① 徐翁宇著：《现代俄语口语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页。

(26) Ехать туда—целый день потратишь.

到那里去,要花整整一天时间。

(《现代俄语口语讲座》(№5))

汉语第二人称代词"你"也可以泛指任何人,如:

(27) 你要想做好工作,你就得好好学习。

(徐翁宇著,《俄语口语语法概论》)

(28) 他的苦干精神叫你不能不佩服。 (同上)

(29) 为了给灾区建一所希望小学 哀悼日首日晨报全体记者上街义卖

地震孤儿感谢您,敬爱的读者

(《南京晨报》,2008.05.20)

(30) "因为你太小,种下去的树木太少,收上来的数量也就少,无法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福建永安林场) (中央台1套《焦点访谈》,2008.08.01)

俄语第二人称代词 ты 还可以替代 я,表示说话人重复的行为,如:

(31) Помню, бывало, летом встаешь пораньше, сразу же принимаешься за дело и все успеешь сделать вовремя. (《现代俄语口语讲座》(№5))

记得,过去夏天常常早早起来,马上开始工作,什么事都能按时完成。

汉语第二人称代词"你"在使用中也会发生语义改变,可用来特指具体的人,如:

(32) 百元钞眨眼"换脸"

黄牛,你往哪儿逃!(=黄牛往哪儿逃!)

(《扬子晚报》,2008.03.29)

(33) 惨败马刺后火箭分外想念中国大个子

姚明，你快回来！（=姚明快回来！）

（《南京晨报》，2008.04.01）

3）俄汉语第三人称代词。

俄语第三人称代词 он（他），она（她）在特定的语境中可以用来借指说话人自己，如：

（34）—Людмина Семеновна дома?

—Она самая.

“柳德米拉·谢苗诺乌娜在家吗？”

“就是她。”（=就是我）

也可以用来借指听话人，如：

（35）—Это долго рассказывать, профессор.

—С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какой он занятой!

（В. Шукшин）

“这个谈的时间太长了，教授。”

“瞧瞧他有多忙啊！”（=瞧瞧你有多忙啊！）

俄语第三人称代词 он（他），они（他们）只有在具体语境中才能明确所指意义，如：

（36）（两位妇女在讨论为其中的一位购买了皮包）

Б. Спасибо тебе большое за этот портфель. Он（сын）так доволен и мне понравился очень.

А. Эти черные, коричневые, все эти надоели. А этот вот я люблю. Я очень люблю, у него（сына）вот рубашка такая, точно.

Б. Угу.

А. Так прямо уж он（сын）ходит в этой рубашке и с этим（портфелем），так уж наверно совсем красота.

甲：非常感谢你买了这个包。他（儿子）很满意，我也很喜欢。

乙：这些是黑色的，咖啡色的，都让人讨厌。而这个（皮包）我很喜欢。我也很喜欢他（儿子）这件衬衫。

甲：不错。

乙：他（儿子）穿上这件衬衫背上这款包，显得很漂亮。

例句中尽管没有涉及 сын（儿子）和 портфель（皮包），只是使用人称代词 он（他）和 этот（这个），但由于双方当事人都明确 он（他）的所指意义，谈话得以正常进行。

在双方共知的前提下，说话人经常使用 он（他），она（她），этот（这个）来指代具体事物，如：

（37）（两位非常熟悉的妇女开始谈话）

А. А он уже проходил. Где же ты была? Опять упустила?

Б. Я не думала, что он так скоро. Где он сейчас?

А. Наверх пошел.

甲：他已经过去了。你刚才在哪里？又错过了？

乙：我没有想到他这么快就来了。他现在哪里？

甲：往楼上去了。

上例中谈话双方对 он（他）的明确所指都没有产生疑问。因此，谈话围绕双方熟悉的话题有序展开。

如果不存在双方共知的前提，说话人仍然使用人称代词来指代自己熟悉的人或事物，则会使听话者感到困惑和不解。请看下面的例句：

（38）—У вас только одно на уме. —красиво, некраси-

во. А они не возьмут меня. Они смеются: куда тебе с такой косой!

—Кто тебя не возьмет? Куда?

(Ю. Яковлев, «Упрямая Росица»)

"你脑子里只有一样东西——漂亮还是不漂亮。但他们不带我。他们笑话我:你留着这么长的辫子去哪里?"

"谁不带你去? 去哪里?"

上例中说话人使用了人称代词 они(他们),由于听话人不明白"他们"的明确所指,所以产生疑问"Кто тебя не возьмет? Куда?"(谁不带你去? 去哪里?)

汉语中第三人称代词"他们"也可以用来指代熟悉的人,但如果谈话对方不了解情况,也会和俄语中的"они"一样容易产生交际误解,如:

(39)"妈! ……他们,来看病。"

"这是小西大伯!"

建国爹显然对顾小西含混不清的介绍不满,指着身边那个农村老汉对小西妈补充强调,令小西妈在心里苦笑不已。 (王海鸰著,《新结婚时代》)

汉语中第三人称代词"人家",既可用来指说话人自己(我),如:人家都急死了,你们还开玩笑,快告诉我吧!;也可指听话人(你),如:咱们怎么跟人家比呢? 人家是火车头,咱得向人家看齐。[①]

汉语人称代词"人家"还可用来指第三者(他/她),请看例句:

(40)开始小梅的婆婆还不同意,嫌八月的韭菜不中吃,

① 徐翁宇著:《现代俄语口语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页。

嫌吃包子怠慢了客人。小梅说:“娘,你管她呢? 人家想给咱省点儿咱还不高兴?”(=她想给咱省点儿咱还不高兴?) (王海钨著,《大校的女儿》)

4)俄汉语指示代词。

在日常生活交际中说话人常常简单地使用指示代词来指称人和事物。因为在具体的情景中人和物历历在目,不需使用名词来称谓,更不需要用形容词来描写,说话人只要用代词,再加一定的手势,就足以达到交际的目的。如:Покажите вот эти(о туфлях),пожалуйста;Покажите мне,эту и эту(о книге),营业员就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了。[1]

俄语代词 такой(这样的)不仅能起指代作用,而且具有描述功能,用作表情手段,如:

(41)Такой обед был! Пальчики оближешь!

(《现代俄语口语讲座》(№5))

多么丰盛的午餐,好吃极了!

(42)Такая выставка! И вы пропустили! (同上)

多么好的展览会! 而您错过了!

(43)Он такой человек! (同上)

他是多么好的人呀!

(44)А запах такой идет! (同上)

气味真香!

汉语指示代词“这个,那个”除了可以用来指代事物,也具有描述功能,可以用来表示更深层意义,如:

(45)爸,我和如兰的事就全靠您了。您要是那个了,那我们就那个了。(=事情不成功)

(电视剧《水兵俱乐部》)

---

[1] 徐翁宇著:《俄语口语语法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50页。

(46)"小田,我知道,我粗人一个,又没文化,配你是有点那个了。但,我喜欢你。"(=配你是差了点)

(电视剧《亮剑》)

(47)在云南边防,穿便衣比穿军装醒目。但我没认出他来,直到下车,因为想不到。我机械地握住他的手张口结舌:

"你不是那个、那个……"(=你是彭湛)

"对,我是。" (王海鸰著,《大校的女儿》)

6.1.3 俄汉口语名词语用语义扩展

据笔者观察,俄语名词语义扩展的条件首先是句位,出现在句首的名词往往会出现语用语义扩展现象。如:

(48)Машина,это ж,ну дачи не надо,лес,хоть каждый день, грибы там, купание, загорание, озеро пять минут. (=Машина способна заменить дачу)

(有)汽车,可以不要别墅:可以每天去森林采蘑菇,五分钟就可以到湖里游泳,晒得黝黑。(=汽车完全可以替代别墅)

(49)Нет,эта Ирочка меня совершенно замучила.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 как-то связанные с аспиранткой Ирочкой.)

不,这个伊尔契卡把我折磨得痛苦不堪。(=研究生伊尔契卡所造成的被动局面)

(50)Машина—это особая жизнь. (=жизнь связанная с владением личной автомашиной)

(有)汽车啊,这才是特殊的生活。(=拥有私人汽车)

(51) Погода была, ну до последнего дня отпуска капались. (= Погода была необычайно ясная и теплая) («Русистика сегодня»)

天气啊,直到出发的前一天还在下雨。(= 天气非常晴朗和暖和)

(52) Машина у него, ну он уже капитальный ремонт в прошлом году сделал. (= Машина у него совсем старая)

他的汽车啊,他去年就该给汽车大修了。(= 他的汽车非常破旧)

(53) Эта батарейка, на год мне даже хватает. (= Эта батарейка долгодействующая)

这个电池啊,我能用上一年足够了。(= 这个电池已经用了很长时间)

当汉语名词出现在句首的突出位置时,同样出现超出原有基本义项的"名词语用语义扩展"。如:

(54) 汶川,遍地英雄 记录在大地震中履职守则的普通人 (《南京晨报》,2008.05.20)

(55) 责任,让他在雨中辗转600公里去救人

责任,让他无法选择自己的亲人

责任,让他坚守自己的岗位

责任,让他们放弃逃生 (《南京晨报》,2008.05.20)

(56) 汶川,我们在一起

——晨报记者镜头下的大地震

(《南京晨报》,2008.05.20)

(57) 旅游 长途游、自驾游影响较大

私车 车主青睐公共交通

楼市 地铁房、主城小户型更受宠

燃料 汽柴油不限量保供

食品 不会对菜价产生大幅度影响

理财 炒电子、石油的股民赚了

(《扬子晚报》,2008.06.21)

(58)长春君子兰:从疯狂到凋零

长春,君子兰。联系这两个名词很多人会想起20多年前那场疯狂。 (《扬子晚报》,2008.06.19)

6.1.4 俄汉口语形容词语用语义扩展

汉语口语中大量存在"Adj + N"词组,该词组中的颜色形容词很容易产生"语用语义扩展"现象。如:

(59)国家建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产业(= 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旅游)

· 培育形成12个"重点红色旅游区"

· 配套完善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 打造100个左右"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扬子晚报》,2007.06.11)

(60)白领坐月子 害怕丢位子(= 工资收入比较高的人) (《南京晨报》,2005.03.02)

(61)全省30多个"绿官"会聚一堂《政府工作报告》里抠绿字(= 从事环保工作的人)

(《扬子晚报》,2005.02.01)

(62)城市"绿领"领跑并追赶着 只穿纯棉衣裤,步行或骑自行车,拒绝一次性用品。(= 环保爱好者)

(《现代快报》,2006.10.10)

(63)"我向总理提出绿色升学率。"(= 有利于教育发展

的教育理念）

金陵中学校长丁强向快报记者畅谈教育理念，今天他将做客“生活南京”网站与读者交流。

（《现代快报》,2006.12.7）

上例中“红”、“白”“绿”都是表示颜色的形容词，但在实际使用中却产生超出原有基本义项的“语用语义扩展”，这种“语义扩展”可以从颜色形容词本身加以推测。

我们注意到，俄语“Adj + N”词组中也很容易出现整个词组的“语用语义扩展”现象。请看例句：

(64)—Вы с мамой крутились всю жизнь, с пятнадцати лет, и что? Даже порядочной квартиры не имеете. (= квартира, которую кто-то хочет получать по очереди)

“您从 15 岁起就和妈妈生活在一起，一辈子了，又怎么样？您有排队住宅吗？”（“排队住宅”指按排队次序的先后等待分配住宅）

(65) К как твоя лесная девочка? (= девочка, с которой один из ПК познакомился в лесу)

你的森林姑娘怎么样了？（“森林姑娘”指谈话者在森林中认识的姑娘）

(66) Это наша малиновая соседка. (= соседка, которая продает малину)

这是我们马林果邻居。（“马林果邻居”指邻居卖马林果）

(67) Как же решать мою никотиновую судьбу? (= о лечении никотиновой кислоты)

怎么解决我的尼古丁命运？（“尼古丁命运”指如何

治疗烟草中毒)

(68) Принесите какие-нибудь картофельные фотографии. (= фотографии, сделанные во время уборки картошки)

把土豆照片带来("土豆照片"指收土豆时拍的照片)

同时,汉语口语中还会在"Adj + N"词组中出现"名词"修饰"名词",或"动宾词组"修饰"名词",这时处于"形容词句位"的"名词"或"动宾词组"的"语用语义扩展"现象更为突出。请看例句:

(69)客车起火刹车失灵 乘客跳窗8人摔伤
司机开着"火"车跑(=着了火的车)
(《扬子晚报》,2005.01.18)

(70)安徽客火殃及江宁横山林场(=邻近的火)
军民携手全力扑救 (《南京晨报》,2005.04.06)

(71)"拖鞋司机"脚下打滑撞翻摩托(=穿着拖鞋的司机) (《现代快报》,2007.06.08)

(72)巴"豆腐渣"高架桥垮塌(=质量像"豆腐渣"一样低劣的高架桥)
上月才由巴总统剪彩后投入使用 至少5人死亡,死亡人数可能会大量增加。
(《现代快报》,2007.09.02)

(73)可乐男孩病房里堆满了可乐(=地震中要求喝可乐的男孩)
一名男子举着可乐悄悄走到成都某医院病床前,正在专心看灌篮高手的可乐男孩薛枭回过神来,高兴地喊"雪糕叔叔你终于来拉!"这是他们俩特殊的暗

号,让旁边的病友和记者有点摸不着头脑。

（《南京晨报》,2008.05.25）

（74）“空巢”老人缺乏照顾 社区聘来“私人医生”（=单独居住的老人） （《扬子晚报》,2005.03.17）

（75）破解“住房夹心层”的难题（=靠个人力量买不起房的难题） （中央一台《焦点访谈》,2007.12.03）

（76）上级虽有规定 银行怕担风险 “过火”钞票该找谁兑付（=被火烧过的）

无锡市扬名镇金星村去年春节遭火灾,不幸中却也有幸运的地方,那就是有近千元现金虽然过了火,但也只烧成了残币。 （《扬子晚报》,2005.05.28）

（77）“总理让路女娃”来宁康复治疗（=总理给她让路的女娃）

3岁的小女孩宋馨懿在震区被抢救出来时,温家宝总理曾经为她让路。昨日,宋馨懿在奶奶、叔叔和为她治疗的医生们的陪同下来到南京,开始康复治疗。 （《南京晨报》,2008.06.01）

（78）18种“挤水”药品将在南京上市（=降价药品）

药价再降15%~20%,直供社区及乡村药房

（《金陵晚报》,2007.12.07）

（79）开膛马路两年多无人问

市民质疑:新马路不满5年不是说不给挖的吗?

（《扬子晚报》,2008.05.26）

6.1.5 俄汉口语语气词语用语义扩展

语气词是口语里使用得极为广泛的词。之所以广泛,跟口语的对话性、无拘束性、表情性、无准备性有密切联系。言语活动中

说话人常使用语气词来建立联系，引起对方的注意，用语气词来强调说话的重点，抒发感情，同时也用它来创造无拘束的谈话气氛。言语行为受阻时，说话人还可以使用语气词来弥补语流中出现的空白。

俄语口语中许多语气词具有多义性。以俄语语气词 вот 为例，它可以表示：①指示意义：Вот тебе мячик. Смотри какой красивый！（这就是给你的小球。看看多漂亮！）；②限定一区分意义：Жаль вот что он опять опоздал.（遗憾的是他又迟到了。）；③结束意义：Вовка был здесь. Он у нас был три дня，сегодня уехал. Вот.（沃夫卡来过这里。在我们这里呆了三天，今天走了。就是这样。）；④概括意义：Уже середина августа. Вот лето и кончилось.（已经到八月中旬。看来夏天要结束了。）；⑤突出第二个对比成分：Его я понимаю，а вот вас не всегда.（我了解他，对你并不是一直都了解。）；⑥评价意义：Опять у него двойка. Вот лентяй！（他又考了两分。真是个懒惰的人！）；⑦用作插入语和连接词：У них вот завтра лекция утром.（他们明天上午好像有课，）；⑧填补语流中的空白：Что вот тебе сказать，не могу ничего придумать.（对你是要说点什么，但什么也想不起来。）[①]俄语口语中说话人常常使用 а，ну，вот 等语气词来引出话语，引起对方的注意，以建立联系。如：

(80) А когда ты ее видел?

你什么时候见过她?

(81)—А ты где был я тебе звонила?

—Я с Киркой сегодня.

“我给你打电话时你在哪里?”

---

① Е. А. Земская(ред)，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1981：93.

"今天我跟基尔卡在一起。"

(82)Ну что там в Москве? Какие новости? (А. Гребнев)

莫斯科又怎么样? 有什么新闻?

(83)Вот что, Ирочка, завтра я уезжаю.

(«Юность», 1983№2)

我说,伊罗奇卡,明天我要走了。

说话人还可以用 вот, да, даже, же, и, это 等语气词来加强语气,如:

(84)Вот этого ей не следовало говорить!

(Б. Метальников)

这事她不该说!

(85)Это мне надо смеяться-то, а не вам.

该笑的是我,而不是您。

(86)Они же невкусные, эти конфеты.

这些糖果不好吃。

(87)Не знаю, что и думать.

不知道,该想什么。

(88)И представить даже не могу.

我甚至不能想象。

说话人还可以用语气词来表示各种主观情态意义,增加话语的表情性。如语气词 вот, ну, что за 能表示评价意义:Вот чудак!(真是个怪人!);Ну и пиво у тебя!(你的啤酒真好喝!);Что за глупости? Перестань сейчас же!(胡扯什么呀! 快住嘴!)

语气词 бы, лишь бы, если бы 表示愿望的意义,如:Мне бы домой поскорее.(我真想早早回家。);Если бы он поумнее!(他聪明一点该多好呀!);Лишь бы дети были здоровы!(只要孩子

健康就好!);Если бы сын учился!(儿子如能学习多好!);语气词 какое там,где там,что там 表示否定的预期,并富有表情色彩,如:

(89)—У тебя отпуск?

—Какое там отпуск!

"你休假了?"

"哪来的假!"

(90)—Знакомый?

—Да где там!

"认识吗?""哪里!"

(91)—По прогнозу дождя не будет.

—Что там прогноз! Посмотри на небо!

"天气预报没有雨。"

"什么天气预报!你看看天!"

语气词 как же 表示惊奇,如:—Вы поблагодарили? —А как же!("您谢了没有?""那还用说!");—Ты сказала? —А как же!(С. Баруздин)("你讲了?""当然啦!")

说话人常使用 что,что ли,а,как 等语气词来增添话语无拘无束的气氛,如:Заснул,что ли,а?(睡着了,是不是?);Ну как,согласен,а?(怎么样?同意吗?)

当说话人一时找不到需要的词语时,他还可以用语气词 вот,ну,это,так сказать,значит 来填补语流中出现的空白,如:Ну,я поговорю... я вот поговорю сейчас... с обеими...(В. Белов)(我说……我马上就说……跟她们俩……);Я,знаешь,не люблю когда вот... ну... приезжают без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я.(我不喜欢,这个,这个,不事先打招呼就来。)

再比如俄语口语中 Ну как? 常用来表示询问,它的内涵极其

丰富，在不同的场合使用可能得到完全不同的回答，如：(если кто-то сдавал экзамен)—Ну как? —Пятерка!（如果有人通过考试："怎么样？""五分。"）；(если кто-то был болен)—Ну как? —Поправляется.（如果有人生病了："怎么样？""已经好些了。"）

汉语口语中"怎么样？"也可以表示询问，汉语"怎么样？"与俄语"Ну как?"十分相像，它的准确含义也只有在具体语境中才能确立：

(92)共知信息：乙有病

甲：怎么样？

乙：好一点了。

(93)共知信息：乙在办护照

甲：怎么样？

乙：快了。

(94)共知信息：乙刚答辩完

甲：怎么样？

乙：很顺利。

(95)共知信息：乙刚接受了一项任务

甲：怎么样？

乙：工作量很大。

从"俄汉口语语用语义扩展"的对比分析中可以发现："意义不单存在于语言的形式之中，而且还存在于它的使用之中。"[①]俄汉两种不同类型语言中共同存在的"语用语义扩展"现象再一次说明"不同类型口语依托语境中相同部分，相同语境在任何类型的口语使用中产生普遍语义功能"。

① 徐家祯：《语言与情景》，语文出版社1988年版，序。

6.2 俄汉口语稳定的语用意义:语用语义换喻

"语义换喻"(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метонимия)指依据外表或内在联系用一个事物名称来替换另一个事物,如用"蓝盔"来表示"联合国维和部队"。这种被俄罗斯语言学家Е. Земская称为"词汇代用品"(слово-эрзац)的口语现象,是"词的不准确使用,是一种完全近似的称谓"。(Словами-эрзацами являются неточные словоупотребления,все приближительные названия.)[①]如,Низов было больше,чем верхор?(речь идет о сборных книжных шкафах)(下面的比上面的多吗?)谈话人在此用"下面的"来替代"书架下面","上面的"来替代"书架上面",因为书架就在眼前,这种"语用语义换喻"并不影响话语交际。

"语用语义换喻"是一种语境中依据外表或内在联系完成的语义类推转换。只要存在口语交际的环境基础,只要语言单位与被指称物之间存在某种相似性,在口语交际环境中就能够顺利完成两者之间的语义替换。

"语用语义换喻"属于语用语义扩展现象。"语用换喻"既折射出换喻词语之间原有的语义联系基础,又反映出语境中语义扩展的创新程度。试比较:"Шляпа"уже пришла.("帽子"已经来了)=Женщина уже пришла.(妇女已经来了)离开语境的支持,"шляпа"(帽子)不可能表示"женщина"(妇女)。可以说,语用换喻在语境中形成,在语境中理解,在语境中消失。离开具体的交际情景,不可能在"帽子"和"妇女"之间产生"相似性",因此也就不可能产生"语用语义换喻"。

俄汉口语中许多名词在都可能产生"语用语义换喻"。如:

---

① О. Б. Сиротинина,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М.,1983:66.

(96) Выключи ящик. (= телевизор) (О. Сиротинина)

关上“箱子”。

(97) И все же что-то не дает уснуть. Встал, вижу: младший сын сидит за столом. Вызвал его на откровенность. (= на откровенный разговор).

(«Разговор с сыном»)

仍然觉得睡不着觉。起来后，看见小儿子坐在桌子后面。喊他起来“开诚布公”。

(98) Класс затих, стало слышно, как по шоссе ползёт тяжелый грузовик. (= ученики в классе)

(Ю. Нагибин, «Зимний дуб»)

班级安静了，可以听到载重卡车在公路上前行的响声。

例(96)中 ящик 的本义是“箱、盒”的意思，而句中用来表示跟“箱子”外形相似的“电视机”；例(97)中 на откровенность(来开诚布公)应该等同于 на откровенный разговор(来开诚布公地谈话)；例(98)中 класс 表示“班级、年级或教室”，但在例句中用来指代“班上的学生”。所有这些语义换喻现象都是语言使用中的产物，受到语境的制约。

类似的现象还有：

(99) Не забудь погасить морковь.

别忘了熄灭胡萝卜。

(100) Прикрути мясо.

把肉拧小。

(101) Важно допить землянику.

重要的是把草莓喝光。

(102) Она сняла фартук, выключила кипящий суп, мед-

ленно пошла в комнату. Легла на диван. («Ниточки, веревочки»)

她解下围裙，关上烧开的汤，慢慢地走进房间，躺到沙发上。

(103) Профессор, не глядя в глаза, произносит нечто витиеватое о нехватке пяти тысяч рублей. Конечно, на бутылку. («И это дом, в котором я живу?...»)

教授并不直视，文绉绉地说出五千卢布不够。当然，是想买一瓶。

(104) Она выпила два стакана и ушла.

她喝了两茶缸就走了。(《东方俄语》(6))

(105) Впереди него стоял мужчина в шляпе, а впереди шляпы—полная женщина. («Чудик»)

在他前面站着带帽子的男人，在"帽子"前面……是一个胖女人。

6.2.1　俄语口语语用语义换喻

俄语口语中常见的语用语义换喻有以下几种类型：

以材料来称谓该材料的制成品，如：капрон(卡普伦)表示капроновые чулки(锦纶丝袜)；железка(小铁块)表示铁制品：вилка(叉)，ложка(勺)，нож(刀)；деревяшка(小块木头)表示木制品：стол(桌)，стул(椅)，шкаф(橱)等，还可以表示женские украшения(木制的妇女装饰品)；кожа(皮革)表示皮革制品：кожаная куртка(皮夹克)，кожаный чемодан(皮箱)，кожаные перчатки(皮手套)等；стекляшка(小玻璃片)表示玻璃制品：стеклянная чашка(玻璃碗)，стеклянная пуговица(玻璃纽扣)，стеклянная

брошь(玻璃别针),等。请看例句:

(106)Ты железки взял?

你带铁制品(刀、叉)了吗?

(107)Я чешскую стекляшку приколола,и ничего.

我别了捷克的玻璃(别针),不错。

(108) Там видики японские, телевизоры, там "кожи" завалились. (俄语外教提供的例句)

那儿有日本产的录像机、电视机,还有许多皮(制品)。

以国家名称称谓该国的商品,以商标来取代产品。例如:

(109)—А за двадцать пять это вот чьи туфли?

П. Венгрия.

"25卢布的这是哪国的鞋?"

"匈牙利的。"

(110)—Я сегодня был в таком крутом магизине!

—Да? А что там есть?

—Там есть"Сони" и"Canon". (俄语外教提供的例句)

"我今天去了一个货物非常丰富的商店!"

"哦? 都有些什么?"

"那儿有'索尼'彩电和'佳能'照相机。"

(111) А. (нюхая) Это у тебя Красная Москва? (о названии духов)

Б. Угу.

甲:(闻一闻)这个是"红色莫斯科"?(=香水的名称)

乙:不错。

以方位、地区名称来称谓该地区达到国家、居民，如：Восток（东方）指东方国家或东部居民，город（城市）指城市居民，деревня（农村）指农村居民，等等。

（112）Вся деревня над ним смеялась.

全村都在嘲笑他。

（113）У вас также есть телефон. Вы можете разговаривать с городом.（А. Шукин）

您那里也有电话。您可以跟城市通话。

（114）Все поле охнуло.（В. Шукшин）

所有在地里的都叹了一口气。

（115）—Какой чай предпочитает китаец—черный или зеленый?

—Жители Северного Китая—зеленый. Южного—черный. Восток пьет тот и другой.（«Известия»，2009.1992）

"中国人喜欢喝什么茶，红茶还是绿茶？"

"北方人喜欢绿茶，南方人喜欢红茶，华东人两种都喜欢。"

（116）На всех сессиях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и и заседаниях Совет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Китай выступал и голосовал за резолюции，призывающие к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и защите мира в этих регионах мира.

（《东方俄语》（6））

在联合国全体代表大会和安理会的会议上，中国发言和投票支持在世界领域维护正义和保护和平的诸多决议。

以民族名称来称谓教或学该民族语言的人，如：用（英国人），

(法国人)来称谓英语教师、法语教师或英语学生、法语学生。此外,还可以指代该民族的电影、戏剧、展览、邮票,等等。

(117) У вас француженка новенькая?

你们的女法国人(女法语教师)是新来的吗?

(118) Я поляков собираю.

我收集波兰(波兰邮票)。

(119) Не пропустите американцев!

不要错过美国人(美国艺术展览)。

(120) Ты уже был на японцах!

你已经参观了日本人(日本展览会)!

6.2.2 汉语口语语用语义换喻

汉语口语中同样存在"语用语义换喻"现象。汉语口语"语用语义换喻"同样是口语使用中依据"相似性类推"方式完成的"语用语义扩展"。

汉语口语中"相似性类推"的基本原则是"外形相似"、"名称相似"、"内容相似"、"功能相似"等等,根据语言单位之间可能存在的各种"相似性特征"来促使"语用语义换喻"得以确立。如:

依据"外形相似"产生"语用语义换喻":

(121) 在沙漠里,就是这种"二蛋车"最好使。(指北京吉普车"2020"型号)

(中央台4套《走遍中国》,2007.06.19)

(122) 1:2惨遭西班牙二队逆转

卫冕冠军带着"鸭蛋"回家

(《南京晨报》,2008.06.20)

(123) 昨天,沪深股市放量下跌,跌幅均超过6%,个股大面积跌停。昨天下午1时许,记者来到南京证券龙

蟠路营业部，营业厅内人声鼎沸，但股民的表情却缺少了往日的阳光。他们又依次感受到投资股市须谨慎。

"旧汗衫"：小搞搞损失也惨。（＝穿着"旧汗衫"的人）

"破扇子"：没解套又被套。（＝摇着"破扇子"的人）

"旧本子"：套得手都在抖。（＝在一本很破的笔记本上记录的人）　　（《扬子晚报》，2007.05.31）

（124）"毛泽东""孙中山"一周都花光（＝印有"毛泽东"和"孙中山"头像的纸币）

向台湾的银行柜台递进一叠"毛泽东"，换回一叠"孙中山"，南京首发团的客人在观光的同时少不了一场"血拼之旅"。（《扬子晚报》，2008.07.25）

（125）拿到"后座子"她哭了起来（＝猪后腿肉）

快报联手苏逸实业有限公司，将第十批年货送给20户贫困家庭。　　（《现代快报》，2008.02.02）

（126）硬币流通不畅原因是"沉淀民间"人行南京分行营业部联手本报呼吁：

零钱告急　别让钢镚在家睡大觉（＝人民币分币）

（《金陵晚报》，2007.11.27）

依据"名称相似"产生"语用语义换喻"：

（127）今天，"鸟巢"为灾区默哀（＝北京奥体中心）

（《南京晨报》，2008.05.22）

（128）清晨零点，"日光之城"降下半旗（＝西藏拉萨）

布达拉宫广场万人雨中寄哀思

（《扬子晚报》，2008.05.20）

在口语"具体交际情景"中甚至可以依据"名称相似"在"人"和"物"之间产生"类推联想"，如：

(129)"我的服务态度好，我还给您开肠破肚呢！"

"哎，怎么说话了？！"

"啊，我说给您的鱼开肠破肚的。"(电视剧《幸福里九号》)

依据"内容相似"产生"语用语义换喻"：

(130)著名导演谢晋昨日去世 享年85岁

中国电影痛失"牧马人"(=著名导演谢晋)

(《北京青年报》，2008.20.29)

(131)"千斤组合"拍上写真照了(=四个姑娘)

四姐妹高兴极了，感觉当了一回公主

(《南京晨报》，2007.04.12)

(132)"中国加油！"一路没停过(=奥运会口号)

圣火点燃苏州南通市民的自豪与爱心

(《扬子晚报》，2008.05.26)

(133)——怎么样？和她处得还行吗？

——和谁？

——1948。(=住1948房间的客人)

(电视剧《五星大饭店》)

依据"功能相似"产生"语用语义换喻"

(134)车轮滚滚星夜直发四川德阳(=大批车队)

我省对口支援德阳的首批物资包括8200顶帐篷和2万平方米活动板房 (《扬子晚报》，2008.05.22)

(135)"顶梁柱"割肝救爱女(=家里的经济支柱)

11岁的幼女肝功能逐步衰竭，随时面临死亡威胁；决定捐肝的妻子却和女儿配型不成功，在这关键

时刻，作为家中顶梁柱的父亲毅然站出来，他要把自己的肝捐给女儿，让女儿感受到博大的父爱。

（《南京晨报》07.1.12）

（136）黑龙江九〇粮库窝案内幕曝光

“硕鼠”成群结队白天盗粮（=粮库的盗窃犯）

（《扬子晚报》，2008.05.20）

在汉语口语中经常出现“主语位语用语义换喻”和“补语位语用语义换喻”。

主语位语用语义换喻：

（137）绿衫军　夺回主场优势（=穿绿色球衫的秋队）

当凯尔特人学会在客场赢球后，这支球队绝对是联盟中最让人生威的球队。

（《扬子晚报》，2008.05.26）

（138）火锅店与食客打起来（=火锅店的店员）

民警喷射辣椒水才控制局面

（《扬子晚报》，2006.12.28）

（139）“老佛爷”向我游客公开道歉（=巴黎“老佛爷”商店）

中旅协建议不去巴黎“老佛爷”店购物

（《扬子晚报》，2008.02.24）

（140）小红花50岁了（=小红花艺术团）

（《现代快报》，2007.06.15）

（141）“老胃病”走得太急没带药 医疗队员赴川 家人在家盯着电视“找亲人”（=身患“老胃病”的亲人）

（《南京晨报》，2008.05.20）

（142）“911”式袭击超级油轮 一旦得逞数千人丧命

“基地”欲袭击威廉巡逻海域（=恐怖组织）

（《南京晨报》，2008.06.16）

(143)两个都市家庭为分遗产上法庭

手足间打官司赢了利益输了亲情(=兄妹之间)

(《南京晨报》,2008.08.28)

补语位语用语义换喻:

(144)记住了,找不着眼镜绝不收兵!(=戴眼镜的人)

(电视剧《家事如天》)

(145)3名投资者喜获"小黄鱼"(=金条)

(《扬子晚报》,2008.02.02)

(146)赵本山宋丹丹春晚继续"白云黑土"。(="白云黑土"系列小品) (《南京晨报》,2008.01.01)

(147)周末去听小提琴(=听小提琴演奏)

本周六,著名匈牙利小提琴家威尔莫斯·欧拉将在南京文化艺术中心举行独奏音乐会,为南京的观众带来温柔、热烈、绚烂以至最富于戏剧性的完美室内乐享受。 (《扬子晚报》,2008.05.13)

(148)"刘敏,你来点'雀巢'吧,是真货呢,火车站一个小伙子送的,他要去加拿大留学,托我在使馆里找熟人……"(=雀巢咖啡) (海岩著,《坠落人间》)

(149)李娜击败现世界第一(=世界排名第一的网球运动员)

威廉姆斯姐妹接连倒在其拍下

(《南京晨报》,2008.10.3)

(150)订报后,顺便免费修"笔记本"(=笔记本电脑)

(《扬子晚报》,2008.10.27)

6.3 俄汉口语稳定的语用意义:语用凝缩涵义

语用凝缩涵义指原本由词组和句子承担的语义集中于单个

词，如：после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大学以后）=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大学毕业以后）。语用凝缩涵义离不开语境的催化作用，唯有语境因素在理性意义和凝缩涵义之间搭建"类推联想"的桥梁，才能确保凝缩涵义认知过程的连贯性和凝缩涵义传递的准确性。

俄汉口语中存在普遍的语用凝缩涵义现象。这种被俄罗斯语言学家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称之为"信息饥渴"（информативный голод）的"凝缩涵义"尽管与语言单位原有的字面意义存在联系，但离开语境的支撑，完成语义凝缩的语言单位很难被听话者理解和接受。

6.3.1　俄语口语语用凝缩涵义

俄罗斯语言学家 Л. С. Выготский 早就指出："在内部语言中我们有时只用一个名称就可以表达整个思想、感受甚至深奥的论断。显然，一个名称的语言形式难以承受如此复杂的思想、感受和论断，也难以译成外部语言形式，更何况这也无法用词汇原有意义来表达。"（Во внутренней речи мы всегда можем выразить все мысли, ощущения и даже целые глубокие рассуждения одним лишь названием. И, разумеется, при этом значении этого единого названия для сложных мыслей, ощущений и рассуждений окажется непереводимым на язык внешней речи, окажется несоизмеримым с обычным значением того же самого слова）[①]这说明 Л. Выготский 早就注意到存在用"名称"来表达"思想、感受和论断"的现象。

俄罗斯语言学家 Е. Ширяев 认为存在两种凝缩涵义，其一来

① Л. С. Выготский, Мышление и речь, «Русистика сегодня», М., 1988:142.

自书面语,如:Я проснулся из-за будильника.(我因为闹钟醒了)=потому что звонит будитьник(因为闹钟会响);其二为口语特有现象,如:Я проснулся из-за одеяла.(我因为被子醒了)=потому что одеяло упало на пол.(因为被子落到地上,我被冻醒了)。显然,"闹钟"是一种正常行为,而"被子"则是一种不确定因素,属于"语用凝缩涵义"范畴。

俄罗斯语言学家 Л. Капанадзе 将产生凝缩涵义的名词定义为"情境名词"(имя ситуации)。"情境名词并不是从一个词到另一个词的名称转移,而是思想凝聚在一个词之中。"(Имя ситуации—не перенесенные наименования с одного слова на другое,а сгущение,концетрация мысли в одном слове.)[①]如:Он опоздал из-за стула.(他因为桌子迟到)在 стол(桌子)一词中可能凝聚这样一种思想:Кто-то покупал стол.(有人买桌子);Кто-то стол чинил.(有人修桌子);Кто-то упал со стола.(有人从桌子上摔下来);Кто-то ждал привоза стола.(有人在等送来的桌子),等等。究竟指什么,只有依靠语境才能辨别清楚。

俄语"介词短语结构"中的名词最容易产生"语用凝缩涵义"。请看例句:

(151)А.(по телефону Б.)Петь,мы не придем.

Б. Ну вот,а что?

А. Ну что,из-за Машки как всегда.(= из-за болезни Машки)

甲:(在电话中对"乙"说)别奇,我们不来了。

乙:不来了,为什么?

甲:还为什么,每次都是因为玛什卡。(= 因为玛

---

① Е. А. Земская(ред).,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М.,1973:437.

什卡生病)

(152) Успеем мы погулять перед диваном? (= Успеем мы погулять перед тем, как мастер придет чинить диван?)

在沙发之前我们来得及散步吗? (= 在沙发修好之前)

(153) Он из-за машины лодку совсем забросил. (= Он из-за поездок на машине совсем забросил поездки на лодке.)

由于汽车他把轮船耽误了。(= 由于乘车旅行)

(154) Я совсем измоталась с этой защитой. (= Я совсем измоталась из-за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х дел, связанных с защитой диссертации)

由于答辩我被拖得筋疲力尽。(= 由于论文答辩的诸多事宜)

(155) Из-за Машки она мало пишет. (= Она мало пишем из-за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 связанных с дочерью Машикой)

由于玛什卡她很少写作。(= 因为女儿玛什卡)

(156) Я буду сегодня целый день дома из-за телевизора. (= Я буду дома потому, что должен прийти техник из телеателье, чтобы заменить кинескоп в моем телевизоре.)

由于电视我今天一整天都待在家里。(= 因为电视修理部的技术员要来更换电视机内的显像管)

6.3.2 汉语口语语用凝缩涵义

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在《汉语口语语法》中指出“有时候,词

语的省略使主语和谓语关系松散到了如果放在别的语言里将成为不合语法的程度”。如,“他是个日本女人。”(意思是:他的佣人是个日本女人)在这种结构中,“有时候,说不出省略了的是哪几个确定的字”[①]。这说明,汉语口语中也存在“语用凝缩涵义”。与俄语略有不同的是,汉语口语中某种句型容易促使该句型中的词语产生语用凝缩涵义。

语言学家陈建民先生将出现语用凝缩涵义的句型命名为“是字句”。他指出:“这类是字句有一种所谓不合逻辑的习惯用法,形式上是 NP—(是—NP),但主语和谓语的关系却十分灵活。”如:少先队员一律是白衬衫蓝裤子;邓奶奶今天是过年过节的打扮;人家是丰年,我家是歉年。陈建民先生强调这类“是字句”里主语和谓语当中难以说出省略的词语。“事实上,这类不合逻辑的是字句相当普遍,它的表层结构简短,里层结构所包含的意思却相当丰富,人们都能正确了解它的含义。”[②]

汉语口语“是字句”结构中的词语容易产生“语用凝缩涵义”。请看例句:

(157)“请问你是哪位?”
听得出她明显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我是……兰州。” (王海鸰著,《大校的女儿》)

(158)简佳飞快地接道:“我是豆腐渣,他是一枝花。我是谢幕时刻,他是精品阶段——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反复论证过了。” (王海鸰著,《新结婚时代》)

(159)关山林:“我是太阳!我们都是太阳!”
(电视剧《我是太阳》)

(160)父亲对菜好不好吃的评价标准就一个,香不香。

---

① 赵元任著:《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馆 2001 年版,第 45 页。

② 陈建民著:《现代汉语句型论》,语文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07 页。

炸酱时何建国用了很多油，加上五花肉浸出的油，一锅酱得有半锅油。再浇上几根章丘大葱，大葱蘸酱吃面，是父亲最好的一口。

（王海鸰著，《新结婚时代》）

(161) 小西不无心酸地道："挑？我哪里还有资格挑？一个三十多岁的离婚妇女，那就是处理品！"

（王海鸰著，《新结婚时代》）

(162) 我的手指向下移动，停在那张红桃K上："你的男朋友是个……衙内。"

"衙内？"

肖琳向女孩子摆了一下手："就是高干子弟。刚才不是说了吗，K代表禄，衙内就是食禄阶级的虫子。"（海岩著，《坠落人间》）

(163) "你是听到啥了？"

"没有，没有，我是闲句话。"（电视剧《磨坊女人》）

(164) 父亲是继父，我是跟着妈妈过来的。一直不知道自己是"拖油瓶"。（《扬子晚报》，2008.04.04）

(165) ——南京市一模化学考试很糟糕。

——是啊，现在化学老师是"洛阳纸贵"。

（自录于街头对话，2008.03.28）

笔者注意到，除了"是字句"，汉语口语的其他句型有时也可产生"语用凝缩涵义"，如：

(166) 莎郎·斯通：男友就要够"中国"。

（《现代快报》，2007.06.15）

(167) "真农民！跟我走！……先去洗个桑拿，再找个地儿吃顿好饭，然后嘛，睡觉。睡上至少三天三夜，损失多少，就得补上多少。"说罢，谭马率先开步。

（王海鸰著，《牵手》）

(168)老乔语塞片刻,结结巴巴地说:“玲芳,我、我、我我……”

许玲芳拍腿而起:“‘我’什么你!还想再编瞎话骗我是不是?” (王海鸰著,《牵手》)

(169)“我哪能跟你比!你比我男人多了!”

(电视剧《金婚》)

(170)“布什炸了人家房子,温总理没!”

干扰温总理者已被起诉10日受审,网友驳将其与“扔鞋记者”相提并论。

(《扬子晚报》,2009.02.05)

几点结论:

1. 俄语口语研究表明,话语中部分语言单位(词、名称)在使用中往往会出现“语义多义性”和“语义辑合性”。“语义多义性”是一种语用语义扩展现象,而“语义辑合性”是一种语用语义凝缩现象。两种完全不同的语义改变表明了口语词汇语义变化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势。无论是“语用多义”还是“语用凝缩”都是不同类型俄汉口语中普遍存在的稳定语用语义现象。

2. “语用语义扩展”指口语词汇在使用中所包含的语义义项远远超出辞典中的基本义项。俄汉口语词汇的多义性反映在各种词类中,特别是口语常用词汇(动词、代词、名词、形容词、语气词)中更为明显。

3. “语用语义换喻”指语境中依据外表或内在联系用一个事物名称来替换另一个事物名称。这种被俄罗斯语言学家Е. Земская称为“词汇代用品”的口语现象是“词的不准确使用,是一种完全近似的称谓”。“语用语义换喻”既可以折射出换喻词语之间原有的语义联系基础,又可以反映口语使用中语义扩展的创新程度。

4.“语用凝缩涵义”指原本由词组和句子承担的语义集中于单个词。这种被俄罗斯语言学家 Н. Арутюнова 称之为“信息饥渴”的“凝缩涵义”尽管与语言单位原有的字面意义存在联系，但离开了语境的支撑，完成语义凝缩的语言单位很难被听话者理解和接受。俄语“介词短语结构”中的名词容易产生“语用凝缩涵义”，汉语“是字句结构”中的词语也容易出现“语用凝缩涵义”。

参考书目

[1] Е. В. Лукашевич, Когнитивная семантика: Эволюционно-прогност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 М. ,2002.

[2] В. В. Красных, Основы психолингвистики и теории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М. ,2001.

[3]陆俭明、沈阳著:《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4]王建华、周明强、盛爱萍著:《现代汉语语境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5]许汉成著:《交际・对话・隐含》，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6]李福印著:《语义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7]陆俭明著:《现代汉语语法论》，商务印馆 1993 年版。

[8]陆善采著:《实用汉语语义学》，学林出版社 1993 年版。

[9]郭聿楷、何英玉著:《语义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年版。

[10]徐翁宇、王冬竹:《口语话语与语境》，《外国语》1997 年第 2 期。

[11]缪锦安编著:《汉语的语义结构和补语形式》，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12]王冬竹:《口语词汇的语义特征》,《中国俄语教学》1997年第3期。

[13]王冬竹:《关于前置词+名词结构中名词语义功能的转化》,《外语学刊》1996年第3期。

[14]王冬竹:《意义与语用的再思考》,《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10期。

第七章　俄汉口语语义层面的语用现象——变化的语境含义

语境是决定语义的唯一因素，舍此则无意义可言。

——B. Malinowsky

“语境含义”指话语单位在言语交际过程中产生的临时附加意义。如：Опять дождь.（又下雨了），这句话的字面意义是说话人陈述“下雨”这一自然现象，但它的“语境含义”则是借助“语境因素”再通过字面意义来表达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意义：如果说话当时长江的水位很高，这句话表示说话人担心闹水灾；如果谈话双方约定外出旅游，这句话则表示旅游去不成了。离开言语交际环境，Опять дождь.（又下雨了）这句话的语言意义只是对自然现象的如实描写，别无其他。

“语境含义”是一种临时的“语境语义易位”现象。与稳定“语用语义偏离”不同的是，产生临时“语境语义易位”的话语之间可能并不具备依据“相似性联系”产生“语义易位”的可能，之所以产生“语境语义易位”完全是依据语境因素在“概念”与“物体”之间搭建临时的语境相似性联系。这种临时产生的“语境相似性联系”对“变化语境”的依赖性很强，离开相应的语言环境，话语的语

境含义就可能消失,也让人无法理解。如,"长江水位上涨了",要在平时,这句话所传递的信息就是"中国第一大河流长江的水位高于往年",但时间如果回到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重大洪涝灾害,这句话的"语境含义"则要远远大于话语的符号意义,让人产生众多的、脱离原语言单位的瞬间语义联想。而一旦离开相应交际环境,这句话的语境含义会随之消失或改变。由此看来,建立"语境相似性联系"成为制约"语境语义易位"的关键。只要进入言语交际,只要借助"变化语境"完全可以在毫无关联的"概念"和"物体"之间架起临时沟通的桥梁。由于"变化语境"的千差万别和瞬息万变直接导致"语境含义"丰富多彩。如上例中谈到的"长江水位上涨了"就会因为说话者具有不同的"共知信息"而产生丰富的语义内涵。

"变化语境含义"是俄汉口语语义层面普遍的语用现象。"变化语境含义"的"动态性"突出表现在"随着语境变化而产生、随着语境变化而变化、随着语境变化而消失"。

7.1 会话含义与变化语境含义

"会话含义"是话语的非常规含义。"这种含义不是由词语的常规意义决定的,而是由会话的一般特征,一般规律决定的。"①

西方语用研究的成果表明,揭示会话含义的过程是语用分析的综合过程。美国哲学家H. P. Grice在60年代后期提出的会话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被学术界看做语用分析的尺度和标准。

1967年,Grice提出会话合作原则包括四条准则:1)量准则(Quantity Maxim),即话语提供充分而不多余的信息;2)质准则

① 姜望琪著:《当代语用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

(Quality Maxim),即话语的内容是真实的;3)关系准则(Relevant Maxim),即话语要前后关联;4)方式准则(Manner Maxim),即话语要清楚、简洁而有条理。

根据 Grice 的理论,当听话者意识到对方没有遵守合作原则时,他就要迫使自己越过对方话语的表层意义去设法领会说话人话语中的深层意义。如:

(1)Дети есть дети. Жена есть жена.

这两句话违反了"量"的准则。根据共同的生活经验可以推导出:孩子终归是孩子,淘气是可以理解的;妻子毕竟是妻子,她得依靠丈夫,家庭的重担应由丈夫来挑……等等。

(2)—Как у нее дети?

—Хорошенькие дети!

对话中的回答违反了"质"的准则,说话人用了反语。根据共知信息可以推导出:孩子并不听话,孩子们的学习不好,等等。

(3)—Куда вы собрались?

—Да хлеба нет.

回答违反了"关系"准则。从表面看,这是答非所问。但根据共同的生活经验可以推导出:说话人去商店买面包。

(4)—Вы согласны с решением?

—Да, я согласен с решением.

回答违反了"方式"准则,说话不简练。通常对话里上文有的词语,下文里一般都应省略(Да, согласен.)。这里说话人没有这样做,故意把可省略的词一一说了出来。根据共知信息可以推导出,说话人对决定并不满意,他是勉强才同意的。

Grice 指出,会话含义具有五个特征:可取消性(cancellability)、可分离性(non-detachability)、可推导性(calculability)、非规约

性(non-conventionality)、不确定性(incleterminacy)。[1]

会话含义的可取消性指会话含义离开特定的语言环境可以被取消。如:

(5)—Сколько лет?

—Я доброволец,—испуганно сказала Катя.

—Доброволец! —усмехнулся командующий.

……

—Так сколько же все-таки лет? —допытывался генерал.

—Девятнадцать! —отчаянно соврала Катя и покраснела. (Б. Васильев)

"多大年龄?"

"我是志愿者。"卡佳胆怯地说。

"志愿者!"司令员微笑了。

……

"到底多大?"司令员追问说。

"19 岁!"卡佳绝望地说出假话,脸红了。

卫国战争期间,不够参军年龄的姑娘卡佳来到了部队。当首长问她"多大年龄"时,她有意回避:我是志愿者。根据会话合作原则和当时的具体情景,姑娘等于在暗示:我的年龄不够,但我志愿参军。如离开谈话语境,доброволец(志愿者)的这些语境含义就会消失。

会话含义的可分离性指会话含义是以一句话所具有的整个语义内容为基础,无论使用什么样的同义结构,只要语境不改变,会话含义始终存在。如前面所举例句:—Куда вы собрались? —Да

---

① 何自然编著:《语用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9 页。

хлеба нет.（“你去哪里?”“面包没有了。”）其中“Да хлеба нет.”（面包没有了）可以改为同义结构：Хлеба на исходе；Хлеб кончается；Хлеб подходит к концу. 等，只要谈话双方的共同生活经验不改变，其会话含义始终存在。

会话含义的可推导性指听话人可以根据语境因素，再结合会话合作原则的各项准则就可以推导出会话含义，如：

(6) Продавщица. Чего тебе, девочка.

Катя. Мне? Ничего, спасибо. Я просто смотрю.

Продавщица. Просто смотреть не разрешается. Если все будут приходить и смотреть, чего выйдет?

Катя. А что?

Продавщица. А то, что выйдет зоопарк, а не магазин.

Катя. Ну и что?

Продавщица. А то, что зоопарк—это зоопарк, а магазин—это магазин. (М. Рощин)

女售货员：你要买什么，姑娘?

卡佳：没什么，谢谢。我不过是看看。

女售货员：只是看看是不容许的。如果大家都来看看，那将会怎么样?

卡佳：怎么样?

女售货员：那就变成动物园，就不是商店了。

卡佳：那又怎么样?

女售货员：这就是说，动物园是动物园，而商店是商店。

商店营业员说出违背“量”准则的话语：公园就是公园、商店就是商店。根据说话人的共同生活经验可推导出：去公园就是游

玩,进商店就要购物。由此折射出售票员对顾客不欢迎的态度。

会话含义的非规约性指会话含义不是话语的规约意义。这表明,会话含义既不是字面表层意义,也不能够简单地通过字面意义来加以推导。如:

(7)—Папиросы есть?

—Не курю.

甲:有烟卷吗?

乙:我不吸烟。

例(7)中反应话语的字面意义是"我不吸烟",根据会话合作原则(违反关联准则)再结合语境要素(说话人从不吸烟)推导产生话语的言外之意:我没有烟卷。

会话含义的不确定性指"具有单一意义的词语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产生不同的含义"①。

如:

(8)А. к. Б. Скоро?

Б. Полстранички, сейчас.

甲对乙:快了?

乙:只有半页,马上就好。

例(8)因为存在说话双方"共知信息":A 曾请求 Б 帮助打印论文,所以问话"快了"指的是"论文打印快了?"如果不是这样,对话语"快了?"可以根据具体交际情景作出完全不同的多种解释。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Grice 会话含义的五个特征都和语境因素,尤其是"具体情景"和"说话者的共知信息和共同生活经验"密切相关。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Grice 理解的"会话含义"实际上就是"变化语境含义"。需要指出的是,"会话含义"重在研究

① 何自然编著:《语用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4 页。

"语境"在"会话含义"在"理解过程"中的推导功能(规约性/非规约性会话含义)以及"会话含义的典型特征"(会话含义的可取消性、可分离性、可推导性、非规约性和不确定性);而"变化语境含义"则注重分析"理解过程"中的"变化语境因素",着眼于"语境因素"在话语单位产生"语境语义易位"中的功能与作用。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变化的语境含义"与"变化语境"(前言后语、具体情景和说话者的共知信息和共同生活经验等)密切相关。如:

(9)Б. Ну как?

А. Лучше немного вроде.

甲:怎么样?

乙:好像好些了。

(10)Что, уже семь? Молоко в холодильнике и булки на столе, я пошла. (В. Барнет)

哎呀,已经七点了?牛奶在冰箱里,面包在桌上,我走了。

(11)(А 曾经请求 Б 将书放进包里)

А. Положил?

Б. Вчера ещё.

甲:放啦?

乙:昨天就放了。

例(9)中问话"怎么样?"使答话"好像好些了"产生"我感觉自己的病好多了"的"语境含义";例(10)中话语的字面意义是"牛奶在冰箱、面包在桌上,我走了。"对此可以做出"带走?吃掉?"等多种解释的话语在"具体情景"中产生"我走了,你自己准备早饭吧";例(11)中并没有说出"放进什么东西",但"双方共知信息"填补了"具体物体"的空缺。

“变化语境因素”之所以能够生成“变化语境含义”，这是因为“前言后语”（语言因素），“具体情景”（交际因素）和“共知信息/共同生活经验”（心理因素）不仅是“理解过程”的重要参与因素，也是生成“变化语境含义”的重要推动力。

当然，“变化语境因素”的作用有时很难严格划分。更多时候，“变化语境含义”的产生往往是“前言后语”、“具体情景”和“共知信息/共同生活经验”共同作用的结果。请看例句：

(12)—У вас семья есть?

—Жена. (Тихий океан. 12.11.95)

“您有家庭吗？”

“有妻子。”

例(12)中反应话语的字面意义是“有妻子”。前言“有家吗？”可以使后语“有妻子”增加“我有家”的语境含义；同时，凭借人类“共同生活经验”还可以使“有妻子”蕴含“我已成家，没有离婚”的深层含义；还有，在具体情景中“有妻子”的回答还可能为了避免直接回答“没有孩子”的尴尬。因此，我们对“变化语境含义”所做出的各种划分，只是考虑“前言后语”、“具体情景”或“共知信息/共同生活经验”因素对于生成“语境语义易位”所发挥的作用更大些。

俄汉口语变化的语境含义包括：“前言后语”语境含义、“具体情景”语境含义和“共知信息/共同生活经验”语境含义。

7.2 俄汉口语变化的语境含义：“前言后语”语境含义

“前言后语”语境含义指话语单位在“前言/后语”语言环境中产生临时的“语境语义易位”。通常情况下，“前言”对“后语”的影响较大，但有时前言/后语互为因果，很难做出谁主谁次的区分。

7.2.1 俄语口语“前言后语”语境含义

(13) —Ты на кухне была?

—Он еще не готов. (Г. Полищук)

“你到过厨房吗?”

“他还没准备好。”

例(13)中前言“你到过厨房吗?”使后语“他已经准备好了”产生“我去过厨房”的“语境含义”。

(14) Васенька. Отец дома?

Бусыгин. Он спит. (А. Вампилов)

瓦谢卡:爸爸在家?

布谢金:他睡了。

例(14)中上文“爸爸在家?”使下文“他在睡觉”产生“他在休息,不能接见客人”的“语境含义”。

(15) —Серега, пойдем на лекцию?

—Сейчас, только шнурки поглажу.

“谢廖佳,咱们去上课吧?”

“马上,我要熨鞋带。”

例(15)“咱们去上课吧?”的提问使“马上,我要熨鞋带”产生“他要等一会才能去”的“语境含义”。

(16)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алкоголь—любой! —вообще нельзя рекламировать по ТВ, —сказал нам Владимир Рыжков, один из тех депутатов, кто голосовал в Думе против пивной рекламы.

(«... когда нас прекратят насиловать рекламой пива?»)

“我认为,酒,任何酒! 禁止在电视台做广告。”弗拉基米尔·雷日科夫说道,他是杜马内投票反对做酒

类广告的议员之一。

例(16)中下文的“在电视台应该禁止做广告”和“杜马内反对做酒内广告的议员之一”促使“酒,任何酒!”产生“禁止任何酒类做酒类广告”的“语境含义”。

7.2.2 汉语口语“前言后语”语境含义

(17)南京中产社区 大房子里的身份忧虑

“有房有车我就中产吗?我天天都在焦虑,我精神上严重不中产。” (《现代快报》,2010.05.16)

“中产阶层”指当今中国社会中“学历高、收入高、有房有车有钱”的社会阶层。例(17)中上文的“中产”使下文的“精神严重不中产”产生“精神并不富裕”的含义,而下文的“不中产”又使人产生对上文“中产”的置疑。

(18)他们成为看客

昨天,南非世界杯32强大名单亮相。有一批明星因为各种原因遗憾地成为世界杯的看客。

他们被主帅抛弃,代表球星:小罗,阿德里亚诺,范尼;他们被伤病击倒,代表球星:贝克汉姆,欧文;他们被岁月遗忘,代表球星:罗纳尔多,劳尔,托蒂;他们被命运打败,代表球星:伊布·切赫,克格斯。

(《现代快报》,10.05.13)

例(18)中从下文“他们被主帅抛弃;他们被伤病击倒;他们被岁月遗忘;他们被命运打败”可以促使上文“他们成为看客”产生“任何人都存在由参加者到旁观者的转变”的感叹。

(19)“下次来想着给孩子带点礼物,随便什么。”

他停了会儿,“我最近情况不好……”

我停止了涮洗,瞪眼看他,不像假的,“怎么回事?”

"具体就不说了吧。" （王海鸰著,《大校的女儿》）

例(19)中从上文"想着给孩子带点什么"使下文"我最近情况不好"产生"语境含义":因为情况不好,我没有钱给孩子买点什么。

(20)网络"偷菜"非常流行3个"偷菜迷"菜场练偷技

（《现代快报》,10.05.13）

例(20)中前/后"偷菜"有着不同的意义:"网络偷菜"和"现实偷菜"。是下文的"菜场"使"偷菜迷"产生"现实版偷菜"的"语境含义"。

7.3 俄汉口语变化的语境含义:"具体情景"语境含义

"具体情景"语境含义指"相同的词语在具体语境中产生不同的语境含义",这也是一种临时语境语义易位现象。动态的"交际情景"促使话语单位的稳定语义频繁产生"语境语义易位"从而产生丰富的"具体情景语境含义"。

7.3.1 俄语口语"具体情景"语境含义

相同的词语在具体语境中会产生不同的语境含义,如:

(21)—Ты куришь?

—Не курю.

"你吸烟吗?"

"不吸。"

(22)—Ты куришь?

—Я не курю уже три месяца.

"你吸烟吗?"

"我已经有三个月没吸烟了。"

(23)—Папиросы есть?

—Не курю.

"有烟卷吗?"

"不吸烟。"

上述例句中出现相同的话语单位"Я не курю."(我不吸烟)。例(21)中 не курю(不吸)是话语的字面意义,表示"我不吸烟";例(22)中通过下文"уже три месяца"(已经三个月)使"не курю"(我不吸烟)产生"语境含义":我以前抽烟;例(23)中上文"Папиросы есть?"(有烟卷吗?)使下文"не курю"(我不吸烟)产生"语境含义":我没有香烟。

再请看例句:

(24)—Ты пойдешь гулять?

—Я устал.

"你去散步吗?"

"我累了。"

(25) Колесов. А уж нас рассудят другие. Со стороны, как-никак, всегда виднее. (Появляется Золотуев) Золотуев. Мне пятьдесят восемь лет. Я устал.

(Л. Вампилов)

卡列索夫:别人对我们会作出评论。旁观者认为应该这样或者不是这样,总是看得很清楚。(卓罗杜叶夫出现了)

卓罗杜叶夫:我58岁。我累了。

上述二例中的"Я устал"(我累了)均表示与字面意义相反的否定意义,但具体的否定意义,即"语境含义"则各不相同。例(24)表示:Я не хотел гулять(我不想散步);例(25)表示:Я не желал рассудить.(我不想作出评论)。

类似的例句还有：

(26) А. Галя, ты боишься... форточки?

Б. Вообще-то ты знаешь да, потому что я немножко того.

А. Давай закроем.

甲：卡利娅，你害怕……小气窗？

卡利娅：一般你是知道的，因为我有点不舒服。

甲：那我关上。

例(26)中"具体交际情景"使卡利娅的回答"因为我有点不舒服"产生"语境含义"：今天我害怕吹风，请把窗户关上。这从"上文"(小气窗)和"具体情景"(关上)可以得到佐证。但离开"具体交际情景"，"因为我有点不舒服"很难产生"关窗"的"语境含义"。

(27) —Ну что, отец ничего?

—Да уж чего! (М. Рощин)

"啊，父亲没事吧？"

"还能有什么事！"

例(27)中话语单位"Да уж чего!"(还能有什么事！)的语义是明确的：不会有什么事。但在具体交际情景中，这句"反问"话语容易产生某种潜在的不好预感：但愿不要出什么事或有可能出事，但暂时还没有发生。而"心理预感"的填充则完全依附具体情景因素，因而导致具体情景语言含义的不同。

7.3.2 汉语口语"具体情景"语境含义

(28)"什么？"王起明一听就急了，"我可没说要辞工呀！"

"我知道。可是我的生意还要做呀！你也清楚，我这里可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曹桂林著，《北京人在纽约》)

“一个萝卜一个坑”本指“一个种植的萝卜占据一个位置”。而“位置”会因“具体情景”的不同而有所区分。例(27)中的“具体情景”是“工厂”,那么此处则被用来形容“工厂里一个工人一个岗位”。

(29)在股市“开门红”一片唱多声中,《壹财经》提醒春来早,当心倒春寒 (《扬子晚报》,2009.02.27)

“倒春寒”本是一种自然现象,指天气回暖后又出现剧烈的气温下降,现在被广泛用来表示“反复不定的起伏”。“倒春寒”现象可以引申到不同的行业和部门,例(28)中的“具体情景”是“中国股市”,那么“股市倒春寒”意味着:当心股市大幅下跌。

(30)不是喷泉

昨天晚上7点左右,位于南京市北京东路九华山脚下一处700毫米主供水管道被铺设路灯管线钻机钻断,冒出的水柱冲掉覆盖在管道上面的泥土,形成高达12米的喷泉。

(《南京晨报》,10.05.15)

例(30)中话语“不是喷泉”意义是明确的。但进入“具体交际情景”(由于野蛮施工造成水管破裂)就使“不是喷泉”产生“变化语境含义”:水管像喷泉一样冒水,如此野蛮施工造成的损失该由谁埋单?

(31)空座两边坐着两个男人,一个在看书,另一个抱胸垂首地似是睡了。我面向北京果脯看着他们俩,问:

“这是谁的?”

正在假寐的汉子应声抬起眼皮:“这有人!”(王海鸰著,《大校的女儿》)

“具体交际情景”(“空座”和“正在假寐的汉子”)使“这有

人!”产生“变化语境含义”:这有人,你不能坐。

(32)他耐着性子跟我解释:“你没接触过这种人你不会知道。你说东她说西,你扯葫芦她扯瓢,根本就没有来回话。说什么?早先我还指望着她能变变,现在彻底死了心了。现在我跟她三不说:工作的事,不说;外面的事,不说;心里的事,不说。”

“说什么?”

“吃饭了吗,浇花了吗,猫喂了吗。”(王海鸰著,《大校的女儿》)

例(32)中“吃饭了吗,浇花了吗,猫喂了吗。”本是普通的日常生活会话,并不能显现人物关系。但在“具体情景语境”(丈夫和妻子无话可谈)中再说这句看似平淡的话语就平添出难言的无奈:除了吃饭、除了浇花、除了喂猫,我们还能谈什么?

7.4　俄汉口语变化的语境含义:“共知信息/共同生活经验”语境含义

“共知信息/共同生活经验”语境含义指话语在“共知话语信息”和“共同生活经验”的语言环境中产生临时“语境语义易位”。“话语信息”和“生活经验”的“共知”程度可以局限到谈话双方,也可以扩展到更大的谈话群体。只要存在心理因素的“共知性”就存在产生“语境语义易位”的可能性,俄汉不同类型的口语均是如此。

例如,人类所共有的生活常识和共同的生活经验能够促使不同类型的话语产生相同的“语境含义”,如前面举过的例句:

(33)—Ты куда собралась?　　“你到哪去?”

—Да хлеба нет.　　“面包没有了。”

(34)—Папиросы есть?　　“有香烟吗?”

—Не курю.　　“我不抽烟。”

虽然俄汉语存在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用“面包没有了”来回答“到哪里去”就只能产生“我去商店买面包”的语境含义;用“我不抽烟”来回答“有香烟吗”就只能产生“我没有香烟”的“语境含义”。其中的区别只是俄语和汉语符号的不同,“语境含义”是完全一致的。

7.4.1 俄语口语“共知信息/共同生活经验”语境含义

“共知信息”可以使俄语话语单位产生“语境语义易位”。如:

(35)(共知信息:只有参加竞赛,年轻艺术家才有可能挤进饱和的广告市场)

Основные участники конкурса—молодые художники.

(«Уличные картинки»)

竞赛的主要参加者是年轻艺术家。

例(35)中“共知信息“(年轻艺术家只有参加竞赛才有可能挤进饱和的广告市场)使话语“竞赛的主要参加者是年轻艺术家”产生更丰富的语境含义:当今社会竞争激烈,尤其对于年轻人,更感压力巨大。

(36)(共知信息:海牙会议已经宣布,在以后的百年内,如果人类不能有效控制大气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地球温度将升高8度)

—Если мы не сбавим темпа выбросов углекислого газа в атмосферу, может произойти парниковая катастрофа, из-за которой уже через 100—200 лет экваториальные области Земли станут непригодными для жизни людей. («Земля осталось жить 300 лет?»)

如果我们不能控制大气二氧化碳的排放速度,就可能产生温室效应。由此招致今后100—200年内地球的赤道地区将不适宜人类居住。

例(36)中"海牙会议"的共知信息使"如果我们不能控制大气二氧化碳的排放速度,就可能产生温室效应"产生"变化语境含义":人类如果不善待地球就将最终自己毁灭自己。

(37)(共知信息:社会公益广告应该宣传"人类文明和生态保护"等社会公德)

Социальная реклама—это не марки пива или крема, это то, что волнует каждого из нас. («Уличные картинки»)

社会公益广告——这不是啤酒或化妆品的品牌宣传,而是广告内容能够鼓舞我们每个人。

例(37)中"社会公益广告应该提倡社会公德"的"共知信息"使话语"这不是啤酒或化妆品的品牌宣传"产生"语境含义":应该大力倡导社会公益广告,啤酒或化妆品的广告宣传应该受到限制。

(38)(共知信息:在首都莫斯科存在外来歧视——莫斯科本地人是相同工作和相同的工资,而外来者则是不同的工作和不同的工资)

«Срочно! Стабильная зарплата! Для иногородних проживание!»

(«На что рассчитывать приезжим»)

"紧急! 稳定的工资! 为外地人提供住宿!"

例(38)中"莫斯科存在外来歧视"的"共知信息"使话语"紧急! 稳定的工资! 为外地人提供住宿!"产生积极的宣传效果:这份收入稳定并提供住宿的工作不错,值得拥有。

(39)(共知信息:吸烟有害健康)

—Не хотят курить,—засмеялся парень.—Куришь, маль-

чик, вредно, понял?

—Я не мальчик вам, —сказал мальчик. (О. Кавун)

"不能抽烟,"小伙子笑了。"抽烟有害健康,小孩子,明白吗?"

"我不是孩子了。"男孩说道。

例(39)中共知信息"吸烟有害健康"和共同生活经验"孩子长大了就什么都懂"使话语"我不是孩子了"产生"语境含义":我长大了,我知道吸烟有害健康。

(40)(共知信息:不容许携带国家禁止的物品出境。共同生活经验:如果需要携带,则必须获得相关单位的证明。在俄罗斯要获得这份证明需要付出500~600卢布,等待时间长达一个月)

И скрипачка поведала о беде, которую обрушил на российских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х музыкантов родной Минкульт. А именно: издал указ, где черным по белому написано: отныне, чтобы выехать за границу на гастроли, музыканту нужно сдать свой инструмент на экспертизу и получить справку, что никако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ценности он н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Под землей звучит бах и барочная классика»)

小提琴手讲述了由国家文化部强加给俄罗斯模范音乐家的灾难。事情是这样的:上面传来指示,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从今开始,要想参加去国外的巡回演出,音乐家必须把自己的乐器送去检验并取得所提供的乐器不是贵重文物的证明。

例(40)中"共知信息"(不容许携带国家禁止的物品出境)和"共同生活经验"(获得出境证明需要付出500~600卢布,等待时间长达一个月)使"要想参加去国外的巡回演出,音乐家必须把自

己的乐器送去检验并取得所提供的乐器不是贵重文物的证明"产生"语境含义"：乐团的乐器中并没有明令禁止出境的贵重乐器。强制送检显然另有其他企图。这对音乐家无疑是一场灾难。

"共同生活经验"也可以使话语单位产生"语境语义易位"。如：

(41)(共同生活经验：七岁的孩子上一年级)

Полуэктов. Сын у вас большой?

Чешков. (улыбнулся сдержанно) Первый класс.

(И. Дворецкий)

勃鲁艾克托夫：你儿子多大了？

契什科夫(不露声色)：一年级。

例(41)中共同生活经验"七岁的孩子上一年级"再加问话"你儿子多大了？"使答话"一年级"产生"我儿子七岁了"的"语境含义"。

(42)(共同生活经验：当施舍者把手频繁地伸进钱包是为了掏钱。)

Пассажиры подают неохотно, в основном женщины и в основном мелочь. То ли репертуар не тот, то ли граждане в этот день и так изрядно потратились. Тем не менее руки подающих заметно оживляются и лезут за кошельками, когда звучат мелодии печальные.

(«Под землей звучит бах и барочная классика»)

乘客并不情愿给钱，给钱的大多是妇女，而且给的是零钱。或者是因为曲目不合口味，或者是公民们在这一天花钱太多了。不过，只要响起悲伤的乐曲，给钱的手会明显活跃起来，频繁地伸向钱袋。

例(42)中并没有直接描写"施舍者给钱"的细节。但"施舍者

把手频繁地伸进钱包是为了掏钱”的共同生活经验再加上“悲伤乐曲”的具体情景使“给钱的手会明显活跃起来,频繁地伸向钱袋”。产生“语境含义”:施舍者众多,给的钱数可能也不少。

(43)(共同生活经验:俄罗斯饮料克瓦斯一般都起沫冒泡)

Не всё то квас, что пенится.

(«Не все то квас, что пенится»)

不是所有冒泡的就是克瓦斯。

众所周知,俄罗斯饮料克瓦斯一般都冒泡。正是基于共同的生活经验使“不是所有冒泡的就是克瓦斯”产生“语境含义”:市场上有假冒伪劣的克瓦斯饮品。

7.4.2 汉语口语“共知信息/共同生活经验”语境含义

汉语口语中“共知信息”同样可以促使话语单位产生“语境语义易位”。如:

(44)(共知信息:1998 年中国长江领域发生特大洪水灾害)

“98 大洪水”可能会再来 (《扬子晚报》,2007.05.24)

例(44)中共知信息“1998 年曾发生特大洪水灾害”使“可能会再来”增添了许多想象的色彩:再来以后怎么办?现在需要做什么?……

(45)(共知信息:群众对“教育乱收费”很有意见)

省教育厅长昨在调研苏北教育时指出多收钱百姓会戳脊梁骨 (《扬子晚报》,2007.01.25)

例(45)中共知信息“群众反对教育乱收费”使“多收钱百姓会戳脊梁骨”产生丰富的“语境含义”:必须立即改变乱收费的现状;要重新树立政府在百姓中的威望……

(46)(共知信息:阿春在王起明和郭燕夫妇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他们)

他立即邀请阿春来他的新宅做客,阿春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谁?"郭燕问丈夫。

"阿春。"

"该请来做客。我们全靠她帮忙了。"

(曹桂林著,《北京人在纽约》)

例(46)中由于谈话双方都知道"阿春在王起明和郭燕夫妇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他们",那么话语"该请来做客。我们全靠她帮忙了"就产生"语境含义":人应该知恩图报;请她来做客以当面表达我们的谢意……

类似的例句还有:

(47)(共知信息:2008年始于美国的金融风暴影响到世界各国消费者的消费心理,精打细算成为低调时尚)

1001朵婚礼玫瑰改为99朵百合　(《南京晨报》,2008.10.31)

(48)(共知信息:2010年上半年,全国各地陆续发生多起校园(幼儿园)恶性案件)

中央综治办要求　采取更有力措施维护学校安全

(《南京晨报》,2010.05.14)

(49)(共知信息:2010年5月2日,利比亚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坠毁,机上104人除一名来自荷兰的男童外全部遇难。一时间这名"奇迹男孩"成了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

"奇迹男孩"开口说话　(《现代快报》,2010.05.14)

(50)(共知信息:黄种人在美国受歧视)

"是的。那更是一段不如意的日子。我拼命去干,可是没有用。"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你是黄种人啊。黄种人在这里升迁的机会少得多——不管你有多么努力。”

（曹桂林著,《北京人在纽约》）

(51)(共知信息:中国人在国外多在餐馆打工且工作非常辛苦)

“餐馆儿餐馆儿,你就知道餐馆！一年多了,我算是受够了——受够了苦,受够了累,受够了那些洋蛋的气——我受够了餐馆了,不是人呆的地方！”（曹桂林著,《北京人在纽约》）

“共同的生活经验”也可以使汉语话语单位产生“语境语义易位”。如:

(52)(共同生活经验:人应该说“人话”)

“以前非让我说英语不可,现在又烦我说英语,你到底让我说什么话?”宁宁改口说了中文,更带出了几分强硬。

“我要你说人话!”他又拍了几下桌子。(曹桂林著,《北京人在纽约》)

例(52)中“共同生活经验”(人应该说人话)和“前言后语”(你到底让我说什么话)以及“说话时的具体情景”使话语“我要你说人话!”产生“你说的不是人话!”和“我要你学会说人话”的“变化语境含义”。

(53)(共同生活经验:中国股市绿色表示“股指下跌”)

股市放量暴跌　一片惨绿　(《现代快报》,2007.05.31)

例(53)中“共同生活经验”(股指下跌)使“一片惨绿”产生“股市下跌给众多中国股民带来巨大经济损失”的“语境含义”。

(54)(共同生活经验:潮湿的工棚睡着一定不舒服)

小伙摔伤后　整天躺在工棚无人问

潮湿的工棚,潮湿的心　(《现代快报》,2007.06.08)

例(54)中“潮湿工棚不舒服”的“共同生活经验”使“潮湿的心”显得更加凄凉。

类似的例句还有：

(55)(共同生活经验:城里人的物质生活要比农村优越)

她不至于胆大到去坐台当小姐,无非勾搭几个男人弄点儿小钱花花,同时也解解闷。刚从乡下出来的时候,她们一帮小姐妹保守得很,经过几年的城市熏陶,听多了,见多了,有些事做起来,比城里人还城里人。

(叶兆言著,《不坏那么多,只坏一点点》,《小说月报》2002/09)

共同生活经验(城里人的物质生活要比农村优越)使“比城里人还城里人”产生“语境含义”:这个姑娘自进城后发生很大的变化。

(56)(共同生活经验:吃粉尘和小地震的生活不是幸福生活)

常年“吃”粉尘,每天“小地震”(《现代快报》,10.05.13)

例句中“吃”粉尘指“从矿山里开出满载铁矿粉的重型卡车都从村里穿过”;而“小地震”指“地下矿井每天在爆破”。人类共同的生活经验使“吃粉尘”和“小地震”的生活蒙上一层阴影。

(57)(共同生活经验: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生活成本非常高,生存压力也很大)

“麦难民”的上海式生存　　(《南京晨报》,10.05.19)

“麦难民”指“夜晚栖息在麦当劳或肯德基24小时通宵店的无家可归者”。共同生活经验(上海的生活成本非常高和生存压力也很大)使“上海式生存”产生“语境含义”:可怜的外来者在上海艰难地生存着。

(58)(共同生活经验:谁都喜欢既好看又中用的东西)

王起明看着老人家手中的毛衣说：

“伯母，我懂一点织毛衣的针法。”

“你会织毛衣？”

“恩。不过，不一样。那些是为了好看的。”

“好看的不中用。”（曹桂林著，《纽约上空的中国夜莺》）

共同生活经验（谁都喜欢既好看又中用的东西）使话语“好看的不中用”产生“语境含义”：如果东西只好看而不中用，那还不如不好看而中用。

总之，离开变化语境的支撑，许多临时“语境语义易位”不会产生，也无从理解，任何类型的话语使用均是如此，俄汉口语也不例外。“稳定/变化普遍语境”不仅可以帮助不同类型的话语单位产生稳定的“语用语义偏离”，也可以帮助不同类型的话语单位产生变化的“语境语义易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类共同的社会属性和相似的交际环境不仅具有内涵的相似性，同时相似内涵还具有功能的一致性。共同的普遍语境在“理解过程”中产生普遍/稳定的语义功能：促使话语单位在“相似性联系”基础上产生稳定的“语用语义”，也帮助话语单位在建立“语境相似性联系”的基础上产生变化的“语境含义”。这样看来，“稳定语义偏离”体现了口语在正常使用状态下稳定的语用语义特征，而“变化语境含义”则展示了口语在变化语言环境中动态的语境含义特征。

几点结论：

1.“变化语境因素”能够促使俄汉口语话语单位产生临时“语境语义易位”，即产生“变化语境含义”。“变化语境含义”中“含义”与语言单位字面意义之间可以不存在任何“相似性”联系，而“变化”则突出表现在“随着语境变化而产生、随着语境变化而变化、随着语境变化而消失”。

2. 西方研究的“会话含义”实际上就是“变化语境含义”。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会话含义”重在研究“语境”在“会话含义”“理解过程”中的推导功能（规约性/非规约性会话含义）以及“会话含义的典型特征”（会话含义的可取消性、可分离性、可推导性、非规约性和不确定性）；而“变化语境含义”则注重分析“理解过程”中的“变化语境因素”，着眼于“变化语境因素”在话语单位产生“语境语义易位”时的功能与作用。

3. “变化语境因素”之所以能够生成“变化语境含义”，是因为“前言后语”（语言因素），“具体情景”（交际因素）和“共知信息/共同生活经验”（心理因素）不仅参与话语的“理解过程”，也是产生“语境相似性联系”的重要依据。一旦建立“语境相似性联系”，语境语义易位则成为可能。

4. 俄汉口语变化的语境含义包括：“前言后语”语境含义、“具体情景”语境含义和“共知信息/共同生活经验”语境含义。当然，“变化语境因素”的语义功能有时很难严格划分。更多时候，“变化语境含义”的产生往往是“前言后语”、“具体情景”和“共知信息/共同生活经验”共同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1] Е. М. Верещагин. Костомаров В. Г. 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 М. ,1990.

[2] В. Г. Костомаров. Языковой вкус эпох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1999.

[3] Н. В. Урокон. Языковая картина мира и лексические заимствования. «ВЯ». 1999№6.

[4] Е. Г. Борисова. Значение слова и описание ситуации.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1996№3.

[5]冉永平:《语用意义的动态研究》,《外国语》1998 年第 6 期。

[6]李福印著:《语义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7]许汉成著:《交际 · 对话 · 隐含》,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8]刘静著:《文化语言学研究》,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9]陆善采著:《实用汉语语义学》,学林出版社 1993 年版。

[10]鲁苓著:《语言 言语 交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

[11]郭聿楷、何英玉著:《语义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年版。

[12]韩宝育著:《语言与人的意义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13]熊学亮著:《语言使用中的推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

[14]王冬竹著:《语境与话语》,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15]王冬竹:《意义与语用的再思考》,《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 年第 10 期。

后 记

历经三年多的努力，《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终于完稿。看着凝结自己心血的书稿，抚今追昔，百感交集。

我是改革招生制度后第一批走进大学的时代幸运儿。从1977年开始学习俄语，至今已过30余载。这三十年来我始终战斗在俄语教学第一线，始终不愿放弃辛勤耕耘、辛勤劳作的这片热土。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我持之以恒地顽强学习，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发表“豆腐块”文章的惊喜。

我从上世纪90年代师从徐翁宇教授开始“俄语口语研究”，先后发表俄语口语研究论文二十余篇并发表俄语口语研究专著两部。在多年俄语口语研究的基础上，我将研究领域扩展到汉语口语，试图从普遍语境视角进行《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的有益尝试，通过《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来揭示俄汉口语的语用本质及俄汉口语普遍的语用规律。如果该项研究成果能够激发学术界对口语语用对比研究的兴趣，能够为改进外语翻译和口语教学提供帮助，作者将深感欣慰。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在此，我首先感谢江苏省社科基金为开展《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提供基金资助，感谢南师大外国语学院领导所给予的大力支持，感谢我的导师徐

翁宇教授对我的培养和教育，还感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张晔明先生为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笔者才疏学浅，本书中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真诚希望有关俄语同行和专家学者给予批评和指正。

王冬竹

2010年7月28日